

有一种幸福叫持守

市场经济带来文学的个人化写作时代已不待言说，尚不肯摘下华美桂冠的作家们，遇到了从未有过的生存困境、写作困境和精神困境。

一方面，作家们在对物质的逼视和逼迫努力进行抗拒和抵御中，仍怀有早年主流话语的梦想，企图为时代举旗，为民众代言；一方面却是现代科技的传媒与网络，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地迅速转移了人们对文学的心灵依托和精神专注。加之所谓时尚迷茫下杂陈的通俗、庸俗、低俗乃至媚俗，迎合着大众文化消费心理，文学尽失昔日的喧闹与光荣。

那么，我们的这本地方文学小刊又能做些什么呢？不管它能不能做些什么，但它悄然在喧闹的时光中，又出刊到今年的第3期了。而在我蓦然回首的惊诧里，这一期是总第83期！

83，于我直观上的意味，我们的这本小刊，就是这样一期一期向前行走，向上攀援，叠加起她的厚度和高度。

我顿生怀念与珍惜，这是一个几乎亲历了它的最初诞生和全部成长过程的人的感慨和感受。我记得那些为她做过牺牲和付出的人，我记得为她做过劳动和奉献的人。他们都是虔诚的人、钟情的人，都是高尚的人，有着高尚情怀的人。而在一些人离开之后，又有人美丽庄严地接过她。于是我可以向人说了，有一种事业叫文学，有一种幸福叫持守。

持守——这是我们的小小芬芳心灵的家园。

持守——这是大家的小小芬芳心灵的家园。

我们用希冀在那里播种诗性与艺术的汉字和母语，用勤苦培植文学与思想的蓓蕾和青果。

我仿佛明白了，真正的文学原本就属于孤独，属于内心，属于内心的感伤。一切世俗的浮华与奢侈都如过眼烟云，只有伟大的经典与作品永存于世。因此，许多有责任感的作家以其良知、虔诚、忍耐和救赎默默地做着人类精神的持守，努力以自己内心的高贵品质编织文学的梦想，进行着民族优秀文化与文明薪火的接力与传承。

虽然他们还未达到那个峭拔壮丽的高度，但他们在不断地卫护着，创造着，行进着。

八月，是骄阳似火的夏天；八月，有浅吟低唱的蝉鸣。但愿这一期的《运河》能在这样的季节里，给您带去一丝美好和清凉。

一颗未被命名的四环素牙

王 芸

它就这样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如果不是那些照片，那些不肯被记忆消隐的瞬间作证，它仿佛从没存在过。一切皆如虚幻。

——苏从

苏从还记得第一次见面，陈自然盯着他看了半天。他看人的眼神有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幽深，执拗，忧郁，微凸的眉骨离眼睛分明有一指宽的距离，却似乎遮蔽和压抑了一部分视线。两道目光的力度和寒意没有喧响地渗过来。苏从和乔亮说着话，不去看他。乔亮滔滔不绝。突然，陈自然说你抽烟吗？那是半小时里陈自然说的第一句话，苏从扭过头，略一迟疑，摇头。陈自然咧嘴一笑，伸过手来，握个手吧。两个男人的手看似没有任何缘由地握在一起，苏从来不及感觉陈自然手的温度、质感，对方只重重地握一下，就松开了。那时，苏从还不知道这一握手背后的促成因素，但这一握无疑催生了“后天”。

苏从还记得第一次见面，陈自然盯着他看了半天。他看人的眼神有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幽深，执拗，忧郁，微凸的眉骨离眼睛分明有一指宽的距离，却似乎遮蔽和压抑了一部分视线。两道目光的力度和寒意没有喧响地渗过来。苏从和乔亮说着话，不去看他。乔亮滔滔不绝。突然，陈自然说你抽烟吗？那是半小时里陈自然说的第一句话，苏从扭过头，略一迟疑，摇头。陈自然咧嘴一笑，伸过手来，握个手吧。两个男人的手看似没有任何缘由地握在一起，苏从来不及感觉陈自然手的温度、质感，对方只重重地握一下，就松开了。那时，苏从还不知道这一握手背后的促成因素，但这一握无疑催生了“后天”。

三室一厅的屋子里坐得满满当当，墨香四溢。

日子长了，一次闲聊，苏从才知道那次握手背后的缘由。四环素牙，陈自然说着咧开嘴，幽深的眼神浮一层亮。

沿着这四个字和陈自然咧开的嘴，苏从看到了他的两排牙齿，熟悉的灰黄色泽，灰与黄的洇陈毫无规律，彼此渗透，它们使得牙齿不再是惯常的白亮莹洁，仿佛沉溺在时光深处的暗语。苏从也咧开嘴，笑了。

四环素牙，这曾经苦恼了苏从整个青春期的标记。它们也镶嵌在陈自然的身体上。两人的谈话突然间热络起来。

苏从第一次听到这个浸透药味的词组是在13岁那年夏天。那是叔叔对他满口与众不同牙齿的命名。叔叔说，你笑的时候不要把嘴张那么大，看看你的四环素牙。叔叔在看苏从和同学的出游照，彩色照片，虚的背景，三个人的头部特写。苏从笑得最欢畅，大大咧开的嘴唇间，两排色泽暗黄的牙齿像狂欢的仪仗队，有一两个姿态不正地镶嵌其中，还有一颗小虎牙甚至跑出了队伍，它暗沉得近乎深褐的皮色，格外突兀。

再看两位同学，也笑着。牙齿白亮地安顿在嘴唇里，那么祥和宁静。事物是经不得对比的，苏从看着看着，生出将照片揉作一团的冲动，但他忍住了，只是调开目光，不忍心再看自己的模样。

改变就是从那次开始的吧。不忍心，这样的念头无声地潜伏下来。苏从刷牙的时间越拖越长，他回避看镜子里自己的形象，回避一切公开拍照的场合，即使拍照也将嘴唇合得紧紧的，仿佛怕泄露了什么秘密。和人说话时，棉线样的一股心情会不期然地缠绕上来，苏从的表情在一瞬间僵硬，呼吸变得急促，有微微的汗从额头渗出来，悄无声息地蔓延到全身。他使了力气从不畅的呼吸中抽离出来，从空中俯瞰自己，看着这个人字斟句酌，含着某种秘密而不肯轻易放松开来的嘴唇，小心翼翼地一开一合。也是这心情，不忍心。

什么都会成为习惯，时间比谁都耐心。这样的时刻越来越繁密，苏从的声音小起来，语速慢下来，有时一个词在嘴里绕半天才从微启的嘴唇里溢出来，五官不再大幅度地跃动，它们呆在各自的位置上，看起来冷静得近乎呆板了。笑的时候，苏从的手会下意识地扑到嘴边，帮助不小心打开来的嘴唇将秘密重新合紧。他变得喜欢独处，一个人在江边、公园竹林深处、郊外小山坡上漫游，手里拿一根树枝随处扑打，或者坐在某个角落里，看看书，发发呆。不忍心也是秘密，他需要合紧。

同学说拜托，苏从你别那么深沉好不好。父母以为青春期来了。青春期确实来了，像山野里穿山越石的溪流，沿着血管、筋脉、腔道汹涌地来了。它哗哗地流淌，冲刷，激荡，让一些骨头和肌肉变得坚硬，现出棱角。也撞击出火花，猝亮在身体内部，一些跌宕起伏弯转处。

但不忍心仿佛一道完好的膜，将一切激荡都禁锢在苏从的身体里，从外表看起来他还是那么安静，内敛，近乎柔软。苏从迷上了相机。眼睛对准取景框，好像拥有了面对外部空间的一个特殊角度，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声音，不需要表情。嘴唇紧抿着，脸部呈现出雕塑般冷利的魅惑力，让他着迷。

苏从在一次漫无目的的公园游逛时，看到湖边的一个摄影师，之后开始攒钱，每月的零花钱能省则省，压岁钱也据理讨要，加上成绩好的奖励，大大小小，大学二年级时苏从拥有了一台奥康相机。一头沉迷进去，那相机仿佛成了他手的延伸，一有可能就握着，国际贸易专业的课上得稀稀拉拉。

镜头是幸福通道，一度被禁锢体内的东西找到了淌泄的出口，缠绕身体的紧绷力量松散开来。这时候，苏从才有勇气回过头去，内心不免感慨。这些年唯一没变的，恐怕只有被叔叔命名的那些牙，四环素牙，它们一直带着那样的色泽、表情，执拗地安立在苏从的身体里。好像从没想过去改变。但它们不再成其为障碍，苏从迈过了自己带着四环素牙色泽的青春期。

后来的某一天，苏从心血来潮，在百度里输入“四环素牙”，出现了20.1万个结果。当国外早经过了新药物试用期，临床发现这种药物会在幼儿牙齿发育期沉淀于牙本质和釉质中，导致牙齿着色，国内却还在当作宝贝运用于临床，于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众多爱生病的孩子，成了受害者。苏从这么定义，受害者。从众多资料中，他还发现了一个规律，这批孩子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家境优良，相当一部分人的父亲或母亲在医疗卫生部门工作，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苏从则是沾了当医生的姑妈的光。陈自然呢。

陈自然微微一笑，一边的眉骨挑起来。我在一个小镇子长大，按理没这么幸运，偏偏摊上个爱小题大做的妈，一生病就往城里抱，让医生用最好的药，这就像赶火车，拼了命挤上去，以为开往金矿，到目的地发现是煤窝子。

陈自然选择的方式是覆盖。黄牙板，这是陈自然学生时代众多绰号中的一个。他不在乎，咧开嘴来故意呲出一排黄牙，向对方做睥睨状。我妈说，你妈怀你时做了不干净的事，你的

牙才变成这样。那是一个女生，在陈自然面前垂下头。陈自然望着她头发中间清晰的发际线，被头发遮住大半的白皙脖颈，心里一阵锐痛。他喉结上下滑动了两下，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16岁时陈自然抽上了第一支烟。辛辣呛鼻，但刺激。母亲翕动着鼻翼，继而拿难以名状的眼神看着他，他心里生出一股凌厉的快意。口袋里的烟被母亲悄悄拿走了，母亲口袋里的钱被陈自然悄悄取走了，生活还是那么静谧，从小到大，母亲没有激烈地对待过他，他习惯了母亲按在额头带些凉意的手，还有她小题大做的表情，曾经很享受，现在却感到恶心。他庆幸过自己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被暴烈的父亲拧着耳朵从大街上拖过，一路留下杀猪般的叫声。现在他却渴望叫骂声。但母亲不叫，后来的一天，口袋里的烟完好无损地待在那里，陈自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指间的触觉，迟疑良久，掏出来，是那包烟没错，一根没少。陈自然抽出一支，看着它在指间缓慢地破碎，碎成丝缕粉末。再抽出一支来，歪着头点上，吐出一片烟雾。烟雾聚合在眼前，又飘散。一种略带乌气的黄渐渐覆盖了他的牙面，也淤沉在他的指间。

你妈呢，还在镇上。苏从摆弄着镜头。嗯，还在。陈自然手里似乎总粘着一支烟，他掸掉烟灰。还一个人？苏从将镜头微仰起，飞速按动快门，抓拍下陈自然一瞬间的表情。嗯，一个人。淡蓝色烟雾从陈自然的鼻下溢出，仿佛升腾而起的一片幕布。苏从再次按动快门。

很多事情其实说不清楚。比如，到底是弄明白了四环素牙的真正根由，让苏从有了勇气谈恋爱，还是先有了恋爱的冲动，苏从才想到去弄明白四环素牙的根由。不管青春期的色调多么晦暗，苏从终于像身边的男生一样开始恋爱了。只是他的自我介绍，比别人多一点步骤，先声明自己的牙不是虫牙，不是烟牙，不是发育不良，不是疾病征兆，不是不良刷牙习惯导致，而是四环素牙。然后从四环素牙的成因、特点到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苏从说得耐心细致，仿佛自我介绍的必要与重要部分。

往往，这番带点学术性质的冗长话语，听得有的女孩一脸茫然，有的面无表情，有的低下头摆弄手里的帕子，有的半途斩断话头说我们看电影去吧，唯有刘敏利，不仅从头到尾认真听完，随后还提出了三个极具针对性的问题，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饱含同情和理解。

我有两个好朋友就是四环素牙。你会不会经常牙疼？

苏从摇头。不知道是不是药力灌注到牙质里了，我这牙蛮健康，蛮结实的。

可以咬很硬很硬的东西吗？

没问题，我从小就喜欢吃牛筋。为了显示牙齿的坚硬，苏从将上下牙响亮地碰了两下。

这种牙，会不会，遗传？

呃，这个，不会，不会。苏从的头摇起来，从犹疑到果断，末一个不会说得很有力。仿佛太用力了，苏从的脸热起来。苏从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恋爱开始了，两人还算顺利地修成正果，在两年后步入了婚姻殿堂。

结婚前，苏从萌生过将四环素牙做一做的念头。准确说，是刘敏利这么想过。她找牙医咨询了，有复合树脂修复法、烤瓷冠修复法和内外脱色法。牙医详细描述了治疗过程，刘敏利也拖着苏从去给医生现场看了。长效的方法通常也是复杂的，需要将牙髓摘除或是将牙表层磨去1毫米；也有简单点的，但效果自然打点折扣。关键是那颗色泽暗褐突兀的小虎牙，医生说用脱色法效果恐怕不理想，用复合树脂修复法或是烤瓷冠修复法又需要先矫形，价格

也高。刚参加工作的两人手头并不宽裕，积蓄基本投入到婚事上去了，综合考虑之下，苏从放弃了。有这份闲钱，还不如把奥康换新呢。

那颗突兀的小虎牙，七十岁的外婆出了个主意，让苏从镶成一颗小金牙。多漂亮。外婆将嘴打开来，两枚牙一左一右不对称地闪闪发亮，一金，一银。苏从点头，憋着，出来差点笑岔气。

若干年后，四环素牙重新被苏从重视起来。不完全是陈自然抛过来的暗语提示，还因为他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荡，与刘敏利分开，与张丽娜相识。两场震荡之间相隔大半年时间，两个女人之间相隔了十岁的差距。苏从发现这十岁的差距不可小视，足以让他关于四环素牙的解释陷入泥沼地带。

四环素牙，这名字蛮特别的。张丽娜化了烟熏妆的眼睛凑近苏从，用两手拨开他的嘴唇，仔仔细细看他的牙齿。这是吃药弄的吗，过去有这种药吗。苏从不得不将头往后仰，以便嘴唇脱离开张丽娜的手。是这样的，四环素首先在国外……张丽娜眨眨眼睛，太复杂了，去美容吧，对付这牙肯定有办法，现在科学多发达，我相信这个不成问题的。

苏从试图再从头说起，但话头被张丽娜麻利掐断。转天，她将几页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递给苏从。那内容苏从异常熟悉，其中划了红线处是四环素牙的治疗方法。苏从拿手指着其中一行。这个要将牙髓全部烧死的，等于杀死所有的牙，听做过的人说，没多久牙齿就变成黑乎乎的了。黑牙，多可怕。

那有什么，黑也黑在里面嘛，外面不安瓷吗，谁会扒开你的嘴巴去看你的牙啊，除了牙医。刘敏利拿手指点划着桌面，指尖的黑蝴蝶轻盈地忽左，忽右。

牙是有生命的……苏从的话，被一只黑蝴蝶堵在了嘴里。我可以和爸妈解释，但我不能拉着朋友一个个去解释吧，你这是四环素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医疗后遗症，就是说了也白说啊。我那些朋友，一个个牙齿白着呢亮着呢，大家小时候都是戴了牙箍煎熬过来的，满口牙漂亮得像模具，谁明白你这是什么四环素牙啊。

苏从开始频繁出入牙科，煎熬了四个月。用脱色法治疗，确实见了效，年深月久的灰黄一层层淡下去，虚白一点点现出来，但不是所有的牙都这么可喜地变化着。满嘴的牙，唯独那颗暗褐突兀的小虎牙，看起来纹丝未变，还是端端然一副老模样。

当周围的牙齐刷刷虚白亮丽起来，小虎牙愈发显得暗褐突兀，老气横秋，看起来简直带点诡异之气了。

每次从医院回来，张丽娜化了不同妆式的眼睛都会凑近苏从，仔细观察一番。她欣喜，雀跃，置疑，气恼，气馁，拿手指一次次戳着那颗虎牙，老顽固，不知悔改，不可救药……医生也摇头。奇了，你这牙真是……

可不是奇了，这颗小虎牙。小小的身板，活像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任凭那治疗灯延长时间，加大功率，强烈地照射着它，就是不肯有丝毫的改变，直到治疗结束。现在，它站立在两排虚白的牙齿左侧，暗褐突兀，整副牙齿呈现出失衡的构图和色调的反差。

张丽娜迷上了研究这颗牙。有事没事，她会凑近苏从，拿手拨开他的嘴唇，看他的牙齿，确切地说，是那颗小虎牙。苏从不拒绝，安然地看她的眼睛，这样的時候她安静下来，眼睛也安静下来，耐看。他还看见了那颗小虎牙在她眼睛里的影子，一片白上的深重一点。看着看着，张丽娜突然笑起来。

笑什么。苏从悠悠地说。

我发现，这颗牙，倒是怪让人喜欢的。张丽娜笑得两只眼睛弯起来。

是吗。苏从悠悠地说。

你看，它的形状不错，挺特别，牙面光洁，有光泽。这满口牙里，看来去，倒是它最让我喜欢呢，别的牙看起来有点假模假势的。张丽娜拿手指轻轻触碰小虎牙。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

起吧。苏从悠悠地说。

独角兽，达摩剑，编钟一号，玄秘塔，鳄鱼的眼泪，天外来物……

苏从调好焦距，张大嘴，让张丽娜将他牙齿的特写拍下来，取名《一颗未曾命名的四环素牙》。这幅照片，有一天被陈自然看到了。很快，照片被放大成五米宽、三米高的幅面，占满一整面墙，成了“后天”店内的突兀背景。

几乎每个进来的人都会愣一下，继而表情松懈下来。呵呵，这是谁的牙。苏总的。工作人员声调愉悦地答。这是什么？人们总会注意到小虎牙。这是它。它是什么？它是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您觉得它是什么。工作人员满脸深意地答。

这段对话广为流传，如同“后天”的名气。在张丽娜、陈自然、乔亮的一致决策下，苏从的小虎牙进行艺术包装，已经迫在眉睫。它不仅仅是苏从嘴里的一颗牙，也和“后天”，和大家的共同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知道，类似的店在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多如牛毛，“后天”要脱颖而出必须有特异之处，标举之点。苏从猛烈地摇头，但已经容不得他拒绝，他犹豫，他考虑。

“它”的特写镜头被印上“后天”所有工作人员的名片，专门制作的提带、便笺纸和一切与“后天”业务有关的物件上。“它”的下面，有一行艺术体小字：它是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您觉得它是什么。如同后天有多远并不重要，关键是您知道它会来……

针对小虎牙的艰苦卓绝又极富创意的艺术包装全面展开。先是一次全方位洁牙，重点是小虎牙的背后、牙根处与两侧牙的接缝处。医生在背后的牙根处发现了一小点龋齿的征兆，经过仔细消毒，用最先进的材料给补上了。在健康度方面有了充分保证后，接着增加其审美度。张丽娜和一位开美甲店的姐妹说了不少好话，对方终于答应下来。采用最高级的无毒副作用的美容颜料，将小虎牙整体色调微调为巧克力般的颜色，光滑的表面也有效地增强了光泽度，然后在牙的左上方，点上一粒钻石般的星，灿白衬深棕，大家看了一致点头。

对小虎牙的保护级别不断提升。现在，苏从每天刷牙的时间已经延长到中学时代的好几倍，用小心翼翼来形容绝不过分。吃的食物也越来越精细，为了使牙质更坚固，“后天”设立了专门的支出项，用于定期买来大骨头给苏从熬汤，购买坚果类食品充当苏从的日常零嘴。不过，咀嚼坚果的任务全部落在另一侧的牙齿上。

苏从若在店里，又赶上好奇的客户，他就有义务张开嘴唇，将那颗小虎牙完全展示出来。就是它啊。真漂亮。帅得呢。这是您的真牙吗。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和其他牙完全不同。从小就这样吗。它疼过吗……为了“后天”的明天，苏从不得不保持耐心，回答一切好奇的提问。

“后天”又招了一位小伙子负责摄影方面的事务，以便苏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这样小

虎牙的安全度更高。苏从偶尔兴起，手指发痒，就会拿起相机对着这里咔嚓一下，那里咔嚓一下，照片出来自己看了也会摇头，相机还是那部相机，可拍出的照片像是缺了点什么。具体是什么，说不分明。苏从的肚子却分明地隆起来，身上其他地方的肉显现的速度没那么明显，但也慢慢清晰地厚实起来。明显的，是“后天”的生意一天比一天隆兴。店的规模一再扩大，搬了新址，《一颗未被命名的四环素牙》放大到十米宽、五米高。

一档大生意被“后天”成功拉过来。竞争对手本来也实力很强，但谁让他们没有“它”呢，“后天”的员工很兴奋，一颗小小的虎牙打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雇主方的一位关键人物对“后天”印象深刻，对“它”充满好奇，自感在哲学方面颇有造诣，签下合同后拉着陈自然探讨了半天它是什么，以及后天究竟有多远。

好消息常常伴着坏消息，坏消息常常植根在好消息的胚芽中。被竞争掉的一方传出话来，要敲掉它，那颗让他们生意泡汤的小虎牙。这一消息从几条渠道先后得到证实，不能不让“后天”的全体员工提高警惕。据说，对方已经将此计划命名为“除魔计划”。

鉴于外围形势的严峻，陈自然、乔亮、苏从碰头商量，决定让苏从去海边度假，不论消息真假，暂时避开是万全之策，等风头过去再回来。

应对之策秘密周全。陈自然让张丽娜请了假，陪苏从一起去，顺便照料苏从的生活起居。生活貌似平静的流水，往前流淌。对方一直未见什么行动，苏从的海边度假生活惬意浪漫。他又拿起了相机，对着清晨还未跃出海面的太阳，空中散碎的浪花，被风吹动的纱巾，一只孤单的贝壳，一串不见起点的脚印，草叶上的露珠，被风吹残但鲜艳的野花，沙滩上漫漶不清的水纹，沉入暮色时分的海湾……因为缺少户外活动而白汪汪的皮肤，抹上了一层巧克力色，衬得那些牙齿越发虚白，却与小虎牙构成了和谐的呼应。

那些照片传回“后天”，一些被用于广告案的设计。“后天”的人气旺得像夏日午间的阳光。

貌似平静的水流之下，藏有多少暗礁和险滩，恐怕没人可以预见，可以弄清。车祸发生在从省城返回小城的路上。张丽娜靠在苏从的胳膊里打盹，绿意在窗外的田野恣意涂染。从蓝调的海边回到绿调的平原，苏从的胸口突然被胀满，满得像要溢出来。

一个突如其来的瞬间。车冲向路边护栏，猛烈撞击之下，被反弹向中间隔离带，苏从只觉身子一阵左冲右突，他下意识地用手臂紧紧搂住张丽娜。张丽娜发出连续不断的锐声尖叫。几番凌乱的碰撞后，车停下来。

四周静寂，被车窗过滤的一片薄金色阳光，直铺到苏从的腿上。张丽娜的手紧紧拽着他的袖子，斜趴在他身上，仿佛又睡着了。苏从艰难地动动手指，微扭过头，窗外田野敷展，绿意宁谧，下面是蓝得近乎透明的天空。不知源于何处的疼痛，弥漫而起。

“它”留下的空隙，镶嵌在两颗牙齿之间，空邃深幽。仿佛某条隐秘的、望不到头的通道。

（责编：秦万丽）

石墩的故事

颜 琴

石墩活得烦了，他对他大哥石门说，我得走另一条路了。

石墩看看大哥，大哥石门看着二弟，无奈地点了点头说，人挪活。

石墩放下手里的羊鞭，戴上草帽走出放羊住了五年的土房。

石墩挪到哪里去了？并没有挪到哪里去，他挪到他姑妈家做了上门女婿。

石墩姑妈有个女娃叫枝枝，枝枝男人死了一年多，说了不下二十家，就是无人上门。姑妈便想出一个亲上加亲的招来，要把石墩和枝枝表兄妹捏成一对夫妻。

石墩离村时哭了，尽管他知道姑妈一直未生育，枝枝是她姑妈从地里捡来的的孩子。他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拍拍身上的土，赶上驴车，拉上自己的衣物离开了石头村。石头村是一个小山村，石墩在那里生活了三十二年，从出生到现在。

石墩赶着驴车沿着小路一直往西，西南角有个叫清涧湾的小村。那地方靠长江，长江一发大水，水就到门前了，江水滚滚，洪峰滔滔。

石墩儿时一年半载地在姑妈家住过，对那儿还是有一点怀念。

石墩黄昏时赶到了清涧湾。清涧湾很美，有许多白杨树、洋槐树……

石墩的毛驴见到许多陌生人围拢过来，哦噜哦噜地叫开了。这一叫，引得枝枝家那头驴也哦噜哦噜地叫开了。

石墩戴上红花，枝枝戴上红花，结婚典礼在唢呐声中开始。石墩成了他表妹枝枝的男人，清涧湾前来吃喜的族人邻居都承认了这桩婚事，从今往后石墩就成了清涧湾的人。

石墩被人引着给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敬酒。石墩能喝，一一地跟他们喝。

枝枝把一块喜糖放嘴里吮吮又吐出来说，甜，甜……惹人发笑。

石墩心里清楚，枝枝是个憨憨。

清涧湾是个只有十一户人家的小村，石墩的到来给这个村增添了几分喜气，清涧湾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可酒足饭饱后每个人都有遗憾，因为闹洞房免了，枝枝是本村的女娃，又不是娶回来的媳妇。

石墩在酒桌上碰见了火娃，火娃是姑妈的侄子，也是小时候与石墩一起玩过沙子的玩伴。石墩与火娃在院子里没完没了地划起拳来。枝枝这时走过来对石墩说，墩墩哥和火娃哥摔一跤吧，看你俩谁劲大。

火娃举起拳头对枝枝说，枝枝回房去，要不小心我揍你。

枝枝嘿嘿地笑了，火娃哥吓唬谁？你要打就打墩墩哥。

石墩看看枝枝又看看火娃说，火娃，喝吧。

火娃放下拳头与石墩碰了起来。

枝枝却被吓哭了，嘴里骂着，火娃不是人，火娃是个癞蛤蟆。

枝枝哭闹了一阵，见无人理，自己从地上站起来扭头走了。

火娃对石墩说，石墩你别在意，她一会儿就好了。

石墩并未在意什么。看到火娃他心里好受了些，来时的惆怅也淡了许多。唢呐还在院子里表演，石墩心里觉得与火娃会面有些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

火娃说，石墩，我们别管他们，今晚不喝酒什么时候喝酒？人生一场戏！

石墩说，干！一口喝下去。

火娃一看石墩的痛快劲，也说，干！一口喝下去。

石墩姑妈过来说，石墩你俩少喝点，免得醉了惹人笑话。

石墩放下手中的酒。火娃却说，大妈说的是啥理？今个是喜日子，今个不喝，明个你叫我也叫不来。喜酒喜酒，就是喝的喜气，大妈，侄儿说得对不对？

火娃一席话引来许多人围观。石墩姑妈见石墩不帮她的腔，就说，墩儿，别忘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说完扭身走了。

火娃说，好日子，好日子就应该让人喝个痛快。

石墩按住火娃的手说，火娃，改日我在饭店请你喝酒咋样？

火娃看看石墩说，明儿我请你到我家去喝个痛快。

石墩把最后一点酒分成两半说，火娃，干！

火娃半直起腰，神色黯然地将递过来的酒喝进嘴里便起身走了。石墩看着火娃走，脸上没了喜色，怏怏地回新房去了。

枝枝见石墩进来，不高兴地说，墩墩哥，你咋不与火娃喝喜酒了？

石墩不语，慢慢卷起了自己的老旱烟。

唢呐不到十点就停了，围观的人也散了，毕竟招婿不如娶媳妇热闹。院里的灯熄了，石墩赶来的那头驴正与枝枝家那头驴在槽上吃草。石墩坐在椅子上抽烟。

枝枝妈进来说，墩墩你和枝枝早点睡啊。说完顺手把门拉上。

枝枝坐在床沿掰弄着手指头，手指头不知长了什么，她老是一个劲地掰。石墩拧了烟，用毛巾擦了一把脸就上了床。枝枝见石墩上了床，她使劲地看石墩。

石墩说，枝枝睡吧。

枝枝说，我不瞌睡，要睡你一个人睡。

石墩不语，他把上衣脱了，拿了枕头睡下。枝枝还在掰弄着发痒的手指头。石墩不一会儿便打起鼾声，呼噜噜，呼噜噜。

枝枝听到石墩的呼噜声就骂开了，聒死人了。就一巴掌打过去，石墩从梦中惊醒，不知是怎么回事，看了看枝枝又睡了。

枝枝高兴地笑，墩墩哥你再打呼噜，我就敢再给你一巴掌，看你还敢打不打。

清涧湾的月是满月，可院子里只剩下半个月儿了。

第二天一早石墩的门被叫开。枝枝妈问枝枝，枝儿你墩墩哥对你好吧？

枝枝看了她妈一眼说，还不如我一个人睡痛快，想咋睡就咋睡。

枝枝妈问，墩墩干啥去了？

石墩听到声音说，姑妈，我喂驴哩。

枝枝妈听到石墩的回答说，好娃哩，谁让你干那活，枝枝的身子还空着哩，你这娃勤快都勤快不到地方。哎，真是个石墩墩。

天亮成一团棉花。鸡从棚架上跳下来在院子里啄米吃。门前的小椿树像根旗杆，正飘扬着四月青青的嫩叶。

石墩正要套车到山里的石场去拉石头，姑妈说，石墩石墩别去了，你姑父替你顶两天，这两天你就在家好好陪陪枝枝，都夫妻了，别不好意思。不然啥子叫过门。

石墩是过来人。枝枝也是过来人。

石墩那女人三年前跟人私奔了，其实话说回来也不算私奔，只是那女人被原先的男人合法地领回四川去了。枝枝的男人得病死了也一年了。枝枝妈就这么一个傻女，眼看家里无香火无劳力，便想出个一箭双雕的法，让石墩既当女婿又当儿，两全其美。

石墩在家闲不住，叫上枝枝到杨树滩上割草去。石墩前面走，枝枝高兴地跟着唱起了歌谣：花花菜，金腰带，哥哥娶媳妇我不在，我在山上做买卖……

听到枝枝唱着山歌，石墩就想起了枝枝和自己小时候青梅竹马的故事——石墩和枝枝来到一大堆长有狗尾巴草的草地上，学着《西厢记》里张生和崔莺莺跪在草地上完婚的誓言。石墩说，枝枝我是你的郎。枝枝说，墩哥我是你的妻。石墩说，谁变心谁遭殃。枝枝说，谁变心谁先亡。

石墩抱住枝枝，甜甜蜜蜜了一个上午。此后石墩也唱起了歌谣：花花菜，金腰带，妹妹出嫁我不在，我在山上做买卖……枝枝也唱起了不知传唱了多少辈的歌谣。歌谣是谁编出来的，石墩不知道，枝枝也不知道。

石墩看到狗尾巴草就跪下来磕头，他说，你是神仙草，饶了我和枝枝吧。

枝枝跑过来三下五除二地用手里的镰刀把狗尾巴草砍个稀烂，她边砍边狂笑，然后扔下镰刀往前跑，又唱起那首歌谣：花花菜，金腰带，哥哥娶媳妇我不在，我在山上做买卖……

花花菜，金腰带，妹妹出嫁我不在，我在山上做买卖……石墩哭了。石墩扔下草筐跑着

唱着，枝枝，枝枝，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我不是个男人，我是个稀软蛋。

枝枝跑到一个清水洼跳了下去，石墩跳进清水洼抱住枝枝，一潭清水顿时被烧烫得滚起来，石墩和枝枝拥倒在泥水里，水花向岸上溅去，它放大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世界……

杨树林有了风声，杨树林里的风声来自狗尾巴草的哭泣。上午的阳光倒在了泥水里。下午的阳光在泥水里倒下了。

夜风里响起了呢喃的声音，那是石墩和枝枝肉体与肉体的苏醒，心灵与心灵的呼吸，灵魂与灵魂的点燃。

石墩背着枝枝在夜的掩护下回到新房。石墩无语。枝枝无语。

夜宁静成一只乖巧的花猫。夜里的猫睡了，清涧湾家家产户的灯光睡了，包括鸡、狗、猪们和门前香椿树上青青的叶子。

第三天石墩换上旧衣服进山拉石头去了。出门前枝枝叫住石墩，墩墩哥，慢些干，拉石头不比放羊轻松。

石墩点了点头，知道了。

枝枝挤了两下眼，石墩笑了，枝枝也笑了。

石墩说，枝枝回家去吧，我会干好的。

枝枝笑着目送石墩牵驴出门。石墩走后，枝枝关了门在家洗换起来。枝枝妈敲了半天敲不开，便喊了起来，枝枝在屋咋的？

枝枝说，不咋的，换洗衣服呗。

枝枝妈暗笑，那你换吧，妈到你二婶家去坐坐。

枝枝说，你去吧。

枝枝妈来到枝枝二婶家，一进家门就叫，妹子，妹子。

枝枝二婶就是火娃妈，她在屋里应，大嫂进屋来，我正收拾火娃的脏衣服呢。

枝枝妈进屋见就火娃妈一人便说，妹子，老人传言无假话，母狗也要找婆家。

火娃妈一听这话有些怪，就问，大嫂说啥哩？我听不懂，你直说吧。

枝枝妈说，妹子，有啥怪的，枝枝的事呗。

火娃娘问，枝枝啥事？

枝枝妈说，枝枝与前两天有些不一样了，病轻多了，看不出疯癫了。

火娃妈说，真的？要是真的，那是老天有眼哩。

枝枝妈眼酸了，都是我的错。

火娃妈说，大嫂，事到如今你才明白，当初你就该让枝枝和石墩成亲。

枝枝妈说，哎，还不是闹饥荒，看上人家几块大洋了。

火娃妈说，大洋哪有人值钱。人一生谁都爱钱，可爱钱得有个分寸。枝枝虽说不是亲生的，你毁掉她的心事也算你心狠啊。

枝枝妈说，妹子，要不是你点化，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

火娃妈说，大嫂，不是我点化，是神点化你。

枝枝妈说，妹子我想求你问问枝枝，她身子吃得消吃不消？

火娃妈说，大嫂你就别操那么多闲心，枝枝不是娃娃了。

枝枝妈不语，过了一会问，火娃呢？

火娃妈说，拉石头去了。

枝枝妈说，看我的脑子，石墩还是他叫上的呢。

火娃妈说，大嫂，石墩是个有钢水的孩子，你可别嫌弃他吃的多。

枝枝妈不语，觉得火娃妈在教训她。

火娃妈说，大嫂又不高兴了？我没说到你心上？

枝枝妈马上笑起来，妹子这是哪里话。说完嘿嘿大笑起来。

石墩与火娃在路上一前一后地走着，有时甩甩鞭子吓唬吓唬驴。

石墩对火娃说，拉石头危险，但比放羊简单。

火娃说，一样都苦，谁让我们没念书。石墩，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改善生活？
咋个改善？

下河捞鱼吧。

那得有个网什么的，空手怎么捞？

我们住在江边，总不能吃不上鱼吧？

怎么不想吃呢！石墩口水都流下来了。

明天上午休息时我们弄它一回解解馋。

我水性不好，下水不是一把手。

那你就别管了，我们说好，我捞鱼，你烤鱼，行不？

我手艺很臭，把枝枝叫上吧，让她帮我们烤，咋样？

枝枝有病，犯了咋办？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们吃烤鱼？

枝枝病好了，不信你见了就知道了。

石墩你可不能拿枝枝发癲，她可是我妹子。

发什么癲，枝枝是我妹子也是我媳妇。

我不信。万一出个啥事我火娃可担待不起。算了，还是不吃鱼的好。

火娃你不用怕。你是怕枝枝跳江死了吧？

臭嘴臭嘴，赶紧打你的臭嘴。

石墩吓了一跳，火娃咋的了？

火娃怒骂道，臭嘴，你个下油锅的。啪啪啪，火娃把鞭子甩得冒火花。

石墩不敢说话了，只听见火娃喊道，石墩快把车停住，快把车停住。

石墩拉住驴刹住车，忙问，你咋了？

火娃扑通跪下，用鞭子在地上划个大圆圈，连连向圈内吐了三口说，你这个死鬼，还不给我滚回去，跑到这儿来缠活人，我叫你下火海。骂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卷旱烟的纸，在手里一搓，卷了一个大大的圆圈，然后划根火柴点着扔进圆圈里，只见火苗轰地一下扬起，把四周烧了个遍。这时火娃慢慢解开裤子，掏出水管，向烧黑的圈内洒了一泡热尿，才打锣收点。

石墩傻愣愣地站在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傻透了。火娃走向前，呱唧、呱唧、呱唧，在石墩脸上扇了三下，石墩才算醒过来。

火娃对石墩说，看你以后还敢胡说八道不？

石墩问火娃，我胡说了什么？

火娃说，石墩，今后干活千万别说那些字，知道不？那些字犯杀，它不但对干活的人不吉利，还会给家人带来邪气。

石墩彻底醒过来了，他脸上冒着虚汗，蹲下身子一连卷了两根烟，一根递给火娃，一根给自己。他划着火柴先让火娃吃，然后自己吃。两个男人冒着烟坐在地上休息。石墩没说一句话，火娃一句话也不说，各自抽着烟。烟抽完后，才一起赶着驴车向南走去。

太阳偏西时，西北角起了一股黑旋风。火娃眼尖，他对着石墩喊，石墩快把车刹死，脱下上衣蒙住驴眼，把缰绳拉紧靠近石方。他自己也闭上眼窝，把缰绳拉在怀里，身子紧紧贴近石方。

“呜”的一下子，风比割草机还厉害，立马放倒一排排白杨树，旋塌一堆堆石方，刮翻一潭潭满当当的洼水，然后雄狮般地远去。十分钟后，天空蓝得如同青蛙的眼睛。石墩依旧缩着身子贴着石方一动不动，石雕样的。

火娃把上衣从驴头上取下，掸掸沙土穿上，然后对石墩喊，好了好了，天晴了。他弯下腰往车轮下放了两块石头，又把驴缰系好，便向石墩走去。石墩不敢言语，学着火娃的样子把火娃刚才的动作做了一遍。

火娃走近石墩拉住他的耳朵说，别出声，跟我来。

石墩不知火娃搞什么鬼，始终不敢问一句。火娃跳过石墩向西走，石墩跟在后面紧追不舍。约五分钟后火娃停住脚步，石墩走近一看吓了一跳，一潭水不见了，岸上躺着大小不等的鱼有上百条。

火娃说，石墩，脱下上衣搂地下所有活着和死了的鱼。

石墩按火娃说的去做。石墩发现大的约两斤左右，小的只有指头大小，有的嘴边还留着血。火娃动作麻利，一口气拾完一大片。

石墩拾完后看着火娃，火娃拾完后看着石墩。

石墩问，咋办？

火娃说，跟我来。

火娃前面走，石墩后面跟着。走着走着走到江边，火娃对石墩说，把活的放进江里，把死的留下来。

石墩按照火娃说的办，把活的放进江里，把死的留下来。火娃也一样，把活的放进江里，把死的留下来。

火娃问石墩，活的放完没有？

石墩回答道，放完了。

火娃说，放完了就好。放完了就地挖个深坑再把死的安葬了。

石墩没有再问，他已明白火娃的意思，照办了。石墩和火娃做完这一切后，弯腰向长江鞠了三个躬，然后背着黄昏的太阳向东走去。石墩老远就看见驴车还在原地等着，心里觉得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快慰。

火娃说，石墩看见驴车了吗？

石墩说，看见了，平安着哩。

火娃说，看见头上的彩云了吗？

石墩说，看见了，吉祥着哩。

石墩和火娃卸完最后一车石头天已黑下来。驴拉着车，车上坐着石墩和火娃，他俩抽着旱烟。

石墩说，月真圆。

火娃说，今年要发大水。

石墩无语，他相信火娃说的话。

火娃说，发大水的年月比不发大水的年月要平静。

石墩无语，他相信火娃说的话。

火娃说，人不可违天命，违天命者必受天灾。

石墩无语，他相信火娃说的话。

火娃说，凡人要做凡事，不凡者自然不凡。

石墩无语，他相信火娃说的话。

火娃说，石墩你抬头看，天上的星星都是不凡者。

石墩抬头看看夜空，每一个星星都看着大地。

火娃说，石墩看见了吧，它们一个个都是神仙。

石墩抬头又看了看，星星一个个都像神仙。

火娃说，我们都是凡人，吃的是五谷杂粮，得的是七灾八难的病。

石墩问，那是为什么？有办法改变吗？

火娃说，人过于逞能了，常干一些吃撑了的事，可笑又可怜。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每个人向善的心里。万事万物都有灵性，灵者即爱者，人不爱天，天爱人又有何益？

石墩无语，双手合一。

石墩前脚进门，枝枝就后脚跟上问，墩墩哥怎么回来这么迟？累了吧？

石墩摇头说，不累。

驴在地上打了四五个滚，翻身站起来抖落身上的土，开始把嘴伸进盆里饮起水来。饮毕，进入马厩吃起枝枝爹拌好的草料。

石墩洗毕吃饭，饭毕即进屋休息。

石墩姑妈吉星高照。女婿女儿变了个人似的吉祥，带给这个家的自然是喜悦。

石墩躺在床上等于躺在天宫里，枝枝身上的粉香把屋子弥漫成了花园。

石墩问枝枝，你信神不？

枝枝说，信。你呢？

以前不信，现在信。

干嘛说这个？

枝枝，我们不能没有神。

神是迷信吗？有时你弄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但神就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枝枝无语。石墩无语。

过了一会儿枝枝说，墩墩哥，许多事我们都弄不明白。

石墩说，我们是凡人，哪知道神的事！

墩墩哥，你从前也这么想？

想，想过很多次，但想不透。

你这次怎么想通了要来我家，既当儿又当婿？

是神派我来的。

十三年前神怎么不派你来？

不知道，这也是我犯浑的地方。

枝枝停了一会又说，这都是命。

石墩说，要不是命，就是我们无法看到的神安排的。

枝枝哭了，哭得比花朵被霜打了还伤心。石墩哄着枝枝，哄的办法还是小时候那句话：枝枝别哭，墩墩哥明天给你买糖吃。

果然枝枝不哭了，石墩摸摸枝枝的脸，像摸一朵刚出水的芙蓉，心痛又爱怜。

月光从窗口洒进来，化成床前的流水。石墩抱着枝枝进入梦乡。梦乡是个好地方，梦乡里一定会像歌里唱的那样：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到处是牛羊。

日头又出来了。石墩看看日头看看驴，石墩带来的那头驴是灰色的，枝枝家那头驴是黑色的。无论灰驴还是黑驴，现在都归石墩管。今日出工的是黑驴，黑驴拉着车上路了。

石墩和火娃正从一条小路往山里赶去。

石墩问火娃，你咋不成个家？成个家多好。

火娃说，我这人不宜成家，成了家反而不好。

石墩说，你能找到个好女人，你肚里的天空多宽广。

火娃说，你不知道，我这人养不住女人，尤其是美如天仙的女人。

石墩说，养个丑点的也好啊，将来有个人照顾，你妈总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吧。

火娃说，俗了吧，丑女人跟我要受穷，我也见不得受穷的丑女人。人还是孤独点好，这样周围清静，人心也清静，繁杂的人群多像草，牛吃羊踩多受难啊。

石墩说，你是不是寡淡之人？是不是书上说的那种消极人生，或者叫逃避，不敢去迎战的那种人？

火娃笑了，把手里卷好的早烟吃着说，不对，寡淡是清水，干净得人人可饮。消极也不对，每天看着树木在生长我特别高兴，树跟人一样伤害不得。逃避也不对，逃避的不是生活，生活每天都在继续，要逃避的是那些无为无知无耻的庸人。说不敢迎接挑战也不对，迎战谁呢？是作恶多端的人，还是虚伪自私的自己？

石墩说，我也不知道，我学会了放羊，学会了赶驴车，学会了睡女人，其余的都没有学会。

火娃说，这些是本能。我是有意识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更快乐。

石墩说，火娃你是神人，昨晚我就这么想。

火娃说，我不是什么神人，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人和神永远不会站在一个水平线上的，除非人自己消灭了不光彩的阴暗面。

那火娃我问你，我就弄不明白我们这些受苦人的命咋就这么苦。

火娃说，你没下过地狱，你不知下了地狱的人有多苦多悔。人命由众多因素组成，谋权者以权为乐，为恶者以恶为快，修行者以善为怀，平庸者以无知为首。

石墩无法听懂火娃的之乎者也，也就不再问了，只是心里空落落的。

火娃抽着烟，看着一棵棵白杨树说，这就是自然之美。

石墩抽着烟，看着一棵棵白杨树问，这树美在何处？

一阵风吹来，凉凉的，白杨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

石墩把驴拴在一块石头上，跪拜在火娃用石板摆好的香案前。

火娃点上两根香插在石缝里说，山神在上，草民在下，你赐予我们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保佑我们的福音，我们无理由不对你的高大表示敬畏。说完磕了三个头。

石墩也重复了一遍。

他们正准备装石头时，炸山的哨子响了。火娃喊石墩，快脱下衣服蒙住驴眼，躲到那块最大的石块后面。石墩听到火娃喊话，照着做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炸山的炮响了两下就不响了。石墩正准备从驴头上拿衣服，火娃喊，还有两炮，不动。

哨子吹响了。石墩正要离开，火娃说，不要动，听我的没错。

半山腰显出四五个人头来。有人喊，小心有哑炮。也有人喊，怕个啥，半天都没动静，上来看。语音落下，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从山顶滚下来，正好砸在装有哑炮的那块大石头上，只听一声巨响……石墩听见响声吓得身子直颤抖，驴也有些怕，乱叫起来。

火娃喊，快从袋子里拿把杨树叶让驴吃。

石墩迅速照办，黑驴不惊慌了，大口大口地嚼起树叶。

哨子又吹响了。有人喊，炸伤人啦炸伤人啦，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石墩没有见过那场面，不知所措。黑驴乱叫起来，它也似乎闻到了什么。火娃说，赶快上山救人吧，救人要紧。

石墩问，驴咋办呢？

火娃说，绳索上捆一块大石头。

石墩赶紧照着去做，做得非常利落。

火娃踏着一块一块毛石直往上爬，石墩跟在后面学着火娃的样子往上爬。

火娃看见被炸伤的人鲜血直往外淌，他迅速把自己的蓝色衣服扯成两厘米宽的布条去包扎那人的头部和大腿。石墩赶来问，火娃，咋办？

火娃说，快背下山放我们驴车上，赶紧送医院抢救。

石墩去背那人，那人脸上流满了血，看不清眉眼，只见个轮廓，但那轮廓却让他有似曾相识的印象。他是谁呢？他想不起来了。管他是谁，救人要紧。火娃在后面伸手帮扶，其他援救的人在抢救另外几个伤者。

火娃对石墩说，把人放我车上。

石墩说，放我车上，黑驴歇了一天有劲，路上肯定走得快。

下了山，他俩把伤员放到石墩车上。石墩说，火娃你上去抱住他的头，我赶车。石墩说完把上衣递给火娃，自己赤膊唤驴向医院赶去。

火娃把石墩的衣服垫在伤员身下，自己紧紧抱着他的头部对石墩说，快点，时间就是生命。

石墩赶着车一高一低地小跑。

消息很快传开，山上炸人了，山上炸人了。

石墩和火娃把伤员送到急救室后没多久，石场负责人就赶到了医院。石墩和火娃见没他俩的事了，就回石场拉石头去了。

石墩装好石头赶着驴沿着被胶轮碾得泛白的路走着。火娃也一样。石墩的驴车在前面走，火娃的驴车在后面跟着，两辆驴车在老远的河坝上变成了两只黑蚂蚁。石墩这才想起卷旱烟，旱烟已是一种习惯上的精神缓冲剂。火娃也是，旱烟在他手里比耍魔术还要精彩。

石墩问火娃，火娃，石场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伤人事件吗？

火娃抽了两口烟说，一年半载就要丢一两条人命，唉。

石墩又问，火娃你不怕吗？我浑身都起了疙瘩。

火娃说，怕有什么用啊，刚来石场时有些怕，时间长了也觉得没啥怕的了。今几个算好的，往日大都当场炸死，脑袋和身子都不知道飞到何处去了。

石墩又问，火娃，听枝枝说你运石料都十三年了，真的？

火娃说，是真的。枝枝给你说这干啥哩？

石墩说，不干啥，随便说的。

中午的太阳已偏西，河岸上的风凉起来。

河东是坝，坝东是林带。河西是坝，坝西也是林带。大江就在中间流淌着S弯，S弯的弯处就是清涧湾。清涧湾是块风水宝地，土地肥沃，河流与田野，田野与林带，林带与鱼塘，美丽极了。

石墩和火娃把驴车赶到一棵粗大的柳树下，让驴饮过水，然后把草袋挂在驴脖子上，驴开始就餐。石墩和火娃随便捡块地方坐下，从口袋里拿出馒头咸菜和水，也吃起来。

石墩说，火娃，你坚持得够当头名状元了。

火娃说，我不是头名状元，还有比我多干十年以上的。石墩，你在山上放羊放得好好的，怎么要下来？

石墩说，我原先那女人被坐牢出来的男人领回四川李家庄后，我心里就不痛快，大哥给我张罗了好几门亲事都不如意，因为这些事还烂了不少钱。有一回姑妈去我家，提起枝枝男人去世后老犯病，想问问谁知道有看疯癫的医生，结果一来二去，姑妈就把她十几年前一手斩断的姻缘给续上了，这不我就到了清涧湾了。现在想来，人活一世，曲曲折折跟沟壑差不多。

火娃听完石墩的话说，石墩，人就是风地里的一棵草，皇帝也罢，平民也罢，该死的都该死，该活的都该活。

石墩吃完喝了一口水，开始卷烟。饭后一根烟，胜似活神仙。石墩抽了一口烟说，火娃，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后半生就跟枝枝往下滚。

火娃说，哎，人一辈子不容易。说到这儿，火娃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石墩说，也不知那几个炸伤的人怎样了。

石墩说，是啊，也不知他们是死是活。

火娃说，过几天去看看他们。

石墩说，是的，过几天去看看他们。

日子飞快。

石墩和火娃赶着驴车去医院。他们沿着小路，穿越树林一路走着。

石墩说，火娃，明天我请你喝高粱白。

火娃一听，猛地从驴车上站起来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石墩说，火娃，看你高兴的样子。

火娃又喊，高粱白万岁，高粱白万万岁。

火娃喊完又突然想起什么说，石墩你吃了豹子胆了，敢请我喝酒？你不怕大妈用扫帚把我们赶出门？再说平白无故请我喝酒是什么意思？

石墩顿了顿，刚要说，火娃又插嘴，石墩，编不出来了吧？理由都编不出来，喝酒只是一句空话了。

石墩喊了起来，火娃火娃，听好了，听我说，枝枝怀娃了，枝枝怀娃了！

火娃停住笑，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枝枝怀娃了？

石墩憨笑不语。

火娃摸了摸头说，乖乖，你石墩请我喝这个酒，够意思。我这个做舅舅的也该给外甥起个不做奴隶要做皇帝的名字出来。

石墩说，昨晚姑妈和枝枝才告诉我的，后天要邀请二妈二叔一起来热闹热闹。

看来大妈总算改邪归正了。十三年前要这样做，孙子该放牛了。后天我俩休息半天吧，早晨我们照样上工，中午去你家喝酒，下午我要把车厢收拾好，换一条新里带。也该让我的老伙计休息休息了，它跟了我十三年，十三年风雨无阻。

说着说着医院到了。石墩和火娃把驴拴好，提上枝枝煮的一篮鸡蛋直奔住院部。石墩找到住院部主任，被告知病人转到五官科了，在 501 房。

他俩到 501 房一看，床空着。火娃操着半土不洋的话问那个好看的值班护士：请问那位被石头砸伤的伤员到哪去了？

护士问，你们是他什么人？

石墩看着火娃，火娃看着石墩。

你们俩老大不小的男人说话怎么吞吞吐吐，你们到底是他什么人？

是同一个石场干活的。石墩说。

听你俩口音都是本地人？

是本地的。石墩回答。

就是清涧湾的。火娃补充道。

那你俩到值班室来一下。护士说。

他俩来到值班室，护士说，我认得你俩，那天是你们把他送来的吧？不过那人今早就回老家了。

他老家什么地方？石墩盯着护士的双眼问。

看看病历表后，护士说，他是四川李家庄的。

一听到四川李家庄几个字，石墩脸上煞白虚汗不停，石墩想起那天背伤者下山时觉得很脸熟，难道是他？石墩懊恼地想，那天怎么不看仔细呢？唉，管他是谁，他没事就好，活着就好。

火娃也呆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护士说，你俩回去吧，东西也带回去。

石墩提着枝枝煮的那篮鸡蛋，跟着火娃顺着楼梯往下走去。

窗外，毛驴安稳地拴在一棵粗大壮美的杨树上，正用尾巴驱赶着什么东西。

（责编：杨振关）

走向农庄

胡建新

时候不过五月末，天气却热得像个蒸笼，傍晚时分，太阳把从大地掘来的水土和成一块青色的泥巴，涂盖在西北的天空上，从地平线向上不断延展着，直到挡住了自己。这阵子天长，街灯还没全亮，马路上热气蒸腾，稀稀落落的行人加快了脚步往家赶，也有晚饭早的，三三两两走出楼区，到初夏的黄昏中透透气。

随着夜色的降临，县城最西端，两座墩子楼的灯光次第而亮，东面三楼靠拐角，一间标有“总经理室”的房门，人们进进出出两个多时辰，总算沉静下来，室内烟雾弥漫，东墙上，一幅巨大的红木烫金牌匾从南到北，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笔法流畅，气势恢宏。空调开到了最低，靠西墙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前，一个脸庞黑里透红，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露肩白背心，全然不顾显示器上杀的混天黑地的那盘儿残棋，紧握着一支铅笔，在案头的几张报表上不时查找，停下来时，深深地吸一口烟，继续比对着，勾画着。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又开了，“郑总，您不是已经戒烟了吗”。“哎，没事，李经理，你看咱们这个方案，我又调了一下，你再跟宋主席碰个头，尤其是人的问题，定好了咱们就上会，赶快办，兵贵神速”。说着递了过去。他起身拉开了窗子，外面的天空更加昏暗下来，远处，雷声低沉地在云头滚动着，越来越近，电闪明灭，瞬间照亮院墙外那两棵茂密挺拔的大杨树，又把它们投向黑暗。不断有小青虫撞到窗纱上，掉下去，爬着飞起来，再撞，执著扑向前方的光。大地的一切在沉默，这是一个等待暴风雨洗礼的季节。

转天是星期六，固定的义务劳动日，一大早，七八辆小货车就从墩子楼的院里开出去了，这得从郑峰来后说起，他始终认为：人若空闲下来，就要没事找事儿，业余时间干点体力活儿，锻炼求实的作风，培养培养阶级感情，有好处。今天仍然是给养殖场的奶牛收割青草，奶牛吃了青草，单位餐厅的绿色牛奶就有保证，就像单位自己养猪分肉、自己养鸡分蛋一样，不在乎值多少钱，维系的是大伙的一个心气儿，学习碰上好同桌，生活有个好邻居，工作遇到好领导，都是人生的幸事。大家心气儿一好，干事就容易成。

阳光强烈起来，天气果真热了，在市区边上的一块开洼地，男女老少挥舞着镰刀，不时用胳膊抹着额头的汗，车上的草越堆越高。昨夜雨下得闯，原来干涸的沟渠里积满了水，沟对岸一片茂盛的芦苇丛，被水隔开，一胖一瘦俩小子，举着镰刀怎么也绕不过去，就蹲在沟边上捅蛤蟆。郑峰从他们背后走过来，一边卷着袖子，一边好像自言自语：胖人长肉，瘦人长心，有肉无心，有心无肉。走到跟前，从一个人手里拿过镰刀，毫不犹豫跨进水里，向着对面那片青芦苇，哗啦啦趟着没膝的水走去。“我靠，新皮鞋，没脱”。瘦子自己拍着脑袋，示意踢了胖子一脚。“裤腿也没卷”！胖子看直了眼。“走，快走”。一刹那，俩人突然好像想明白了什么，扑腾扑腾跳下水，紧跟着屁颠屁颠向对岸趟去。郑峰回头瞥了一眼，偷偷地笑了。

星期天上午，酝酿了两个多月的《公司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大会终于召开，党办作了动员报告，工会宣读了倡议书。郑峰眼里布满了血丝，但倦意中透着兴奋。其实，从他这次回来担任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几年来，根本就没睡过安稳觉，晚上十二点多了，门卫值班的大爷才看到他回家，早上三点，又赶回来了。早上天还没亮，一桶新鲜的野菜已经放到机关餐厅的门口。下班很久了，他的身影还在机关部门中穿梭，同志们只知道他的精神儿大，却不知道公司里的大情小事他了解的那样清楚，近到机关里的一扇门，一盏不亮的灯，远到

一段偏远的线路、配电台区，似乎他能掐会算。其实，从上任那一天，就马不停蹄地一路走访，调查，摸底，几乎周边县市兄弟单位的情况都被他“明察暗访”了，结果是越查情越急，越访心越重。当初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他曾从外线工一直干到副经理，二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深知这一行当的门道。现在早不是那“一把钳子三棵线”的年代了，经济技术密集型企业，有人没技术不行，有技术没资金不行，有资金没管理不行，然而现实却矛盾重重，天上掉不了馅儿饼。外面的人只是看个热闹，他却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巨大压力，简直透不过气来。

先说人吧，计划经济时期，这一行劳动强度大，每天蹬梯上高儿，爬山涉水，跟电打交道，拼死拼活的一个月下来，挣不了几个钱，待遇低，风险高，没人愿意干。有一句顺口溜：“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变电站的”，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力工人的真实写照。有些人吃不了这个苦，就改行了，大多数人为了养家糊口留了下来。长年累月的风餐露宿，摸爬滚打，也养成了他们粗犷豪爽的性格。有时为了工程建设需要，骑一辆破洋车，日行百里，东挡西杀，互不示弱。有时入村改造，为老百姓装表接电，进百家门，吃百家饭，不拘小节。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交通、通讯、施工器具，一切都不发达，赶上难攻的活儿，从头顶星星忙到日落西山。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或抢修送电，无论老少，常常披星戴月，长途跋涉，连续奋战，不计代价。活干好了，灯泡亮了，合上闸，机器撒欢儿，自然宾主同庆，粗茶淡饭，几杯薄酒，无形中拉近了距离，加深了感情。日子虽苦，但人们讲感情，一打工程下来，十里八村的就都成了熟人，论了朋友。再来干活或是路过，进屋抽烟喝水吃饭全不误，村里有个盖房、办事的，捎个信，也就会提前过来跑跑线、接接火，都不见外。一拨队里长年累月外边跑，一个锅里盛饭，一张通铺上侃笑话儿，再共同扯上一档线，或是鼓捣一面配电盘，在方法上、工艺上，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互相商量，小的看老的手艺高，老的看小的勤快，可能就确立了一对师徒关系。一对师徒关系确立，可能就有了一辈子的交情，徒弟可能就给师傅买老酒，端尿盆，修理洋车，师傅手把手的教技术，也教做人，高兴了，到处张罗着给徒弟说媳妇儿。手艺高口碑好的师傅，就要带几个徒弟，出去巡线干活，都跟着师傅，从老大、老二往下排，谁该干什么，该怎样干，全凭师傅指挥和自己的悟性。那时候不兴制度，讲规矩，这规矩大家默认，记在心里，干活就主动、就默契，师傅一声命令，“上”！指哪打哪，师徒几人就顶现在的一个加强班。人们有了这份交情和念想儿，那干起活来真是卖力气，多苦多累没怨言，都较着劲儿。你自己能挂上六片悬垂，我就能挂八片，你一天挖三个杆坑我就挖五个，不管什么地形什么天候，三棵趴杆，一天一趟线，不像现在，离开吊车干不了活儿，自个惯着自个。现在日子好了，人情却淡了，仇富的仇富，鄙穷的鄙穷，空间距离近了，心灵距离远了。

后来，条件好了，人们的思想也复杂了，无形中就有了变化。还是干一样的活，可没那么苦了，盼头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酒再喝起来也就没那么醇了，甚至有没事儿找酒喝的，找茬要东西的，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找便宜。一看不行，上边就不断立规矩，赶置了一批小红本儿，篇头烫着金字：人民电业为人民。里边一条一条的，叫工人遵章守纪，搞好服务，支持农业生产，一人一本装口袋里，定期组织学习，人人都要背下来，开始还真管用，疲沓了就完了，一边背得很熟，一边我行我素，学好难，学坏快着呢，学技术的少了，讲阶级感情的少了。有点文化的，功夫都用在在了嘴皮子上，没文化没技术的跟着瞎起哄，干活不行，挑事儿，闹事儿都在行，个别的还霸道胡来，就有了“电老虎”这个叫头，调皮捣蛋的不嫌寒碜，甚至沾沾自喜。郑峰可最恨这个，他自小从庄上出来，知道老百姓的辛苦甘苦，他不怕自己吃多大亏，受多大苦，就怕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衣食父母，不能忘本”，爹那时总这样说，爹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别看官不大，受人尊敬，因为他办事公道，心里装着乡

亲们，从小他就看着爹怎么操持出工，怎么顾着老弱病残渡难关，怎么带着大伙开荒种田多打粮，怎么斤是斤两是两的分配结余。他潜移默化的受了影响，刚一上班就知道让着老百姓，地里架线少踩苗，入户干活不添麻烦。等他当了个什么长的，带了一拨人，弟兄们都知道他这个脾气，自己又做得正，所以没有敢出岔子的，再搭上他顾着大伙，办事粗中有细，时间一长，里里外外就有了威信，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虽然没少吃苦受累，但是处处受表扬，年年拿先进，把一个集体的日子过得挺红火。

可时代变了，人也变了，各自为政，今天张家老二到用户那儿喝酒，开车撞在桥膀子上了，明天李家老三拿着电费去赌博了，没个消停，事儿不大，可一只苍蝇能坏一锅汤。

他刚上班那会儿，国家的工业还很落后，两年时间建成一座变电站，里面清一色的苏式装备，高大笨重，经济发展也慢，一台变压器蹲上台，三五年不用动。哪像现在，当年投产，转过年来就要考虑增容，不光是设计水平的问题，用电需求超乎想象。就是因为发展快，电网投资欠缺，才凸显了它的薄弱，线路维护跟不上，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就会掉闸，再严重些，就会倒杆断线，十几年前停电三天没人找你，现在十分钟不见亮儿，打爆电话，还嚷嚷着要投诉。眼看周边兄弟单位和全国不少地区全变了样，设备科技含量高，普及带电作业，甚至实现了遥控监视，他心里就像长了一个刺球，越挠越痒。但改变当前状况，可不是一想就成的，那得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人才，需要时间，几个需要下来，刺球就越滚越大，越大越扎人，让他寝食难安。

打破大锅饭喊了多少年，事实没那么容易，生长在国企里的人们，过惯了舒坦日子，吃惯了大锅饭，习惯了上传下达，上上下下谁也不愿意较真了，横排竖比，谁也没比谁差哪去，也就这样闹闹哄哄往前走。经济再发展一步，赶上好的地域、好的单位，收入就高点儿，赶上差的，收入就低点，差的少没反映，差的多了，就不平衡了。人不平衡最可怕，走钢丝就得摔下来。身体阴阳不平衡了，就要生病，都是这个理儿。心里不平衡就要体现在行动上，就有托关系、走后门的，往好地方调动。调不动的就骂娘，消极怠工，或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出工不出力。干群不和，干活没效率，有好政策也推不下去，管理上就出了问题，效益下滑，没效益就更没人干活，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别人就更不当回事儿，其实没人愿意这样，无奈现实，只能留存着一线改变的希望。

人难得糊涂，把一切都看明白，都看清楚了，就难免自己要有压力，要吃苦。地方政府的殷切希望也好，全市人民等着用电也好，真正让他倍感压力的，是一千多名员工心中所留存的这一线改变的希望。自己的前辈、当年的工友和他们的子女们，能够做得更好，从贫弱到富足、从懒散到团结，让后来的比以往的，活得更有尊严，更有希望。单独的希望融汇成整体的希望，一个企业的希望，牵连社会的希望，而自己，作为他们中间曾经的一员，现在挑起了这副担子，大家信得过，就有责任带着他们争一口气，去实现希望，勿须扯上大道理，或许这该是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

于是，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他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锻炼队伍，改造设备，有些做法员工们当时并不理解，甚至觉得他有些霸道，但是，当事情一件件都有了结果，效益有了起色，上下有了公平，企业有了希望，大家就都自愿站到了他的身后，愿意跟着他往前奔。

现在，他觉得时机成熟了，有了思想准备，又借鉴了全国先进单位的经验，是时候了。要通过这次大会，掀开新的改革帷幕。

最后一项是总经理讲话，他很兴奋，每一句话掷地有声：“减少临时雇工，精简部门设置，实行集团化作业，激发员工竞争意识，提高效率，这就是改革的目的。希望各支部要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团员要带头。万事开头难，我们班子成员都相信大家能够克服难关，入得了村，进得了户……今天的改革推动大会就到这里，散会”！

会场里一片哗然，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边议论着，一边离开会场，顺着东侧的楼道鱼贯向下走去，深蓝色的工作服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似乎更增加了几分凝重的气氛。是啊，有几个人能够在自己的岗位和前途上举重若轻呢？他一边下楼，一边对身边的李副总说：“你让办公室小田通知一下，明早 5：00，咱们在东一楼开个党委扩大会，把下步方案通报一下，改革小组的人都要参加，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一会儿咱们到基层单位转转，看看反映，20 分钟以后，你在楼下等我，叫着用电的老罗”。在掏出钥匙打开房门的同时，他又回过头补充道：“喔，对了，前天谈的那几个农电工待遇核算我看没问题，咱们在法律政策范围内，考虑可以适当增加一点补偿，这么多年了也不容易。提出额外要求的千万不能让步，咱们的底线得守住，要不往后没法儿办了，为事不公，职工不会答应。”说完，转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人们走得快的，已经推着自行车、摩托车、到了院子大门口，有的刚出办公楼，每个人好像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改革是神奇的，它似乎触动了每个人的神经，让那些常常以“电老大”自居，抱着铁饭碗麻木而懒散的人们打了一个冷战，顿时清醒了很多。

“哈哈，没时间回来就在那边给你找一位，近水楼台先得月” “嘿，那地方，牛粪有的是”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回你再想上午三把牌，困了上柜台，别看少卖货，奖金照样来，没那日子啦” “这回你可对专业啦，村儿里不交电费的钉子户找到对手了，全归你” “哈哈” 三个女人一台戏。循声望去，正是被员工们戏称“五朵金花”的几个，有第二电料门市部的大李、民用电的兰子和实业公司服装厂的小赵等，这次改革，她们几个都充实到一线营业员岗，在院子里一边走，一边戏谑着，大有众人皆愁我独乐之势，可说着说着，笑声却戛然而止了，原来，她们转身发现一直跟在身后的吕红低着头，默不作声。“咋着啦，想啥呢？”大李推了她一把问道。“从市区到我去的那个营业所要几十里路，我那孩子刚四个月，还没断奶呢，怎么办？”她的话分明带着哭腔，眼圈早就红了。是啊，虽然通过竞聘，进入了第二极圈，但离家至少也得四十里路。“我那孩子刚上学，还发愁没人接送呢”。小赵的眉头也皱了起来。“我那地儿好像不通公交车”。大李也犯起了嘀咕。兰子走在最后，一直没吭声，大伙知道她干活利索，脾气倔强。“别瞎说，会白开了，大锅饭，还有人干活吗，男的不会爬杆，女的不会抄表，让人看不起，你没听外边讲：喝酒论窖，接火放炮，上杆不行，考试不要。那笑话咱呢，得自己争这口气”。大李有点儿激动。“可话又说回来了”，大李对着兰子接着补充道：“听说二十年前闸北高压三伏大会战，咱经理跟你爹一个组，别人半天挖一个杆儿坑，他是班长，非得挖俩，第四天中午，第二个坑快挖完的时候，他眼前一黑就栽了下去，是你爹送水把他给救了，简直是玩命儿，从那时开始，他就成了你家大年初一第一个客人，按理说这次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呀，忘恩负义，不能啊。再说了，你业务也挺好的，又是团员，还得过两次先进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听大李这么一说，兰子更生出了几分怨气，平日里叔叔长叔叔短的喊着，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呢？她撅着嘴，狠狠地一脚蹬着了摩托车，一阵青烟，单薄的背影融入来往的车流之中。

改革就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中，荡起层层涟漪，直至布满整个河面，在全市 15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000 多名员工的心躁动着。虽然已经开了预备会、宣传会、招聘会等等，可如此大的动静还是好像炸了锅，压缩掉 9 个营业所，成立了 5 个工区，合并 3 个多经单位，近 300 人转岗到一线，街头巷尾，居民楼，政府大院，公司内外，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电力改革了，要乱。纯粹瞎折腾。离开临时工他们寸步难行。”“就得改，这步走的对。”一时间，大有风声鹤唳之势，但无论人们怎样的感慨与评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步迈出去，哪有退路呢？

郑峰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反应如此之快，他清楚从稳定的角度来讲，这次改革所蕴含的风险有多大。中午陪同市开发区领导，参与一个外地客商项目洽谈，在饭前就匆匆往回赶，刚一上楼，就看到一群人挤在门口，正围着人资部的小刘和改革小组的张科长吵吵。看到他回来了，众人纷纷闪出一条路，但很快又围拢上来。他一边掏出钥匙开门，一边说：小张，把大家领到会议室，都给倒上水，一个一个来。通知王副总和李副总，分头谈。先进来的两个是老站长，隶属于一个管电所，头一个一边蹭着脚上的泥巴一边说：“老总，我连干再不干的，好几年了，没功劳也有苦劳，我们要回去，怎么也得多给点，往后还得吃饭呢不是。”“对，我这胳膊那年给村里架线摔伤了，没少花钱，意思意思吧。”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抄起了听筒，“喂，郑总吧，我市委姓刘，找你小半天了”。“哦，刘书记您好”。是分管工业的刘副书记。“听说改革了是吧，好事儿，得麻烦你，有个外甥女，就是原来城区所的，叫吕红，没出过远门，听说分到后旺所了，够呛，你给考虑考虑吧……。”另一部电话又响了，“兄弟，是我，这回没少动人，咱那侄女晓兰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到家就要倔脾气，去村里抄表收费恐怕干不了，向阳营业所也远点儿，不行换个地方得了，要不咱还得给她操心”。正是原来救过他的工友老马，看来反映到家了，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涌泉之恩，一生相报，可这事儿……

就这样，挑地方的、换岗位的、要补偿的，谈了一拨又一拨，断断续续一直到掌灯，屋子里才逐渐的安静下来，有时遇到不讲理的，真想回敬几句，但他明白，静水流深，行不了大船的河远不着。所有在下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都集中了上来。他感觉筋疲力尽，头晕脑涨的，连忙拉开抽屉，摸索了一把药，仰头吞了下去。桌子上的电子台历响过10下，他合计着好几天没回家了，就锁好了办公室的门。外面下起小雨，他没带雨具，正乐得冲刷一下燥气。一件衬衣很快就透了，凉嗖嗖的，反而清爽了许多。晚上温度并不高，一阵冷风吹来，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回到家，孩子们忙了一天工作，已经睡去，老伴给他拿来一件替换的干衣服，又倒了一杯温水端上来，“老郑，都这岁数了，差不多别折腾了，稳稳当当再干几年算了，你听不见外边人们都说什么，家门口干好好的，都分远处去了，伤人哪，以前没改革不也都过来了吗”。“阿嚏，你别瞎掺和，你懂什么”。本来他还想再跟老伴争论，但打了一个寒噤，赶忙跑进卧室，拉了一条单子盖身上。

没有吃晚饭，躺在床上，他感觉心里满满的，好像有一双双无形的手，不断从四面八方向他挤压着，白天的一幕幕像电影般在他面前走过，想停都停不下来，有声有像，有怒有怨，有哀有怜，有哭有笑，但哪些是假的，哪些才是真的呢？为什么在当初分配工作时，他们信誓旦旦：服从分配，听从安排，此一时，彼一时，唉，人啊，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墙上的挂钟响过了十二下，迷迷糊糊的，他感觉更冷了，简直比那年站在锡林浩特的山口还冷呢。十六年前，为了给单位创收，他几乎跑遍了北半个中国。记得那个初冬，他带着几个人到草原上去买羊，一路北上，越走越冷，车里几个人裹着军大衣，呼出的哈气在吉普车前玻璃上冻成冰，不得不一边走，一边哈着热气清除。车子在铺满鹅卵石的河床上艰难地颠簸到深夜，根本没有路，该吃晚饭了，打开粮袋一看，带来的馒头、煮鸡蛋、暖水瓶里的水，都冻成了冰疙瘩，咬都咬不动。只好弯身掀开了蒙古包的毡门，也因此结交了一批草原上的朋友。

回来时赶上了暴风雪，漫天白毛雪，跑了一下午也没见个人影，黄昏后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几度，雪随风势，根本睁不开眼，闯过了冰冻的额尔古河，在翻越一座山丘时，车子一滑，陷到了路旁的排水沟中，车上的人顿时傻了眼，天快黑了，在这没有工具、没有车辆、没有人影的狂风暴雪中，鬼才知道抛锚意味着什么。远方的山峰上，也许狼群正在俯视。没办法，只能人推肩扛，趴在轮子底下用手刨雪，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一个激灵，他猛地坐了起来，快步走到客厅，抄起电话：“喂，是调度吗，通知王总、李总……明天早上五点到我办公室开会，对，十二个人”。放下电话，他端起茶几上的水一饮而尽，披上衣服，轻轻带上门，出了小区，向单位走去。

向往总是美丽的，通往胜利的道路无不充满艰难曲折，这不由让人想起了非洲草原上动物的大迁徙。千百年来，它们长途跋涉，辗转于马赛马拉和塞伦盖地草原之间，千难万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它们却总是一往无前，奔向更广阔的天地，因为那里，勃发着新的生机，那是精彩的生命之旅。

就这样，经过几个日夜的纷纷扰扰，人们似乎都累了，渐渐安静下来，各就各位。大李几个开始熟悉各村街道，查对抄表卡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管理由于不到位，不负责任，人情电、权力电、关系电还真不少，电价高，用户意见大，企业吃了不少亏。虽然一抓再抓，但面太大，鞭长莫及，如果早一天改革就好了，也不会出现那年停电风波，让行风办的领导狠批了用电科长一顿，还有大头那拨人干私活，摔折了腿告公司，公司赔了4万多块钱呢，纯粹是讹诈。

往上找的人一天比一天少，眨眼就到了周末，星期天上级不会有什么工作安排，没有会议，没有接待检查什么的，郑峰认为这正是能够静下心来干点事儿的好机会，十几年了，内部的大活动不少都是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内酝酿完成的，有些工作方法突破常规，在书本上没有，但是好用，见效果，那才是特色。一早他就出了机关大院。转了大半天，十几个单位，又到几个村了解了一下，他的心里有了些分寸，事实不是传言和想象的那样差，大多数员工是赞成和支持改革的，只不过还有眼前的困难，触及到当事人的利益时，都不那样痛快罢了。这也很正常，都是凡人，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逃得过名利二字呢？很多转岗到一线的员工，其实跟自己的孩子同龄，有些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那些孩子们也不管他叫总经理，而是叫叔叔或伯伯。在各个现场村头，他一边查看着，一边鼓励他们，看着这些没受过磕碰的孩子们，从父母的翅膀底下跑到这生疏之地谋事，又遇阻力，像断了奶般六神无主的样子，心里莫名酸溜溜的。“一定要坚持住”。心底里这句话好像是说给孩子们，也好像是说给自己的。从离机关最远的一个单位出来，已经晌午了。“想着告诉管福利的李总，给每个单位再拨点伙食费，这帮孩子们正长身体，咱们回”。他“嘭”的拽上车门，对司机小杨说。汽车在雪花般飞舞的杨絮间穿行，裸露的土地反射着阳光，田野里麦浪翻滚，一片丰收在握的景象。他寻思着，回去要加大宣传力度，从机关抽调一些人员，深入基层，帮助和鼓励一线人员。车内渐渐响起了鼾声。他梦见赤脚和小伙伴在家乡的稻田陇上飞奔，村边一条小河，环绕广阔的水田，阡陌纵横，戴着斗笠的女人们挑着青青的秧苗，一捆一捆的，刷刷的在空中划一个弧形，被一簇簇飞散到水田里，男人们在那里进行插秧比赛。一行白鹭飞过，正午的阳光照在禾田清澈的水面上，映出蓝天上的悠悠白云，一只红色的蜻蜓在他的头顶盘旋，转眼钻入云天。

车子打了个弯，在机关办公楼前稳稳停下，郑峰并拢双手搓了把脸，下了车，径直向餐厅走去。

转眼到了抄表日，兰子早早起来，高跟鞋已经十几天没见面儿了，她蹬上白色的绝缘鞋，简单洗了脸，装上抄表卡片、笔和一副线手套，骑上摩托车，在院子里还是几个人，出了单位的大门，就都各奔东西了。

每个村子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村电工很忠厚，带着他们在村子里，熟悉各户的情况，告诉抄表收费工作注意的要领，什么谁家电费不好收，谁家哪天没人等等，还给画出最近的抄表路线图。小赵和吕红他们几个遇到的交接人还行，有的虽然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总甩难听的话，但多次解释、协调，渐渐消除了误解，交接手续上比较配合。大李负责那两个村也还过得去。兰子的责任区是离营业所不远的张家庄等村，她本来脾气就倔，不愿沟通，还赶了个背点儿。原来那小电工刚干两年，抄表卡乱七八糟的，有几处根本对不上，对她入村接管十个不愿意。没办法，好话说尽，勉强把交接手续办利落。

到了目的地，兰子锁好车，扛着三米半的木梯子，从村西头开始逐户抄起，戴着安全帽，穿着肥大臃肿的迷彩服，穿街过巷的，不一会儿就蹭了一身土，在村头垃圾堆上还粘了一脚泥。村口一群人看着她，议论着，就像围观稀有动物一样。长这么大从来没这样过，真难为情，太伤自尊了。

怕什么有什么，刚出村口，一辆小汽车嘎的一声停在跟前，“这不是马晓兰吗，早听说电力待遇不错，咋这打扮啦，干嘛呢”？车窗里，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穿着入时的女孩探出头来，话里有话。循声望去，正是当年的高中同学刘梅，曾经同桌，以前本来俩人挺好的，后来共同喜欢上班里的一个男生，马晓兰成长在一个观念很传统的家庭，根本不会给她这个环境，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从此两人也就不那么过心了，不过心是因为她心重了，总不痛快。人心理上的一方面缺失总要从另一方面来补充，这也是平衡的需要。高中毕业后，马晓兰参加了工作，她虽脾气倔，倒也干什么像什么，工作不落趟，里外都要个强，今天这场景遇上，自己立马好象矮了半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真是沮丧到了极点。要是没有改革能这样，尤其是……，一阵油门，小汽车绝尘而去，马晓兰扛着梯子，呆呆地站在空旷的街头，咬着嘴唇，眼里噙满了泪。

扶助小组分成六拨儿，全部下到一线，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入村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兰子心里不乐意，但并没停下手里的活儿，还把一个扶助组的同志也让到了另一个小姐妹那儿，她坚持自力更生，自己抄表。

话说到第三天的时候，已不那么晕高了，上三步、下五步，很快，兰子就抄完了第一排大街的三十余户表。路远无轻载，木梯扛在肩上越来越重，腿脚也发沉了。本来身材就瘦弱的她显得有些吃力，抄表的数量是固定的，别无选择，她在心里默默的数着上梯子的步数，咬牙坚持着。抄过一户又一户，渐渐的，迷彩服又被汗水浸透了。日近中天，下地干活的村民们沿着乡间小路，三三两两回村了，身边不时突突的开过一辆农用车，在一阵飞扬的烟尘中消失在胡同尽头。兰子顾不上遮掩，头发上、脸上、身上被蒙上了一层尘土。小时候在农村没这天儿，看来环境是恶化了。她心里嘀咕着，正了正安全帽，用袖口抹了一把汗，从背包里拿出矿泉水喝了几口，看着剩下的活儿越来越少，倒不免有了几分轻松。很快，她扛着梯子来到了村子最后一排，这是一排老房，相对较矮，房后是一条水渠，隔岸一片绿油油的玉米晃着发亮的绿叶子，午风吹来，沙沙作响。兰子对着表箱立好了梯子，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了上去，她先学老师傅的样子，用手背碰了碰锈蚀的表箱，以防漏电，然后用手去拽表箱门，由于风雨侵蚀，表箱生了锈，像被粘住，她一下没拽开，就加大了力气，使劲一拉，在表箱门被打开的一刹那，一团肉乎乎的东西撞在她脸上，兰子“啊”的大叫一声，一个退步，就摔坐在了地上，靠墙的梯子哗啦啦的倒向一边。

多亏房矮没摔重，兰子心噗通噗通的好像要从嗓子里跳出来，她大张着嘴喘着粗气，看着那只掉在地上折断了尾巴的大壁虎刷刷的几下爬回到房檐上，简直吓破了胆。几乎就在同时，随着几声清脆的喇叭声，四五辆摩托车从胡同里拐了出来。原来第一天抄表，张所长他们不放心，特地前来巡视，看到兰子呆呆坐在地上，穿着绿色迷彩服的老王班长箭步冲上前，一把扶起兰子问道“怎么啦”？看到同志来了，兰子像见到了亲人，委屈地说：“一只大壁虎，差点儿掉脖领里，吓死我了。”周围的同志们哈哈笑了起来，小邢探着脖子打趣道：“嘿，见面礼儿不错嘛，自然生长，绿色产品”。兰子撅着嘴上去一把，抓了个空，小邢往旁边一跳，闪开了。张所长拦住了他们，叮嘱道：“以后多加小心，里面有时还有马蜂窝，上次小赵查表，从里面窜出过一条蛇呢，靠近表箱之前，先用手拍打拍打就行了。不光是表箱问题，包括村里线路，低压设备，接收过来后大家发现很多问题，时刻威胁安全供电，需要下大力气整治。”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背包里拿出矿泉水、面包、榨菜之类的食品，就近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老王班长打开一瓶矿泉水让大家冲冲手，然后把食品一一递给大家。张所长边吃边说：“吃吧，我们已经给其他村那几个小姐妹们送午饭了。这可能没家里吃得舒服，但至少有两样好处，一是节省时间，确保按时完成抄表任务，不影响营业管理；二是把咱们的作风展示出来，用实际行动赢得百姓们的认可，早日争取他们的接纳和支持，这是目前的大问题啊……。兰子听着所长的话，把手放在衣服上背了一下，接过一个面包，咬了一大口，实在是饿了，她觉得今天的面包格外香甜。

当太阳偏西的时候，兰子抄下了最后一块电表的数字，0295。兰子一边记录着，一边默诵着，0-2-9-5，她好像想起了什么，心里不禁一怔：2002年9月5日，女儿的生日！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她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回家了，中途回去一次，只是隔着幼儿园的窗子看了一眼。孩子几次在电话里哭着问她哪一天才能回来，可是自己……，唉，兰子不敢再想了，扛起梯子，压低了安全帽的帽檐，加快了脚步。

紧赶慢赶，又抄了一个小村李屯，总算能回家了。打开门，已经很晚了，卧室里灭着灯，一轮明月透进窗子。女儿已经睡着，小脸上挂着泪花。兰子给孩子盖了一层薄被，摸黑找出一瓶酒精，褪去衬衣，涂在了肩膀上。因为扛了一天梯子，肩膀已经磨破了，一阵钻心的疼痛，她呲牙咧嘴地洗了一把脸，走进书房，打开台灯，把抄表卡摊在桌子上。她要抓紧时间再核对一遍，不能出错，抄表差错率是有考核的。几只蚊子嗡嗡着围着她起哄，她用蒲扇拍打着，仍旧聚精会神地计算着，嘴里还不时默诵出几组数字，有时摸过桌上的水杯咕咚咕咚喝两口，但还是目不转睛地掀动、核对着那一摞抄表卡。墙上的闹钟在嘀嗒声中响过了十二下，接连几个哈欠过后，兰子的眼前有些模糊。她侧着头，揉揉眼睛，想趴在写字台上缓缓神儿，不一会就响起了轻微的鼾声，像夏夜的催眠曲，月亮听见了，也悄悄躲进了云层里。

眼看当月的表就要抄完了，大伙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天后半夜下了一场雨，其实雨也不大，就是风大，雷响，就有停电的，公司大部分人都顶风冒雨的奔赴现场，逐步恢复了供电，向阳营业所正赶在风带上，也有几处断电。天蒙蒙亮，抢修人员才落汤鸡似的赶回来，结果早上还是出事了。

也就七点多，一大群人把营业厅围得水泄不通，有手里提着死鸡的，胸前抱着电视的，有小卡车拉着电冰箱的，有赤脚戴草帽的，也有光着膀子描龙刺凤的。“赔我电视”。“赔我冰箱”。“鸡都死了有人负责吗？”。“我那注塑厂贷了200多万，半截一停电炉就毁了，你们谁主事儿”？柜台上的电话响了：“是向阳营业所吗？我是市客服中心，你们辖区有个张家庄，早上四点多开始，打来几十个投诉电话了，怎么回事儿？”

原来，村里个别段儿线路存在安全隐患，单位上周就让统计，要进行整改，兰子统计完

了，没来得及上报。昨夜风雨中，有一段零线被雷击断，造成部分用户停电，有的烧毁了家用电器。

按照规定，各责任村的供电安全和服务等都要由管片人来负责，有考核的。兰子首当其冲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她再能干也没见过这阵势，双方激烈地辩论起来，几个小姐妹也加入进去，院子里群众越聚越多，气氛一时剑拔弩张。

“郑总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循声望去，郑峰带着张所长跳下车，大步走了过来，他后面的车身上裹满了泥巴。

“大伙儿安静一下”。“早上知道信儿，我们就到村里调查了，确实有烧电器的，但情况不一样，有的户违反规定，在电线边上种树，砸折了线，造成了事故。有的户电器原来就有毛病。我也是从村里摸爬滚打过来的，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得按规定办事，该赔的会给大伙说法儿，这样闹不管用，要是信得过我们，一会选几个代表屋里谈”。

人们半信半疑的撤出了营业厅，又把营业所的办公楼围了起来，艰难的谈判开始了。参与谈判的人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等待谈判的人席地而坐，靠墙而眠。从早上一直到晌午后，才逐渐散去。最后那几个描龙刺凤的离开时，气势汹汹，兰子认识他们，是张家庄那个私企老板只向前的人，有些背景，也算一方势力。回想起改革后这些天自己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兰子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索赔的人都走了，总经理最后一个从会议室出来，一边走，一边向张所长叮嘱着什么。在上车的一瞬间，看了兰子一眼，那目光似乎是无奈，似乎是关怀，又似乎什么都不是。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张所长带着兰子到天皇大酒店赴宴。在车上，兰子问为什么，张所长就把昨天下午，总经理如何再次派人到几个重点用户走访，意见还是不能达成一致。为了避免给公司造成更大负面影响，他如何找到只向前的老对头夏猛，因为只有他才说得只向前。但是总经理原来当所长的时候，夏猛曾想在那个辖区不花钱增容办厂，找过总经理，总经理没有违反原则。这次夏猛说了风凉话，但最后还是答应了总经理圆这个场。兰子听了不再言语，她已深深感觉到，总经理也有他的难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还有一样东西不能用金钱买来，那就是情义。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只要活着，都一样。

宾主落座后，菜没上齐，三杯白酒已经下肚，主客双方少不了一番寒暄，气氛缓和了很多。郑峰依然坚持自己的风格，坐在最靠外的位置上，这让如约而来的人不禁有些受宠若惊，如坐针毡。看差不多了，他示意兰子倒小半杯，至少也要一两半，象征性地敬酒，一饮而尽，表示道歉，这也是她第一次喝酒，见她干了，气氛又好了一些。第四杯干了的时候，只向前有了醉意，他揩一把头上的汗，在脑后的刀疤上停了停，端起酒杯，要单独敬总经理一个，说着一饮而尽，却没有把高脚杯放回原处，而是咬下一块玻璃杯口，咔嚓咔嚓嚼了起来，全桌的人都被他这一举动吓懵了，只有郑峰眼疾手快，一扬手也干了杯，咬下一块杯口就要嚼。

全桌的人一拥而上，抢下了他们的杯子。郑峰又要了两杯酒，“我也要回敬只总，有些时候我们做得不够，还需要各位多支持”。又是一饮而尽。只向前无力再端眼前的酒杯，歪着脑袋，用餐巾纸涂抹着嘴角的血沫，晃悠悠站起来一抱拳：“大，大哥，我服了，你说咋办就咋办”……

兰子不知道那些人都怎么走的，自己怎么回的单位，躺在宿舍的床上，睁眼闭眼都天旋地转的，但她心里清楚，所有的委屈涌了上来，眼泪夺眶而出，她知道，自己是应该用心去触摸这一片土地的时候了。

几场大雾散去，落叶纷飞。几个月的时间里，在每一个黎明和黄昏、每一个午后和夜晚，有那么多的故事在向人们讲述。大李第一天收费，对村民不熟悉，要么不来人、一来一大拨儿，你一句、他一句，越忙越慌张，丢了一张电费收据。大李一着急，研究三天，发明了按姓氏笔画分类法，把一个村儿几百张电费收据按姓氏分堆儿，同一姓氏按第二个字分类，大大提高了收费找票据的速度。小赵第二个月收了一张50元假币，因此，公司为每名营业员配备了一台验钞机。吕红在营业所附近租了几间房子住下，小苗的责任村条件比较差，她就自带一张简易课桌，平常寄存在街头小卖部里，到收电费时，就搬到街口。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她，看惯了日出日落、庄里人的早出晚归。兰子负责的三个村管得最好，她不但为人热情，服务周到，还用自已的钱，为王庄的孤老户张大娘垫付两个月电费，全村人都待她非常亲热。一年下来，大多数营业员抄表户数从400块增长到800-1000块。她们已经能够按图索骥，组装一个完整的低压配电箱了……，虽然每一个故事都有不同的情节，喜怒哀乐，但都脱颖于那一座座炊烟袅袅的村庄里。

冬去春来，五朵金花和她们的姐妹们已经在村里扎下了根，走进第一排街道、抄第一块表，收第一笔电费，第一次参与故障抢修，第一次开车上班，30公里的路程，用了三个小时……。在岁月的无声流逝中，把一串串脚印留在了希望的田野上。

转眼又是一个秋，小赵抄表走在胡同里，前街的李大娘喊道：小赵，渴了进来喝水。“小吕，木梯挺沉的，抄完表别往回扛了，要信得过，扔我院里”。村口李婶喊到。兰子巡视低压线，新买的车陷在了泥潭里，村东的李大爷带头，招呼一帮人连拉带拽，愣是把车给推出来了，“要不是上次你带人赶过来连夜修好变压器，全村那十多户鱼塘全得翻坑，人得有良心啊”。李大爷一边说，一边甩着手上的泥水。……，喜鹊高兴得喳喳叫着。2007年的第一场雪稀稀落落的飘了下来，悄无声息地挂在树梢，落在屋脊，转眼间，天地白茫茫一片，时间像凝固了，世界是这样的安静。

由于工作出色，兰子已经成了骨干，被任命为单位的副职，管着一大堆的事儿。和她一起分下来的不少同志也都当上了营业班长，辛勤的汗水和坚实的脚步凝结了生活的梦想。春节前的这一天，她和公司40多名先进代表，组成慰问团，一同到大西北，那里驻扎着公司一支电力建设突击队。

经过四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施工现场，一下车，慰问团的同志们和参建队员紧紧的拥抱着在一起。夜幕降下，临建棚中，摆起了丰盛的晚宴，全体参建队员围坐一团，郑峰端起酒碗动情的说：“同志们，你们不远万里，来到这环境恶劣的地方施工，打出了公司的威风，春节也不能回家，你们辛苦了。这几年我们搞改革，搞创新，大家受了不少苦，但都过来了，结果是甜的。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心往一块想，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干杯！”篝火熊熊燃起。

酒酣人散，盏盏如豆的灯光次第遁入夜幕，夜深了。总经理靠在窗边的一张床上，抬眼窗外，这真是个月朗星稀的好天气，星星离自己很近，难道是这儿海拔高吗？那星星锃亮锃亮的，眨巴着眼睛，朦胧中，这景象，好像在哪见过。

他躺在同样一个帆布窝棚里，窝棚就搭在两座青山的谷底，那是1968年京源铁路涞源北第三十八工段，那一年不过十五岁，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儿，他怀揣干粮，跟着村里的叔叔大爷，周围三里村、五里店的老少爷们，推着小车，步行三百多里路，到了这山水相连之地。敲山运石，开隧道，架高桥，手上的血泡破了三次才变老茧。晚上遥望满天星斗，就想家了，在那一刻，他才明白，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一颗少年的心，漂泊他乡，接受生活的洗

礼，阅尽冷暖，一切都得靠自己了。有个戴眼镜的工程师在工地上帮着看图纸，三十好几了还没成家，常常给他带来一些书看。因为一副书生气，总成为他们这群半大小子恶作剧的受害者。不是把眼镜给藏起来，就是在被子里偷放一块石头，但一次事件，彻底改变了他对眼镜的认识。

那年下大雨，拒马河里涨水，他学着队长的样子，拽着眼镜，揣了几个开山炮就跑到了河边，三声巨响过后，白花花的“石趴子”飘了一层，晚上有鱼吃啦！湍急的水拖着鱼往下漂，他提着拦网就要蹿出掩体，被眼镜一把按在身下，几乎就在同时，最后一声巨响带着水柱和石块轰然而至，一块鸡蛋大的石头擦过，眼镜头上血流如注！他瞬间惊呆了。

后来再提这事，眼镜总是神秘地说：“好事儿变坏事，坏事儿会变好事，缘分啊”。这句话让他琢磨好长一阵子也没想明白。但他们从此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斗转星移，那些人不知现在过得如何？三年八个月之后，他成为县篮球队的中锋，又进了水电施工队，拜师学艺，又出了施工队，又回来，回来又走了，走了又回来……。一切恍若隔世，眨眼就都走远了。多年以后，他才感悟到，人和人都走在路上，走着走着，遇到一起，嘴上说得来，心思合得来，就是缘分。走着走着，有一天，没了默契，又走开了，缘分也就尽了，各奔东西，什么都不存在。从自己在单位主点事儿开始，沾亲带故的常找上门来，托关系，要差事。可这个口不能开，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爹总这样说。那年月，他总拿毛主席的人格做榜样，自己现在也相信，也该带好下一辈的孩子们，自己行为不端，怎么去管别人？远亲近邻的有时并不能理解，人啊，总有不能称心如意的时候。爹一辈子耿直，过得不容易，没赶上几天好日子。娘也老了，还一个人在村里住着，不知现在睡没睡，屋里冷不冷……。想到这儿，心里一热，眼前一片模糊，星星又变得那样遥远了，他把被子拽起来盖到脸上，闭上了眼睛。

篝火渐渐暗下去，山间一片寂静，夜风吹过，好像牵动时光的手臂，轻抚着遥远的农庄连同一个七彩的梦。

（责编：杨振关）

正午的旗杆

于怀岸

十一岁的小喜子是个野孩子。猫庄的小孩都野，但小喜子格外野得与众不同，他从不去寨上跟其他的小孩们扎堆捣鸟窝，捕雉鸡什么的，而是独来独去，不是去河对岸的二龙山，就是去几里远的镇上玩耍，看耍猴的、卖艺的、唱戏的、玩花棍的，白天很少归家，常常要等天色黑尽才回来。其实，对小喜子来说，也无所谓家不家的，他的家不在寨子里，在河底，是一条方头乌篷船。

小喜子的爹娘是摆渡人，在那支溪渡口摆拉拉渡。

那支溪是酉水的支流。一头连着二龙山那边无数的小寨子，一头通往七八里远的白沙镇。渡口是山民们赶场交易的必经之处，由各个寨子捐钱凑粮设立的，从小喜子爷爷就开始在这里摆渡。

爹娘说等他长大了还得摆。

小喜子其实早就能摆了，把木夹子套住粗铁索一把一把拉就行了，平时不多的两三个渡客过河，他也乐意抢着把他们渡到对岸去。人多了，他就拉不动船。单桨的小木船他也能划，不会只在水上打转转，但小喜子更乐意到处去玩。也许，河底里太孤单，要不逢场，有时一整天见不到一个人影。白沙镇要五天才赶一场的。

爹娘也懒得管他，除了摆渡，没人过渡时他们还得撒网捕鱼，补贴家用。再说山里的孩子没钱进学堂的哪一个不是野大的，只要不打架不惹事，倒还省心一些。那支溪渡口在峡谷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到溪河两边的寨子必得上近千级台阶，呆在河底，只见一线天，那不得把孩子憋屈死。夏天还凉爽，可以泡在水里，冬天冰冷的河风把老年人比老母猪皮还厚的打皱的脸皮吹得开裂，吹成血口子。

没爹娘管的小喜子更野了。

这几天，小喜子天天都往镇上跑。

之前一年里，小喜子更愿意去二龙山。虽然二龙山比白沙镇远得远，来回一趟差不多要花大半天。而且二龙山也不是集镇，没有耍猴的唱戏的，周边甚至连一个村寨也没有，只是一座沟深林密的大山。山上有座破败不堪的寺庙。小喜子天天都去那座庙里玩。他有个大胡子朋友住在庙里。小喜子每次去那里，都是跟这个朋友玩。大胡子是小喜子摆渡时认识的。曾有一段时间，大胡子天天夜里来那支溪过渡，不是从河那边到河这边来就是从河这边回河那边去。时间总在有月光的后半夜，有时是他一个人，有时又是三五个人。这个大胡子朋友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每次过渡时都用一根芭茅草根捣睡在渡口一个罅岩下最外面的小喜子的耳朵或鼻孔，弄得他酥酥麻麻地醒来。他一睁开眼，大胡子就翘起一根指头搭在嘴皮上，对着他的耳根轻轻地嘘一声，好像不愿意惊醒劳累了一天正在酣睡的爹娘。

要是在对岸，大胡子也不大喊大叫，而是用树叶包着一块小石子丢过来，砸在他头顶的石壁上，然后石子落在他身上，不轻不重，刚好弄醒他。

大胡子孩子似的小动作，以及他的善解人意，让小喜子感到特别亲切。

第一次过渡，大胡子上岸时随手往船仓丢了一块光洋。小喜子不要，又把它丢上岸了。过渡的钱粮一季一结算，平时都不收钱。

第二次，大胡子又哐当地丢了一块光洋，小喜子又哐当地抛上了岸。

第三次，大胡子不再丢钱，上岸后说了一句：小家伙，有空到二龙山庙里来玩。

小喜子真的去了二龙山，在山腰上找到了一座庙。庙已经破朽不堪，砖墙坍塌，木柱歪斜，殿内蛛网密织，菩萨罗汉东倒西歪，屋顶上瓦片稀稀松松，到处透亮，能看到倒垂下来的一丛丛青叶，殿后青石板铺的院子里也长了一丈来高的蒿草。庙里早就没了香火，也不像还住有和尚。

小喜子在一间贴有“禅房”字样的屋子里找到了大胡子。

大胡子热情地招待了他，杀鸡宰羊，搞得很隆重的样子。大胡子还灌了他小半碗陈年竹叶青。这是小喜子第一次喝酒，喝得面赤耳热，头轻脚重，回来的路上酒劲发作，在一片树林里睡了两个多时辰，下到渡口时上弦月已升起老高，爹娘早就呼呼入睡了。

小喜子往二龙山跑是喜欢看大胡子他们习武弄枪。有时候，大胡子也教他几招几式。大胡子他们一共有五六个后生住在破庙里，天天喝酒吃肉，习武弄枪。所谓的枪，都是红樱枪，猫庄人把它叫梭标或者杆子儿，当然也有火铳，长的短的都有，还有刀，马刀，柳叶刀，鬼头刀。只有大胡子一个人怀里揣有一把锃亮的铁匣子。午睡时也不离身。大胡子说这枪叫毛瑟枪，德国造，八连响。说完，啪的一声巨响，枪口上闪出一缕火光，冒起一团青烟，墙角根一只刚蹿出身来的老鼠吱地一声不动了。小喜子细瞧，那只老鼠已经不是老鼠了，成了一摊渗血的泥浆。

小喜子对这支神奇锃亮的毛瑟枪充满了好奇，每次来二龙山都是冲着它来的，但大胡子从来不给他玩，摸也不准他摸。不光他没摸到过，跟大胡子一个禅房住的那几个花和尚也没人摸过。

小喜子把大胡子他们叫花和尚。猫庄人把喝酒吃肉不守戒律的出家人都叫花和尚，水浒戏文里不是有一个倒拔垂杨柳的花和尚鲁智深吗？大胡子他们住庙里，喝酒吃肉，舞刀弄枪，从不敲木鱼儿念经，小喜子认定了他们是花和尚。喊他花和尚，大胡子也不生气，哈哈大笑，笑得两颊茂密的胡子像风吹的芭茅草一样乱动。

大胡子笑着说，小杂种，你怎么看老子像和尚？

小喜子说，住庙里的不是和尚吗？

大胡子笑得更厉害，小杂种，给你讲，老子不是和尚，是土匪。

小喜子摇头，认真地对大胡子说，不像。你诓我的。土匪没你这么面善的。

大胡子人长得俊朗，长身挺拔，气度不凡，是大门板上贴的关云长那样的美髯公。因了那脸茂密的胡子，小喜子估摸不准他的年纪，但他哪时都红光满面，哈哈大笑时双眼眯成一条长缝，确实眉慈目善，就是捆在树上吊起打，小喜子也不相信大胡子是土匪。小喜子见过土匪，不止一次地见过，那支溪两岸的土匪穿梭似地来来往往，都得必经渡口，一个个青面獠牙，凶煞恶神，动不动就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或者往背上腰上来一枪托，小喜子没少被他们欺负过，爹娘也没少挨过枪托砸。小喜子还记得，去年十月的一天，一伙土匪去抢劫白沙镇，当时爹娘去猫庄有事，就他一个人守渡口，他在河坎上拉屎，土匪们在对岸大喊大叫，过去得慢了些，一到对岸，土匪头子就劈手甩了他一耳巴，五个血印子好几天没褪去。他们人多，有十来个，塞了满满一仓，小喜子拉不动，到河心时他已经累得像头拉插尖犁的小牛犊，直想跳枷。土匪头子嫌慢，一马刀背砍在他的背上，砍得他一个趔趄栽倒下去。第二天，小喜子就听过渡客说，昨晚那伙土匪抢了白沙镇，和镇上的民团干了一仗，打死打伤无数人，放火烧了半条街。听过渡客说，他们还把镇上陈老太爷绑在陈家祠堂前的旗杆上一刀砍成了两截。

过渡客议论纷纷，说土匪们也真敢下手，老太爷的儿子哪天回来还不全部把他们咔嚓掉。他们笑嘻嘻地做着抹脖子的手势。小喜子知道陈老太爷不仅是白沙镇人丁最多势力最大的陈姓老太爷，也是整个白沙镇的老太爷。不仅家大业大，重要的是，他儿子陈白云在外做军官，能指挥千军万马，就连镇上的老举人黄包臣也惧他三分，处处巴结着他。

想到挨的那一刀背，小喜子的后背凉了整整半月，脸上瘀血褪尽，后背还是冰凉冰凉的。

土匪们个个杀人不眨眼，哪会像大胡子那样用芭茅草根痒痒他，丢包了树叶的小石子弄醒他？

小喜子对大胡子说，你怎么会是土匪？

大胡子突然恶狠狠地说，小杂种，信不信由你！

直到几天前，大胡子和那几个花和尚的人头挂上了白沙镇陈家祠堂前的那根旗杆上，小喜子才确信大胡子没骗他，他真的是一个土匪！

小喜子天天往白沙镇跑，是去陈家祠堂前看杀人。

每天午时三刻，三声炮响，就有几颗人头落地，然后挂上新栽起来的旗杆上。陈家祠堂前已树起一排旗杆，挂上几十颗人头了。新挂起的人头表情丰富，或怒目而视或面容悲戚，颈项上刷刷地往下滴血水，隔夜的人头已经恶臭难闻，篷满一簇簇绿头苍蝇，黑黢黢的，像一桶桶马蜂窝。小喜子感到奇怪，已经九月了，早上起来一地白霜，怎么还有那么多绿头苍蝇？

虽是第一次看杀人，小喜子并不害怕，甚至在刽子手手起刀落时全身不由地升腾起一股莫名的兴奋。

因为被梟首示众的都是土匪。都该杀。

人人都说不杀倒是祸害。

前来剿匪的是一支部队，大概有一百多号人，个个穿着挺括的黄色粗布军装，戴着硬壳帽，小喜子听人说那是一个连队。带队的人是陈老太爷的儿子陈白云。镇上老私塾先生逢人便说一看陈白云那身黄呢军装，腰佩短剑就知道他混成将军了，小喜子也看到那位在陈白云面前动不动就啪的一个立正的龙连长，除屁股上悬吊着一个牛皮盒子装起的跟大胡子那支毛瑟枪一样长短的手枪，穿戴跟士兵们并无二致，也是粗布军衣。可见陈白云官是不小。

谁都知道，陈白云说是剿匪，实际上是给他老子报仇来的。

一百多号人驻扎在陈家大院和祠堂，三天里悄无声息。第四天上午，更夫陈瘸子一条街一条街地敲起了大锣，通知人们午时前去陈家祠堂集合，说陈老太爷儿子陈白云已经查清去年十月洗劫白沙镇的匪徒和内应，并已缉拿了一部分匪徒，午时三刻开刀问斩。

原来那些士兵并没歇着，每晚都在缉匪。

第一批被问斩的是白沙镇的前清举人黄包臣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年前那次血洗白沙镇就是他们父子一手策划的，在土匪头子们的指证下，黄包臣父子不得不承认霸占白沙镇、打击陈姓势力、吞噬陈家产业，邀请各路土匪血洗白沙镇，杀死陈老太爷的罪行。承认完，黄包臣仰天长笑，对陈白云说，人家都传言你死在战场上了，没想到你混成了将军，不是老夫失算，是老天在绝我黄家！

听人说，那天绑在砍死陈老太爷那根旗杆上的黄包臣被陈姓家族每人一刀刀刮了，相当于满人的凌迟处死。更令人叫绝的是，黄包臣被陈姓家族一两百号人刮得只剩一副骨架，他还在叫骂不绝，诅咒老天爷没在战场上收去陈老太爷的儿子，埋怨土匪头子们不讲道义，把他供了出来；大喊没了皇帝，世道乱了，人心不古，最后敲大锣的陈瘸子一手把他的舌头连

同肺叶扯了出来，他才闭嘴。

小喜子错过了这最精彩的一幕。他在那天下午才得到消息，赶到白沙镇时黄氏父子人头已挂在旗杆上晃荡。只见旗杆上串葫芦似的吊着黄家三颗头颅，滴下来的血水早被尘土吸干，呈一块块紫黑色的酱板。黄家父子是整个白沙镇唯独一家留辫子的，三颗人头就用他们脑壳上三根粗辫子绞起来吊在旗杆上，倒也省了一截麻索。黄家父子的辫子和陈家祠堂前的这根旗杆，在整个白沙镇是最出名的两样东西，小喜子就会念那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文举人头上的辫子，武秀才祠堂的旗杆，一个剪了又蓄，一个倒了重栽。武秀才指的就是陈白云，他曾考上过满人的武秀才。反正那年，陈白云组织武装，招兵买马，在陈家祠堂前栽了一根旗杆，上悬“驱逐鞑虏”什么的旗帜，据说被黄包臣秘密告发，入了大狱，反正后，陈白云一回白沙镇，第一件事栽旗杆，栽完旗杆就带人去剪黄包臣一家的长辫子。陈白云带队伍一走，黄包臣又蓄起了辫子，天天架着鸟笼子拖着长辫子招摇过市。

陈黄两家一文一武，天生一对老冤家。

杀了黄氏父子，陈白云当众宣布，他和他的部队必定剿尽洗劫过白沙镇的土匪，给死难者报仇，当中包括那些曾经资匪通匪者，若不主动投案，一并严惩不贷。

第二天，小喜子早早地赶到陈家祠堂，正好赶上看到那个砍他一马刀背的那个土匪头子也被捉来了，和他的那些弟兄们一索子串在一起，验明正身时小喜子才晓得他就是羊峰山的田大牙。三声炮响，田大牙人头落地，一股黑血飏出刑台老远，呈一片扇面状溅到土坪的尘土上，头也滚出老远，落到台下他自己的血泊里。田大牙是远近闻名的老土匪，生性残暴，心狠手辣，小喜子还记得他五六岁时晚上不肯睡觉，爷爷动不动就拿田大牙来吓唬他。但田大牙死得很孬种，捉上台时已面无血色，全身筛糠，脑壳勾进裤裆里，没喊出一句话就被刽子手一刀剃飞了脑壳。让看热闹的白沙镇人好不失望。把他的头挂上旗杆后，刽子手抓起他的半截尸身提起来，使劲吆喝了一嗓子，田大牙赖屎赖尿了！

围观的几百人哄堂大笑。

小喜子也觉得杀田大牙只是解恨，一点都不好看。他喜欢看那些不怕死的人被砍脑壳，刀架在脖子上还笑呵呵的，喊一嗓子，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威风得不像掉脑壳，像跟人打赌斗酒，那多劲啊！

田大牙和他的十多个弟兄没一个是条好汉，死得都窝囊，跟传说的杀人不眨眼大相径庭，一上刑台，个个蔫了，呼天抢地，哭爹叫娘，像裤裆里没装卵子的娘们似的。敢情，杀别人容易英雄好汉，临到自己被杀，就不好玩了，就成孙子了。相反，小喜子心里很是钦佩黄包臣，很难想象，长了一副五短肥猪身，鹞鹰眼，蒜头鼻，一向阴阳怪气，欺软怕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让全镇人厌恶得背后骂他一肚子书读到屁眼里去了的黄包臣，全身只剩一副骨架还能叫骂不绝，他活得不像一个举人，死得倒像一个真正土匪。

小喜子很遗憾错过了那场有味的好戏，只能期待下一场出来第二个黄包臣。

第二天，小喜子早早地来陈家祠堂前，土坪里一个人也没有。他看到旗杆上田大牙的脑壳肿起老高，像个圆桶，更像颗大冬瓜，已经面目模糊，他捣出弹弓射去，嘭地一声，田大牙的人头炸开，吓了小喜子一大跳。这才知道那些人头个个都不是肿的，而是篷满了苍蝇。

这天午时三刻，砍的是老司岩的几个土匪。其中一个还是半大的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瘦瘦弱弱，文文静静，比小喜子高不了多少，一被拉上刑台，哇地一声哭开了，我不是土匪，

别杀我。我那天就是跟着大哥二哥他们过河来玩的，我没杀人呀！求求你们，别杀我……

话没说完，被刽子手一刀把脑壳砍飞下了台。

小喜子看到他脑壳落地一阵后，嘴巴还在说话，一张一合的，发出最后的几个音节：别——杀——我！

这让小喜子觉得非常有趣。

小喜子一看就看上瘾了，一天不拉早早跑来陈家祠堂。

士兵们每晚都出去捉人，赶在第二天午时三刻开刀问斩。一斩就斩了十多天，祠堂前树起了十多根旗杆，每杆上面最少也有两颗人头在晃荡。未进镇子，就能闻到微风中传来的一股股尸体腐烂的熏人的恶臭。镇上老人们开始联名建议陈白云把旗杆上的人头及时处理，拿去掩埋，或者允许其家人亲属收尸安葬，恶臭已经熏得全镇人吃不下饭，街上饭馆小食店家家关门打烊，无一宗生意。镇上很多小孩一直恶心呕吐不止，肚子里的蛔虫一条条从鼻孔里爬出来。镇上已经开始有人搬出去，住城里或乡下去了。再下去，等把土匪杀完，一座大镇也剩不下多少人了，跑完了。

老人们在陈家大院碰了一鼻子灰，陈白云把一只明窑细花茶碗摞在地上，说我和士兵就住祠堂，每天照样吃饭睡觉，白沙镇人就有那么娇贵吗？不多示众些日子，能威慑乡民，能绝匪患吗？你们这些前清遗老就是鼠目寸光，患得患失！

杀人照常进行，人头也照样挂上旗杆，但观看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少了。几天下来，炮声响后，只有一些胆大的小孩跑来，在远远的街口或地势稍高的土坎上观望。大人们没来一个。再又过了几天，小孩们也不见人影了。偌大的土坪上，除了小喜子，炮响之后，准时报到的是一群野狗。它们是来舔食新鲜的热腾腾的人血的。那些瘦狗都肿胀了许多，黑毛白毛黄毛一律油光光地发亮，眼珠子却绿莹莹的，白天也散射出只有夜晚才能见得到的吓人的绿光，一看就知道它们没少吃人血人肉。

小喜子不怕臭。他怕的是那些土匪们死得不精彩，看上去不好玩。

小喜子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天来陈家祠堂前了。土坪上树起的密密旗杆，到底有多少根，到底挂了多少颗人头，他也懒得去数。周围的空气更加恶臭难闻了。最初那几天挂上去的人头已经腐烂，啪啪地往下掉蛆虫，引来一群群公鸡母鸡拖儿带崽前来啄食，咯咯咯地叫唤不停，巨大的炮声都哄不走。炮声一响，绷紧肌肉等待冲刺上前的野狗们个个浑身一个激灵，毛发贲张抖动，鸡们却若无其事，翅膀也不扑楞一下。

小喜子就是这天看到大胡子和那几个花和尚被推上了刑台。最初，从祠堂里押出来时，小喜子并没有认出来最前面那个五花大绑的汉子就是大胡子。大胡子两颊茂密的美髯刮掉了，脸上光溜溜的，成了一个白面书生。

是大胡子先喊他的。

小喜子看到的是一个白面长身的青年汉子被两个士兵提上刑台。士兵命令他跪下，那人不跪，两个士兵一人一脚踢在他膝弯上，那人这才跪下去。小喜子心里激动了一下，凭感觉，那人应该是条好汉！但接下来，小喜子又有些失望了，士兵命令他抬起头来，那人就乖乖抬起了头，很听话的样子。

小喜子看到那人抬起头后双眼亮了一下，听到他叫了一声，呃——！

小喜子不知道他是叫自己，没理他。

那人又大声喊，小杂种，老子没骗你吧，现在晓得老子是一个土匪了吧！

小喜子这才认出他是大胡子！大胡子的声音虽然很大，很豪气似的，小喜子还是听出了他的声音是颤抖的，明显底气不足，更不是气冲斗牛视死如归的那样。大胡子还对着他笑了笑，不是每次他去二龙山见他时那种呵呵大笑，笑得很勉强，脸上两坨肉是往上挤的，比哭还难看！小喜子猛然一下明白了，大胡子为什么要把他那丛漂亮的胡须刮掉，他是在改头换面，想躲过陈白云士兵们的追捕。

说到底，大胡子也是一个怕死鬼！小喜子知道，今天也不会出现他期待的像黄包臣那样壮烈的场面了。

台上的士兵把大胡子的脑壳又按下去，说，你喊什么喊？

大胡子委屈地说，死都要死了，找个人说说话不行吗？满人时也兴临终托付，找个人收尸，现在不是民国了吗？

这时，一身笔挺军装的陈白云从祠堂里出来。这是小喜子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陈白云。陈白云虽已年届五旬，大檐帽下两只鬓角已呈灰白，但他身材魁梧，腰板还是笔直笔直，特别是他毫无表情的国字脸，像块铁板，镇定、冰冷，双眼鹰隼一样锐利。这才是戏文和老书上说的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英雄！之前，小喜子一直认为美髯公大胡子是条好汉，他会功夫，会玩枪，人也随和可亲，但跟眼前铁面无情的陈白云比起来，土匪就是土匪，军人还是军人。

军人煞气重些。

陈白云来到刑台前，指着小喜子问大胡子，你认得他？

大胡子说，他是那支溪渡口摆渡人的儿子，过渡客哪个不认得他。

陈白云又指着大胡子问小喜子，你也认他？

小喜子无由来的一阵紧张，颤声说，他是二龙山庙里的花和尚，我去那里玩过几回。

陈白云轻声哦了一下，说，很好，很好。你天天都来这里看杀人是吗，够有种的！

陈白云的每句话都像日头出来前的白霜一样，冷，而且硬碴碴的。说完，既不理小喜子，也不看大胡子，树起戴了白手套的两个手指头，冲不远处的炮手做了点炮的姿势。

三响炮声未落，小喜子看到跪着的大胡子扑通一下往前栽倒，怕冷似地缩成一团。刽子手左手从后颈一把将他提溜起来，右手手起刀落，噗嗤一声钝响，大胡子的人头顺势滚下了刑台。

一个士兵赶紧跑过来，一边驱赶一支支箭头一样射来的抢食的野狗，一边捡起大胡子人头去旗杆上挂。小喜子看到提在那个士兵手里的大胡子的嘴还张得圆圆的，两只眼睛也还有光泽。士兵走到新栽起的旗杆下，大胡子的两只眼睛还转动了一下，对着他睨来，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似的。

大胡子死后，小喜子已有三天没去白沙镇陈家祠堂了。不是看腻了，而是觉得看起来没劲。

小喜子一直在想，大胡子最后想对他说什么？是让他给他收尸吗？还是要告诉他别的什么秘密？若是交待收尸，大胡子就未必小瞧了他，朋友一场，小喜子是个讲义气的人，就是不说，他也会给他办的。只是得等陈白云带兵走后，他可不敢落个通匪的罪名。据说陈白云呆不了几天了，他的大部队在外面已经跟人打起来了。

大胡子呀大胡子，你死得窝囊了一点。

小喜子也想不透，陈白云的士兵每晚都要出去拿人，却怎么一次也没从那支溪过渡？拿别的地方的土匪当然不必要走那支溪，可拿羊峰山的田大牙，二龙山的彭大胡子他们也没走呀。要不然他就不会错过第一天最壮观的杀人场面了。小喜子问过爹娘，他们也说半夜里从没过过兵，看来他们是走上游浅水涉河而过的，或者是从白沙镇下面的老码头直接过渡的。

这天上午，太阳快要照到河底的时候，小喜子还在睡觉，可能夜里受了风寒，感觉身上发冷发热，很不舒服，早饭也没吃，裹紧破棉絮缩在罩岩下不愿意起来，迷糊中听到对岸岩坎下父母和陌生人的对话声。

你儿子呢？

在上面睡觉。是爹的声音。

把他叫下来。

哎哟哟，兵爷，他一个小孩子你们找他做什么？

少废话，老子让你去就去。

小喜子打个哈欠，伸出壳脑往河底下看。看到是陈白云手下的龙连长带着四五个兵在下面盘问爹娘。

看见小喜子伸出脑壳，一个兵摘下肩上的长枪，咔嚓一声拉枪栓上膛，枪口指着罩岩喊，连长，他在上面。

龙连长驳壳枪一挥，把他带下来。

娘一把抱住龙连长的胳膊，拉开哭腔喊，长官，他犯啥事了，他那么小一个娃子，能犯啥事呀？

爹也一头跪在岩石上说，长官，你们抓一个娃娃做啥呀？

龙连长一把推开娘，险些把娘推下河去，你儿子通匪，昨晚二龙山匪首彭大胡子的首级就是你儿子偷走给他安葬的，我们司令还查明，去年十月血洗白沙镇那天，羊峰山二龙山的土匪都是他渡过来。

小喜子被两个士兵架着飞快地往白沙镇赶去。一路上，小喜子的脑壳里晕晕乎乎，一坨浆糊，身上更加一冷一热，给没给大胡子收尸，他自己也不记得了。甚至这几天他都做些什么，去了哪里，也迷迷糊糊的。

到了陈家祠堂，小喜子看到刑台前站满了黑压压的一群人，一身戎装的陈白云正在台上发表演讲，下面白沙镇男女老少人人捂着鼻子，表情古怪地看着他不时挥舞一下有力的手臂。小喜子被那两个士兵架着，站在台后，陈白云铿锵的声音灌满了他的耳朵，嗡嗡的震得双耳发麻。他只听清陈白云说这是最后一次处决，还有什么部队要带上前线，什么为民主献身为

国家尽忠，小喜子听得不太明白，但还意识他要被拉上刑台斩首示众，脑门一麻，立即就喘出了豆大的热汗冷汗。

陈白云讲完话，白沙镇人放下捂紧鼻子的手，两个巴掌凑在一起使劲地鼓掌。掌声响了一阵，陈白云挥了一下手，制止了热烈的掌声。然后，他快步走下刑台，给架小喜子的两个士兵作了一个拉上台的手势，小喜子就被拉上了刑台。

肚上缠着红腰带，臂粗奶肥的刽子手单手抱着鬼头大刀蹬蹬地走上台来，每一步都地动山摇，小喜子感到后背刮起一阵阵冷风，凉飕飕的，一直凉到头皮顶上。连根根头发都冷得竖起来。头顶上的太阳明晃晃的直射下来，正是一天中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小喜子一点也感觉不到热，早上一地白霜时还感觉到一阵冷一阵热的，现在怎么就只剩下了冷！从头皮一直冷到脚心，飕飕的，整个身子都成了一个寒风洞！

小喜子看到台下的人又重新捂住了鼻子，但他们的脸一律夸张地扭曲着，一张张嘴也歪斜着，张得很大，他们是嫌这里太臭吗？他们是惊讶自己小小娃娃一个就要被砍头吗？他们是愤怒陈白云审也不审就砍一个小孩子的头吗？他们相信小喜子通匪吗？大胡子的人头和尸身是小喜子偷去安葬的吗？那么高的那么细的旗杆小喜子能爬上去吗？大胡子的尸身小喜子拖得动吗？田大牙要过渡我阻拦得住吗？我不也挨了他一刀背吗？他们一个个睁大牛卵子样的双眼巴巴地望着刑台，是不是也像小喜子那样想看一场好戏，看到一个英雄好汉临死不屈叫骂不绝气冲斗牛视死如归，像戏里的关云长书上的岳武穆、像白沙镇的黄包臣，不想看到小喜子也是田大牙彭大胡子那种没劲的孬种熊货软毬！小喜子往上挺了挺身子，反正死定了，刀架到脖子上了，老子不做孬种不做熊货不做软毬做个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大丈夫伟男儿！

小喜子的身子伸不起来，双肩被两个士兵用力按压着，他挣扎了几下，丝毫动弹不了，只能使劲地吸一口气，张大嘴巴想喊一句：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可转念一想，不对呀，我今年才十一岁，再等十八年太长了，应该喊老子十一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吧……

这时小喜子听到开斩的三声隆隆的炮声，炮声像在耳边炸响的，又似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小喜子还看到两个士兵抬着一根剥得溜光的杉木旗杆往这边走来，陡然感到脖子上一阵冰凉，一阵灼热，一阵酥麻，一阵锐痛，积蓄在胸口的那股子气一下泄了出去，想到自己的脑壳马上就要挂上旗杆，它也会像黄包臣田大牙彭大胡子的脑壳一样肿成一桶马蜂窝，发出让全白沙镇人捂紧鼻子的恶臭，还会刷刷地往下掉蛆虫。小喜子感到一阵恶心，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责编：杨振关）

侃球

刘向阳

自打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开赛起，小区晨练队队长、中学退休的体育教师老牛头就犯了牛脾气。十二分严肃地在家宣布了一条铁的纪律：在世界杯开赛这一个月内，家里的电视不许收看体育频道，而且在电视的其他节目中遇到有关世界杯赛的报导，要立刻转台，宁可看最没有意思的电视广告，也不许看一眼世界杯赛。

老牛头的纪律得到了彻底地贯彻执行，别说平时不看世界杯赛，就连开幕式的盛况直播都没看一眼。其实，家里一共只有他和老伴儿俩人，老伴儿平时就因为老牛头整天盯着体育频道，影响了自己看电视连续剧而愤愤不平。如今，可以尽情尽兴地看自己爱看的电视连续剧了，老伴儿偷着乐还来不及，咋能不乐意执行老牛头那“铁的纪律”呢！不过老伴儿也时不时地纳闷，这老头子酷爱体育一辈子，咋就忽然对人们好几年才盼来一届的，被称为“世界体育盛宴”的世界杯失去了往日那如醉如痴的兴趣呢？姑且不管他犯了哪根神经，老伴儿还是自得其乐地看她喜欢的电视连续剧。

终于有一天，老牛头的“铁的纪律”被彻底打破了。那天是老牛头的六十六岁生日。为了给老牛头祝寿，近在北京的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女，远在上海的儿子、儿媳领着孙子都回来了。孩子们有如此孝心，老牛头自然高兴，吩咐老伴儿多做几个拿手菜，还将收藏了二十年一直没舍得喝的茅台也拿了出来。吃饭的人比往日增加了好几倍，家宴自然从厨房移到了大客厅。全家人团团围坐一起，寿星老牛头正美滋滋地等着听孩子们的祝寿词，儿子却起身打开了电视，说要边吃边看德国同阿根廷关键的一场球赛。儿子的举动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热烈赞同（当然不包括老牛头和老伴儿），都情绪高涨地将脸扭向了电视屏幕。恰在此时，德国前锋穆勒一个头球打进了阿根廷的球门。顿时，屋里的欢呼声同电视中的疯狂呐喊混合到一起，让老牛头感觉有些震耳欲聋。时隔不长，又叫洛克泽的德国球员一脚轻松射门，为德国赢得了第二粒进球。看着阿根廷主教练马拉多纳沮丧的情绪，支持阿根廷的老牛头女儿对为德国胜利欢呼的弟弟大为不满，说：“德国是个老得快零碎的破战车，举世公认的足球强队阿根廷一定会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老牛头的女婿和外孙女立刻表态支持。可老牛头的儿子却坚持说：“德国已经胜券在握，本次世界杯的冠军非德国莫属。”老牛头的儿媳和孙子也毫不含糊地给予肯定。为此，两派形成了强烈的对立，争论愈趋激烈，近乎达到面红耳赤的程度。

早已忍无可忍的老牛头对坐在身边的老伴儿说：“把电视关了！”看孩子们都在兴头上，老伴儿便迟疑地说：“让孩子们看一会吧。”老牛头将酒杯往桌子上猛的一蹶，顺手抄起遥控器，电视机应声关闭。老牛头的突然举动让孩子们猝不及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孙子和外孙女嚷着要继续看比赛。

老牛头将早已阴沉的脸拉得老长：“看什么看！谁输谁赢关你们屁事！”儿子不同意了：“足球是属于世界的。”“可足球却不属于中国。”老牛头赌气地说：“参加世界杯赛的三十二个球队中有中国队吗？都说全世界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可你们看看那球场上有一个中国人的影子吗？”“那是中国足球太不争气了！”女儿说。“所以，作为中国人非但不觉得丢脸，还跟着人家欢呼跳跃，寒碜不寒碜！”老牛头更加义愤填膺。“这有什么呀？我们单位的年轻人哪个不看世界杯，有的后半夜还爬起来看呢！当前时髦称谓是 A fan race（球迷一族），Joyful soccer（快乐足球）！”儿子解释。“少跟我老头子整那个哩格浪！也就你们这

些混小子跟着起哄吧。你也没留心看看全国人有多少像你们那样稀里糊涂地瞎得瑟？”老牛头不屑一顾。“您老那是偏见。您没看看电视上多少个频道在直播或转播？各大报纸和各大网站都开辟了专栏！”儿子企图开导老子。“哼！一孔之见，你也没拿2008年奥运会的收视率同这次世界杯比较吧？那可是举国瞩目，城乡欢腾呀！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在看咱五星红旗五十一一次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高高升起！”老牛头说到这一脸的自豪。“我不反对您老的说法，您当过体育老师的会知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理儿吧？大多数人都是在看热闹。”儿子继续开导老子。“屁话！”老牛头拍案而起：“那是爱国之心的表达！是为中华振兴感到骄傲！我承认就连我这个搞了一辈子体育的人，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体育项目都了解，可我知道体育的崛起和强大是与国家的昌盛和体育工作者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为中国体育夺冠和中国夺冠健儿欢呼，那可是全国人民发自肺腑的心声！”

老牛头猛干了一杯酒，继续慷慨激昂：“再看看现在中国的足球，说句粗话，丢人现眼哪！啥原因？不怨球，就怨人！在今年第十一届全运会开幕前，胡总书记为啥在接见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时，满怀深情地握住容志行的手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那是胡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体育界，尤其是向足球界表达的殷切期望！泱泱大中华，在世界足球场上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就连我这个老体育都感到心痛哇！”

老牛头又干了一杯酒后，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咱中国足球不是没有过辉煌，也不是没有过希望。记得1980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杯亚太地区预赛上，中国队接连战胜了香港、日本、中国澳门和朝鲜队，一举获得小组第一名。接着，在1981年亚太赛区决赛时，中国队干净利落地以三比零战胜了亚洲冠军科威特。在这几次比赛中，作为中国队前锋的容志行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授予‘最佳进攻队员’荣誉称号，也成为了人民心中的英雄。中国队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当时，全国许多城市群众自发结队上街游行，欢呼着‘振兴中华’的口号！可是，打那以后，咱中国的足球就如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了！”

老牛头的话感染了全家人，沉默了好一阵子后，老牛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举了起来，说：“我就不信，中国足球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那一天！有这个信心的，就同我老头子一齐端起酒来！”

看到全家人，包括从不沾酒的老伴儿也端起了酒杯，老牛头开心的脸变成了九月菊。

（责编：杨振关）

小村情事

薛长爽

五爷走到离村子三里之外的那座小桥的时候，月亮已经爬到柳梢头了。这比村子里面凉快，周围除了草丛里蚩蚩的叫声，就没了别的声响。五爷在桥头的石墩子上坐下，石墩子被太阳晒了一天，坐上去还有些热乎乎的。一股温热的气息从屁股缓缓升至后脑勺，五爷觉得挺舒坦。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点着火，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瓶酒，一包花生米和两个咸鸭蛋，打开瓶盖，“吱”的呷了一口酒，一股浓浓的酒香瞬间弥漫了整座小桥，五爷又使劲地吸了一口烟，烟雾在五爷周围飘散开来，他有点飘飘欲仙，突然有了一种想唱歌的念头。但他没敢唱，因为今晚很特殊，他不能一时忘形而坏了大事。

五爷在等一个人，一个女人。

其实五爷岁数并不大，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五，又当了十年这个仅有二百多户小村的一村之长，说话很有威力。更重要的，五爷是个高中生，有知识，脑子活泛。所以叫他五爷是个官称。听人说，当年五爷上高中时铁饼扔的非常好，去县里开运动会，只轻轻一扔，铁饼就像个开足马力的飞碟一样飘出运动场的围墙。说来也巧，这铁饼飘进一家小院，不偏不倚砸在一只正下蛋的鸡身上，据说那家人还找到运动会的组委会要求赔偿。这件事是真是假我没亲眼看到，但是五爷因为这一扔被市体育学院看上了。市体育学院的领导发话，只要五爷文化分考够三百五十分就录取他。凭五爷的脑瓜儿考三百五十分不算个啥。活该五爷没有上大学的命，高考那天早晨，五爷换衣服忘了把准考证掏出来，该进场才发现。考场离家有十里路，等他气喘吁吁把准考证拿来的时候，已经超过允许入场的时间。五爷这个悔呀，他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然后扔了铁饼和书本不再考了，任谁劝都没有用。

不再念书的五爷开始下地干活了。但五爷可不想一辈子就这样下去，他开始找挣钱的出路。起初他和自己的叔叔大爷们一起搭伴到外面做沙发，他去过甘肃去过新疆，这样东跑西颠地跑了三年。手头有些积蓄后，五爷就不出去了，他又有了新的打算。五爷先是在村边盖起两排房子，然后一趟趟地往县城跑、往乡里跑，跑完了县里乡里，他又去了一趟山东带回了十多个人。终于，“顺心家具厂”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中开业了。那年，五爷才二十五岁。

家具厂的开业无疑给小村带来了活力，晚上人们有事没事都爱到家具厂大门口那呆着聊天。五爷头脑灵活，路子也广，把个小厂经营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发了财的五爷致富不忘乡里，他每月都给村里的五保户发生活费，谁家没钱买种子化肥，谁家的孩子考上学，他都会无偿资助。后来，他为村里修筑了第一条公路。在原任村长的举荐和村民们的积极拥护下，五爷当上了小村的村长，一当就是十年。这十年里，原先的“县”变成了“区”，变成了“区”的政府领导班子更加重视扶持村办厂。村里先后成立了养牛场，绿色养殖场，印刷厂，地毯厂，引来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为每位六十岁的老人上了养老保险，解决了老人们的看病难；小学盖了新楼房，成立了敬老院。如今村子里家家有水户户有花，老有所养少有所乐，可谓一片祥和。这十年里唯一没变的的就是：十年前五爷是单身，现在十年过去了，五爷还是单身一人。这是为啥呢？

五爷手握着酒瓶子坐在桥头的石墩子上，借着晚来的风，五爷有些微醉。他也在想：我这是为啥呢？

五爷开始喜欢秀子是他刚成立家具厂那会儿。秀子和三婶在家具厂食堂给那些山东来的打工的做饭。秀子只上了半年高三，家里实在穷极了，便退了学来家具厂上班。秀子刚满二十，比五爷小五岁，正是姑娘家如花似玉的年龄。秀子家和五爷家住的不远，秀子是五爷眼看着长大的。在五爷眼里，仿佛昨天秀子还是鼻涕涟涟地和大哥家的侄女玩，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头上的两个小羊角辫，不知不觉地长成了水灵灵的大姑娘。

五爷毕竟见过世面。厂子刚起步，很多事情要处理，他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不想过早地让儿女情长牵扯精力，他把这份喜欢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要挣足够的钱，风风光光地把秀子娶进家门。秀子也喜欢五爷，这种喜欢是仰视的，她觉得自己家里穷，根本配不上五爷。她私下里也曾做过这样的梦，可是灰姑娘与王子毕竟是童话故事，现实里是不存在的，况且五爷从没有对他暗示过感情。

五爷愿意等，可秀子的母亲不等。秀子的父亲身体有残疾干不了重活，秀子的弟弟妹妹都在上学，弟弟学习很棒，马上该考大学了，家里等着用秀子的彩礼当做弟弟上大学的学费。

秀子的婆家是外县的，男的在乡里电管站工作。虽然不是正式工人，但月薪也是不菲的。出嫁那天，秀子在热热闹闹中被拥进了男方来接的汽车，秀子在家里临出门时哭的特别凶，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串一串的，把新娘子的衣服哭湿了一片又一片。老人们说，看这闺女多孝顺，这么大了，还不愿意出娘家门。有人看见，秀子结婚那天，五爷喝醉了，吐了一地。

不久，五爷和五奶在媒人的撮合下入了洞房。五奶长的不好看，五爷真没有看上五奶，但五奶的父亲是乡政府干部，五爷的四个哥哥极力劝说五爷答应这门亲事，五爷一想反正秀子也嫁人了，娶谁不是过日子，就答应了。

五奶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对五爷知冷知热，对公婆非常孝敬，对哥哥嫂嫂也是尊敬有加，一家上下老老少少对五奶都很满意。慢慢地五爷对五奶也很认可。天下事没有人能做圆满的，五爷五奶结婚三年还是没有孩子，到医院一查，问题出在五奶身上：先天性无卵巢。虽然全家没有人怪她，五奶自己可受不了，整天郁闷，睡不着觉，怀疑每个人都在背后议论她。这种郁闷终结成大病，和五爷结婚第四年上，五奶一命呜呼。

再来说秀子。婚后的秀子常常回娘家，在娘家一住便是半个月，后来才听说，秀子有个恶婆婆，满心瞧不起秀子家的穷，就因为儿子看上秀子长得漂亮才勉强答应亲事。尤其她看到秀子把自己家的钱和物拿到娘家的时候，就非常接受不了。所以每次秀子的娘家人来秀子这儿拿东西时，秀子的婆婆都满脸的不屑，等儿子下班就跑去告状，只字不提秀子娘家来人的事，胡说八道一番来挑拨儿子和秀子的关系，说秀子勾引村东头的光棍儿丁四，跟人家眉来眼去的，还说秀子不爱在家呆着，总往外跑，不知去干啥。起初秀子的男人不相信，还护着秀子说。时间长了，也有点相信了，就跟秀子打架。刚开始只是吵，再后来就动手。秀子的男人五大三粗的，整治秀子的时候就像拧一根电线那么容易。秀子的男人喝醉了酒就变本加厉打秀子，边打边骂，他把秀子当成传说中秀子勾引的那些男人。渐渐地他开始赌博、找“小姐”，常常彻夜不归。

两年后，秀子生了个女儿，她在家里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一次秀子抱着已经三岁的女儿回娘家，听父亲说小村被市里确定为新农村试点，不久全村人都要住上新楼房，双水双气，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小区里还有超市，住着舒服，购物方便，跟城里人一样。秀子听了半晌无言，心里却暗暗下了一个决定。

又过了几个月，秀子抱着女儿回娘家了，这一次她不回去了。秀子离婚了。

五爷和秀子又经常见面了。分别这几年，各自真是经历了沧海桑田！

五爷和秀子的父亲坐在秀子家的炕上，边喝酒边细数这几年的变化：撤县建区以来，咱们区的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了，你看咱们这儿的小区，你看咱们这儿的公路，你看咱们这儿的大棚瓜果蔬菜……预计今年咱村人均纯收入能达到一万两千元！秀子，你回来的正好，你也别闲着了，咱们村成立了一个敬老院，你来帮个忙吧！

看着五爷兴奋的眼神，听着五爷热烈的话语，秀子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她说：“五哥，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干的！”

秀子到敬老院上班后，把所有老人都看作是自己的亲爹亲妈，为他们洗澡，为他们洗衣服，为他们剪指甲，为他们唱歌讲故事。很快，村里那些对敬老院有成见的老人也到敬老院来串门了，甚至有几个外村的老人找到五爷，要求到敬老院来落户。老人们嘴里动不动就说：秀子如何如何，秀子怎样怎样，嘴里还会唱几句“妹妹你坐船头”。大家觉得这是秀子的功劳，秀子认为这全是五爷的功劳。

秀子打心眼里感激五爷，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村子里自信地活着，得感谢五爷，没有五爷的提携，她秀子就成了父母的拖累，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柄，在小村一天也呆不下去。

秀子的敬老院和村委会前后院。一有时间五爷就到敬老院里坐坐，问一下还需要添些什么东西，有时候就闲聊天。

日子像流水般从指头滑过，转眼敬老院办了三年了，五爷当村长也九年多了。这期间，六十岁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拿到不同的补贴，村委会为村中每位老人上了养老保险，秀子还带着老人们体验了红色之旅，去西柏坡玩了一趟，组建了秧歌队，参加过镇里举办的秧歌表演。秀子编排并领跳的秧歌获得一等奖，着实让小村露了一回脸，村里的人都对秀子翘大拇指，认为她很有能力。五爷亲自主持在村子里开了大会，表扬秀子，并奖给她一千元钱。这一千元钱秀子自己没花，她偷偷跑到县城买回了一件米盖尔上衣，又偷偷地送给了五爷，以示对五爷的感激。

村民们看出了五爷和秀子的变化。

就在五爷和秀子的感情逐渐升温的时候，一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袭来，五爷个人的两个厂子遭到重创，特别是产品一直出口美国的地毯厂。金融危机美国最严重，出现了通货紧缩，进口商不敢签订大的进口订单，导致五爷厂里的地毯积压。五百多口人的厂子面临倒闭。五爷急得头发都白了，可他的力量左右不了全球性的大趋势。厂子的贷款、工人的工资等都等着用钱。五爷卖了房子、车子给工人们发了工资。

五爷一文不名了。没有了钱拿什么给秀子幸福呀！他觉得跟秀子一起生活的梦想破灭了，他只身一人去了海南散心，为了躲秀子。

“政府就像大人，企业就像孩子。处在金融危机中的小企业就是那些正忍受着饥饿与严寒的孩子，如果小孩子倒掉太多，毫无疑问的会对社会形成冲击，那时的局面估计更为严峻和复杂。针对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区政府号召各部门‘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并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海关部门也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对本区外贸经济的影响：一是做好台账保证金和风险担保金的减免和退还工作，减少企业资金占压；二是了解企业现状，制定一对一的帮扶措施……”。

这些内容都是秀子从区里打听来的，秀子坚信政府不会袖手不管。得知这些信息秀子高兴坏了，一遍遍给五爷打电话，却总提示关机。秀子就给五爷发短信，告诉他政府是一个多么替百姓着想的政府；告诉他全村人都在等着他；告诉他自己后半生算是跟定他了，甩也甩不开；告诉他某日某时自己会在离村子三里之外的那座小桥等他商量他俩以后的生活……

月上中天了，五爷坐在桥头的石墩子上，心里美滋滋的。

他等的女人马上就要来了。

（责编：李蔚兰）

计 谋

刘德平

李铁柱随着打工的大军来到这个北方城市已经好几年了，在最初日子里，为了生存下去，更为了能够在这个城市有个立足之地，他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在积累了一些资金后，他便开了一家给附近居民提供日常用品的小型超市，虽然收入不是很高，但再也不用风吹雨打地辛苦劳作了。

虽说李铁柱只是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收入不算高，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乡人的眼中，李铁柱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了，在他们的口中传出来的李铁柱，不但在城里当上了大老板，还过上了城市人“丰富多彩”的生活，说不定哪一天就能娶个城市的媳妇回家了。李铁柱听了这些话之后也只是一笑置之，是啊，农村人已经开始向往城市人的生活了，他能够开这个超市，这其中包含的辛苦和辛酸，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看到的只是他表面而已。

渐渐地，便会有老家附近村子里的人出来托他找工作，李铁柱是个善良而热心的人，他总是尽自己的所能尽量去帮助他的乡亲们。

李铁柱的超市开业不久，他就雇了一个小伙子小王给帮忙，小伙子机灵肯干，让李铁柱轻松了许多。最近，小王因为家里有事辞了工，店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又是进货，又是卖货的，便有些应接不暇了，他就琢磨着再找个人帮忙。

李铁柱正琢磨着再雇个人帮忙料理小超市的时候，可巧这天，有个年轻人来到店里，说是他们老家前哨村的叫张亮，想求李铁柱帮忙找个工作。

李铁柱的店里正缺少人手，看着张亮挺机灵的样子，就把叫他留在小超市帮忙，每个月开给他固定工资。

这张亮人勤快，嘴巴也甜，没多久便成了这个超市的顶梁柱，李铁柱轻松下来的同时渐渐地也喜欢上了这个小同乡，时不时地两个人还出去撮一顿，相处得很融洽。

几个月后的一天，就在超市快要关门的时候，张亮迟迟疑疑地开了口：“李大哥，我妈妈打电话来，得了胆结石，要马上做手术，你能不能先借给我五千块钱？”

李铁柱原本就是个热心肠，一听说张亮的母亲病了急需要钱做手术，想也没想便拿出了五千块钱交到了张亮的手里，“这是五千块钱，给你母亲治病要紧，你明天就回去照顾你母亲，等母亲好了，你再过来帮我料理这个小店。”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李铁柱没有食言，他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小超市，等待着张亮的归来。

半个多月后，张亮回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妹妹张倩，一个16岁的女孩。

“你母亲的手术做了吗？现在好点儿了没有？”李铁柱见张亮回来了，关切地问。

“李大哥，多亏我及时地赶回去，我妈妈手术很成功，这不，她非要让我妹张倩和我一起过来，说是代表她老人家感谢你呢。”张亮握着李铁柱的手激动地说着，同时给张倩使了个眼色。

张倩会意，规规矩矩地站好给李铁柱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李大哥，谢谢您救了我妈，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张倩那扑闪的眼神，让李铁柱总感觉似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个念头也只是在头脑中闪一下，便被驱赶开了，并开始埋怨自己，才是几岁的小孩子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别多心了。

“咳，客气个啥，好了就好，好了就好。走，咱们去外面一起吃饭去。”李铁柱慌不迭地扶起了小姑娘张倩，虽说他平时总是帮助一些需要帮忙的人，却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正规的“答谢”，他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做。算了，五千块钱就算是给他们的母亲治病吧，穷人家的孩子也不容易，只要以后张亮能够尽心尽力地帮我打理好生意就行了，李铁柱想等吃完了饭再告诉他们兄妹俩不用还钱的事。

三个人来到了一个小餐馆，落座之后，张亮要了一瓶二锅头。

张亮给三个人都倒满了酒，说“李大哥，为了感谢你救了我妈妈，我和小妹今天要好好陪你喝几杯。”

李铁柱却说，“咱们哥俩喝点意思意思就行了，你妹还小，让她喝点儿饮料吧，再说了，同乡之间帮个忙还不是应该的。”

张倩却说：“李大哥，您帮助了我们，救了我妈妈的命，我虽然不知道怎样做才能感谢您的大恩大德，但诚意我还是有的，我不喝饮料，就喝白酒，我敬您！”说着“豪爽”地举起了手中的白酒。

这个女孩似乎过于“成熟”了，李铁柱的心中又闪动过这个念头，但很快就被“豪爽”这个词语遮盖了，咱农村的人就是实在，哪像城里人那般的投机取巧，瞧人家小姑娘都这般的“豪爽”，这样想着，李铁柱心情也随着更加地舒畅起来。

张家兄妹一个劲儿地劝李铁柱喝酒，他们自己却不胜酒力，没一会儿的功夫，喝得都有点儿高了，兄妹俩脚底下也开始打晃，说话也不利索了。

李铁柱一看这情形，不能让他们再喝了，再喝就没法送他们回去了，便结了酒饭钱，准备送他们兄妹俩回家。

“走，我送你们回去。”李铁柱看他们兄妹俩的情形，张倩喝得似乎更多一些，她刚要站起来，却一个脚下不稳，又跌坐在椅子上。无奈，李铁柱只好搀扶着脚步踉跄的张倩，他的后面跟着摇摇晃晃的张亮。

天色已经很晚，街边的路灯早已经发出了昏暗的光。他们一直来到张亮租住的小屋前，张亮打开了门，却没有开灯，屋内一片漆黑。李铁柱摸索着按了一下灯的开关，灯没有亮，“大概是停电了吧，这个鬼地方！”张亮在黑暗中埋怨道。

一路上，张倩都一直倚在李铁柱的肩上，进了屋李铁柱便想扶着张倩到床上去，心里却在着急，张亮是真喝多了？怎么也不过来搭把手？忽然听黑暗中张倩“啊”的尖叫一声后，就倒了下去。

而这时灯却“意外”地亮了，灯光下张倩浑身是血，已经倒在了地上。

“你杀了我妹妹，你杀了我妹妹了！”张亮看着浑身是血的张倩，惊慌失措地叫喊着。

李铁柱登时吓傻了！酒也给吓醒了。他根本就没有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明明是扶着张倩准备把她扶到床上去的，怎么就杀了她了呢？他靠在墙角呆呆地望着这一切，脑子真空了一般一片空白。

张亮伏下身去，试探着张倩的鼻息，而后说：“她死了！你为什么要杀我妹妹，为什么？”

“我没有杀她，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吓傻的李铁柱讷讷地回答着。

“你还说没杀，那她怎么死了呢？我们还在感激，可没想到你转手就杀了我妹妹，你说怎么办吧！”张亮并没有过多的悲伤，却似乎已经冷静了下来。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李铁柱怯怯地问，他的大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

“要不然这样吧，我回家就说我妹妹发生了意外，被车撞死了，你给我们家一些补偿，这事就算过去了。”张亮的语气冷冰冰的。

“那，那，你看我给你多少钱合适呢？”惊慌失措的李铁柱只是麻木地跟着张亮的思路往下走。

“20万，不算多吧？我妹可还是个16岁的孩子呀，没想到……”

“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钱，我去凑凑明天给你答复，好吗？”

“成，你先去筹钱，我先把妹妹掩埋了。”张亮异常地冷静，语气中似乎还掺杂着一丝喜悦。

李铁柱就像躲避着瘟神一般逃也似地离开了张亮的出租屋。

回到家里的李铁柱，跌坐在沙发上，慢慢地他冷静了下来，头脑中也渐渐有了思维，这事儿怎么越想越不对劲儿呢？自己明明是一直扶着张倩的，可她怎么好好的就突然死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猛然，李铁柱想起了自己的朋友韩柏林，韩柏林也是他的同乡，比李铁柱大几岁，平时

遇事冷静且聪敏透顶，平时李铁柱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情，他总会找来韩柏林商量。

李铁柱拨通了韩柏林的电话，要他马上到自己的家里来一趟，说有要紧的事商量。

很快，韩柏林就来了，“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不能等到明天？”韩柏林一进门便问，他发现李铁柱的神色不对，“怎么啦？发生了什么？”

“这个事儿可等不得啊！唉。”李铁柱一五一十地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韩柏林听后也觉得蹊跷，“奇怪，这里面肯定有诈，你是说那个小姑娘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是啊，我都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喝完了酒，我扶着她回去的，一进屋她尖叫了一声就死了！”回想起刚才的事情李铁柱还有些胆战心惊。

韩柏林思索了一会儿，问：“张亮的表现呢？我是说他特别悲伤吗？”

经韩柏林这样一说，李铁柱猛地拍了下自己的大腿，“你这样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张亮好像不是很难过，似乎他关心的不是他妹的死去，他说要我补偿他20万，他把他妹埋了，就说是被车撞死的。”

韩柏林点着了一支烟吸着，“这似乎不合乎常理，你对张亮了解吗？”

“是他自己找到我店里来的，说是前哨子村的。当时说是想找个工作，而我的店里正缺人手，我就把他留下了。”

“等等，前哨子村对吧，我正好认识那个村里的村主任，我先帮你问问他的情况。”说着他拨通了哨子村村主任的电话，“主任，我是柏林，你们村有个叫张亮的吗？他妈妈胆结石刚刚做完手术的？”

“张亮村里倒是有这么一个人，早晨我还看见他妈妈下地干活呢，没听说做手术啊！”村主任回答。

“那您知道张亮那个人怎么样？我是说人品。”

“别提了，那孩子不学好，坑蒙拐骗的，什么坏事都做，听说赌钱赌输了，还借了高利贷，村里没有人待见他。”

“他还有个妹妹吗？十多岁？”

“有啊，早就不上学了，一个小女孩家也不学好。”

……

李铁柱听了韩柏林和村主任的对话，终于明白过来了，他的眼前又出现了张倩那扑烁的眼神，过于成熟的神态，他怎么就一点儿都没有觉察到呢？他气得浑身直发抖，拉起韩柏林的手就往外走，“走，你跟我去看看，看看张亮到底是不是村主任说的那个张亮！我好心好意帮他，他却拉来他妹来讹诈我！我绝不会轻饶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李铁柱和韩柏林来到张亮的小出租屋，只见小屋里还亮着灯，并不时传来一男一女的对话，“哥，那个李铁柱也太好骗了，一袋猪血就能骗来20万！这也太容易了，哈哈……”

“你也不看看你哥是谁！你就等着跟哥哥吃香的喝辣的吧！”

屋外的李铁柱气得浑身发抖要往屋里闯，要教训教训这个没心肝的张亮，却被冷静的韩柏林一把拉住了，他拨通了“110”电话……

（责编：李克山）

有人敲门

梅承鼎

万局长退休了，躲在家里一个多月。老伴催他出去走一走，他偏不。憋了两个月之后，万局长终于憋出抑郁症来了。老伴没法子，送他去住院，日夜守护在身边。

从第三天起，万局长的目光经常瞟向房门，看一阵子，再侧耳静听。第五天一早，老伴买回早点，刚放下，万局长突然说：“快去开门，有人敲门。”老伴疑惑地说：“不会吧，我没听见哪！”万局长生气了：“叫你去你就去，我听见有人敲门。”老伴半信半疑，走到边门，把门打开，没人。万局长语气强硬地吩咐：“你出去看看！”老伴走出病房，朝两边张望，依然没人。见老伴回到床前，万局长自言自语道：“我明明听见有人敲门。”

中午一觉醒来，万局长神经质地坐起来，命令身边的老伴：“快去开门，这次真的有人敲门。”老伴嘟哝道：“你做梦吧？”万局长瞪着一对充血的大眼睛，发怒了：“我叫你去你就去，这次一定有人敲门！”老伴不情愿地起身，开门，两边张望。还是没人。

万局长很失望，叹道：“人一走，茶就凉！”老伴看着他，摇摇头。然后，她抽空去找主治刘大夫。

第二天，吃过早点，查过病房，万局长躺下休息。不一会，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万局长一怔，问老伴：“有人敲门？”老伴点点头：“好像是。”万局长翻身爬起：“既然是，还不快去开门！”

老伴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个中年男人，手中提着一袋果点。来人笑道：“请问，这是万局长的病房吗？”万局长几乎和老伴同时回答：“是的，是的。”那人把果点放下，抱歉地说：“我昨天才听说您生病住院了，所以今天才来，不好意思。”万局长看看来者，好像不认识，又不便问，只好客气地说：“让你破费了。”那人简单寒暄了几句，又说了“多多保重”之类的客套话，就告辞了。

男人走后，万局长问：“这人我不认识，他是谁呀？”老伴也茫然：“我也不认识。管他是谁，能来看你，就很不错了。”万局长点头：“那是，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总会有人记得我。”他的心情开朗了，和老伴有说有笑，中午饭量也增加不少。

下午，又有人来看望万局长。此后，一连三四天，每天都有两三个人去医院看望万局长。万局长一天一个样。

一周后，万局长平安出院。回到家里，就再也没有人来看他了。

几天后，万局长又闷闷不乐。老伴问：“你这是怎么啦，才出院几天，又不舒服？”万局长长叹一声：“我越想越奇怪：以前我生病住院，那些去看我的人，十有八九都求我办事。可是，这次我住院，去看我的人，怎么没人求我办事呢？”

老伴有苦难言：那些去医院看望万局长的人，都是她受了刘大夫的提示，花钱雇来的农民工。人家农民工求你一个退休局长干嘛呢！

（责编：朱新民）

对手

李蓉盛

一天下午，刚离休的冯局长背着手一路闲逛，不知不觉逛到了公园旁边。公园大门前，一排高大的槐树伞一样地遮住了盛夏的烈日，洒下一片惬意的清凉。浓浓的树荫里摆着一长溜棋盘，两排小靠椅都坐上了下棋的人，身边看热闹的大呼小叫，摇扇呐喊。

冯局长是个象棋迷，上班时一直很忙，没时间尽兴一搏。现在离休了，富裕的是时间，心想这下可以好好挑个对手过过棋瘾了。他三步并做两步地走到棋摊边，一看摆棋的是他局里退休的看大门的老吴头，便亲切地笑着问：“老吴头，你刚退休，也不好好缓一缓就摆上棋摊了？”

老吴头笑着说：“冯局长，我跟你不能比啊！你当了几十年局长，月月比我多开好几百，还有人给你送礼。离休后你月月两千多，我才八百。你不愁吃喝，我可不行，现在物价一个劲地涨，我不摆个摊挣个菜钱补贴补贴，咋过日子呀？”

冯局长听出了对方的挖苦，正想发火训斥老吴头一顿，猛地想起自己前几天已经离休了，老吴头也退休了，自己管不住他了，只好压住火阴阳怪气地挖苦他：“老吴头，你摆棋摊可要好好背背棋谱，不然的话老喝棋汤，能挣上钱么？”

“冯局长，我棋再臭，你也不是对手。”

“别吹了，在局里你啥时赢过我？后来我让你一马一炮，你还不是照样输？”

“那时候你是局长，我一个看大门的敢赢你么？我要赢了你，你一生气，还不找碴子扣我的银子？”

“老吴头，棋臭就棋臭，不输房子不输地，有啥不好意思的，狡辩啥。”

“我说的不是实话？司机小王刚上班不了解你的性格，你找他下棋，他连赢你三把，没过几天你就说人家上班前喝酒，违反了劳动纪律，一下扣了人家八百块，还差点让人家下

岗……”

“你胡说八道……老吴头，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遛遛。三盘两胜，老规矩，我还是让你一马一炮。”

“好，这次咱们动真的”，老吴头掏出一百块钱往棋盘上一拍，“今天我让你一炮一马，要是输了，这张100的你拿走。”

“嘿，这可是你说的啊，到时候可别后悔。”冯局长棋盘边一坐，梆梆地摆起了棋子，心想，就你那臭棋篓子，我让你一马一炮你都不是我的对手，你居然还让我一马一炮呢，今天我能赢棋时都不赢，非把你吃光，让你好好丢丢人。

老吴头坐在冯局长对面，三下五除二地摆好棋子，一伸手，让冯局长先走。

看热闹的一看有人下彩棋，呼地一下把他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两人横眉立目杀了起来，棋子摔得啪啪响，敲鼓一样。

刚下几分钟，冯局长头上就冒出了汗：怪了，原来在局里下棋时，老吴头瞎呼呼的啥棋都看不出来，现在好像变了个人，开局连攻带守，滴水不漏，中局攻势凶猛，刁钻古怪，杀得他顾前不顾后。本来他比老吴头多一马一炮，可不到十分钟兵力翻了个个，老吴头吃了他两马两炮，还硬兑了他一车，反过来比他多了一马一炮，且还给他扣了一个当头炮，一只马也蹦到了可以卧槽和挂角的位子上，一只车杀了边卒，拖住了他的底车。冯局长惊慌起来，心蹦蹦乱跳，脸火烧一样通红。他十分清醒，老吴头车进底线硬送给他吃，然后一个挂角马，再一个马后炮，就把自己将死了，要不就是一个硬卧槽马，让他底线车吃起来，再进车，也把自己将死了。按理说他该投降了，可他怕那样太丢人，便装作不认棋，故意把底车走到肋道上，一边幻想老吴头一高兴走错棋让他吃掉一个，下个和局。

果真老吴头一高兴，忘乎所以，走了个挂角马，冯局长顺手提起车，把马吃掉了，这下真的和棋了。

本来赢到家了的棋，老吴头一高兴丢了一个大马，走和了，老吴头后悔得连连拍着大腿喊：“臭臭臭，哎呀，我要是走卧槽马就赢定了，我咋一高兴走了个挂角马，真臭。”

冯局长早看出他是故意让他的，站起身放下一块钱，钻出人群，走了。

从此，冯局长再不下棋。

（责编：杨振关）

故乡是开在心灵的花朵

陈孝荣

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故乡就捅开了心灵的大门，把人引领到纯净的天空下，和温馨的港湾里。那自然是空气洗涤之后一样洁净的天空，和阳光过滤之后一样温馨的港湾，已不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而只属于我们的内心。在那里，我们的心灵找到了自己的母亲，我们的灵魂依偎到了最温暖的怀抱。原因就在于故乡是开在灵魂里的花朵，而在世俗里被遮蔽的灵魂又非常渴望变成一只蜜蜂，飞回到那片花丛里去采蜜，去丰富和营养自己干枯的灵魂。故乡自然就是最好的花丛了。尽管那个故乡已经不再是真实意义的故乡，它在岁月里已经经过了心灵的千万次洗涤，已经把浮在世俗层面的污垢洗去，又被灵魂打扮成了美少女，但那却是最珍贵的故乡。我们回到那里，就是回到心灵的最深处，回到最本真的自我状态，回到宽阔的恒道上。

我的故乡在鄂西一个大山沟里。自信的大山，从来不被条条框框束缚，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它阳刚起来，高耸入蓝天，似乎是想和白云亲个嘴。温柔的时候，则拥抱点点滴滴的生命，每一条山谷都欣欣向荣，普通的和珍稀的动植物都成了它的收藏。水也是，它们从山里一出来就只有快乐，没有痛苦，一路歌唱着朝着前方奔去，走到哪里就把无私与快乐带到哪里，哪里就是滋润、洁净一片，生机一片。在这里出生的人自然也就是那些山与水了。他们从能开始走路起，宽大的脚板就带着他们的灵魂在山里奔跑，跑着跑着，山便跑成了他自己。他们从能开口说话起，就把山里的一切当成自己的伙伴，处着处着，率真就长成了座座青山，纯朴就汇成了条条清溪。所以我的故乡里的人就永远定格成了一座座山，一条条溪。家佬、勤伯、堂叔、文大爹、阶大叔、福二爷、孙大妈、青二婶等等等等，能叫出名的，或不能叫出名的，就在心里群山相连。

每当故乡推开心灵之门的时候，首先迎面而来的自然是清新的山风。它们从村口吹过来，铺满九湾峡谷。那些山谷就澄明一片。我的故乡子娘园就是躺在峡谷里的婴孩，安详、超然。那自然也不是现实的风，而是善良与质朴。它在瞬间就将我在尘世里的一切烦恼吹散了。因为故乡人的善是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故乡人的质朴是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在他们心里，山里的一切都与他们是一家，那些长在山上的植物，种在地里的庄稼，养在栏圈里的牲口都是他们的亲人。它们不仅拥有自己应该有的地位，也拥有自己的名字，一律被他们所疼爱。植物被砍伐或破坏，植物的疼痛就是他们的疼痛。倘若突然间，哪里传出一句咒骂：“短阳寿的。”不用猜，那是他们发现某种植物被人用刀砍伐了。地里的庄稼则是他们的心肝，除了精心培育之外，还得百般牵挂和万般用心，倘若一夜之间遭遇风的蹂躏，他们的心里会疼得流血，然后就一边咒骂那风，一边蹲下去，用手将土一捧一捧地捧起来，把它们重新扶正，让它们在阳光和雨露里生长与欢乐。那份精心与专注，自然就是在抚摸他们自己疼痛的伤口，安抚流血的心。对牲口则就更是疼爱了，那些猫呀、狗呀、牛呀、羊呀等等，都被取上了人名。一旦被它的主人所叫唤，那些牲口回应的言语里就是牵肠般的撒娇，人内心里的疼爱就更是一把一把地牵扯出来，铺满整个村庄。尤其是到了落日时分，整个村庄里到处都是呼唤牲口的声音，和牲口们撒娇的声音，这个时候的村庄就更加年轻了。对动植物如此，那就更别说那些一代代的新人了。那是他们手心里的钻石，含嘴里都怕化了。别人家的娃娃就是他们自家的娃娃。拢了面，女人们首先要招呼的自然那些小娃娃，她们阿狗阿狗地叫

着，就极自然地把别人家的娃娃抱过来，逗着，笑着，乐着。然后一个一个手手相传，很快就不知了去向。待到娃娃的父母寻到时，父母的惭愧就在脸上乌青一片，因为娃娃躺在别人的怀里时，获得的那份安静和幸福，比躺在自己怀里多得多。对于男娃子，大人们则把他们当成了开心果。男人们则要掏了小娃子裆里的物件，问那为何物。娃儿幼稚地回答之后，就是一片开心的笑声涨起。记得小时候，最喜欢逗我的是召伯、望伯、粘伯等人。开心地笑过之后，他们眉眼里的那份慈祥就是成熟的果子，脸上的那份希望就是一片霞光。因为在他们眼里，孩子才是乡村最大的财产，不朽的希望。

在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走过的岁月里，守望与相助始终是他们心里的秤。邻家之间，冬瓜葫芦，针头线脑都是心里的数字，清清楚楚，守住任何秘密几乎不可能。所以，邻家的丰收、欢乐与痛苦，也是他们自己的丰收，欢乐与痛苦。跑出圈的猪很快就会被拦进圈里，上门的亲戚也一定得笑脸迎进屋内，农具、家什在频繁走动中，几乎都分不清你我了。那热汤热菜，豆腐鸡蛋等等物质，则在一送一往中，把友情养育得更加肥硕。倘若遇到大的灾难，那就是人人的灾难，所有的力量、勇气就都追着那灾难去了，灾难只得乖乖地夹着尾巴逃跑。就这样，他们在岁月里守望着，在日月里帮衬着，就把每个日子实实在在地抓在了手里。

当然也有小小的算计，或是大的争吵。某个凌晨或是黄昏，争吵声就会在某个山坡上响起，把乡村的宁静打碎。但这些争吵带给人的却是内心里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这两家之间会更加亲了。争吵不过是他们走向内心统一的一个序幕。这大幕一打开，他们才会真正地亲如一家。所以听明白了争吵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又回到屋内，或是弯下腰继续劳作，不会把他们的争吵当回事。果真是这样，吵架的当事人很快就会明白过来，争吵的引子不过是鸡零狗碎，一菟菜，一棵草，一根柴，抑或一只鸡，不过是一缕烟，很快就会随风飘散。又在某一日，一方会主动和对方打招呼，从此，他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了。另一家地里总会有邻家勤劳的身影。稻场里，或是某棵树下，准能见到双方谈得亲热的场面，甚至笑得仰面见了蓝天。

而在打开的心灵大门里，最美的风景莫过于故乡人的勤劳了。那勤劳就是连绵不绝的河流，从世代代淌过来，又会世代代淌下去。从黎明推开乡村的早晨，到夜幕回收太阳的光芒，故乡人都在那些地里，山坡上劳作，直到星星都睡了觉，他们才肯休息。就这样日日月月，年年岁岁，阳光晒黑了他们的面容，山风吹老了他们的容颜，而山路则在他们的劳动里长大了，田野在他们的劳动里长乖了，屋宇在他们的劳动里长壮了，他们自己经过了汗水淘洗之后，也更懂得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了。所以他们的直率和大义则是那些山，活得坦坦荡荡，明明白白。他们才是这个世上，触摸到了幸福真谛的一群人。

（责编：孙玉茹）

大运河我的母亲河

李克山

大运河，我的母亲河，岁月在它的微波里急速而又悄无声息地流动着，流动中堆涌着美好也荡漾着尘垢，多少记忆中的童年与乐趣让波浪冲走，多少人间的悲愁与祖辈的叹息被埋葬在它的涛声里……其实，大运河原本是一面明亮的长镜，它见证着古往今来的盛衰，反映着今天的沧桑巨变，我时刻为自己生长在它的岸边感到幸运和骄傲！

生长在大运河怀抱里的我，自幼听到的就是悦耳的桨声、船家的渔歌，看到的就是河岸上翠绿的杨柳和碧绿的田畴。平时，常跟小朋友们到河里摸鱼、掏蟹、打水仗，到河滩的柳棵子里捉鸟、做柳笛、看小人书；也常跟着大人们乘小船或坐牛车到河东去听书、赶集、看野台子戏……运河两岸勤劳淳朴的农民，桃花源般的美景，欣欣向荣的新鲜气息，以及一个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无一不给我童年留下深刻而鲜明的记忆。

可是，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大运河的形象面目全非，让人目不忍睹。春天的时候，淤积的河底几乎干枯，鹅鸭早已不知去向；夏天的时候，流来的全是黑糊糊的污水，原本活跃的小鱼，却如同败叶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河两岸光秃秃的缺少绿荫，行人走过，异味充斥着鼻孔，烈日暴晒着头顶，那是一种怎样烦躁的心情！每当夜幕降临，没有灯光，没有渔火，没有生气，河岸上到处一片漆黑……那时我每在运河岸边走过，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如同一幅娟丽的画卷被粗暴地撕毁，一个美好的梦境被无情地打碎……我在惋惜与苦闷中期盼，期盼运河儿女能早日为母亲河引来清凌凌的活水，改变愁苦的容颜！

变化说来就来了！近10年区委、区政府顺应民心与时代的发展，投资一个多亿的资金，对大运河进行开发改造，我的心也随着工程的启动而振奋起来。如今的大运河，改革的笔触已将它的容颜刻画得灵秀怡人、卓韵雅致，不只是恢复了以往文明的神韵，它崭新的容貌，非凡的气质，像重获新生的出水芙蓉显得如此楚楚动人！运河两岸，花草、植被、树木、浮雕、喷泉、露台……令人流连忘返；运河水清澈明亮，波光粼粼，睡莲、鱼儿点缀其间，高楼大厦新式商城倒映水中，而飞跨河上的大桥如长虹卧波，更显得气韵恢弘……每当夜晚，华灯初上，运河两岸霓虹闪烁、流光溢彩，璀璨的灯光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而更牵动人眼球的是河岸紧贴水边儿的那些流线型彩灯，它们闪烁迷离，若隐若现，使人生出一种梦幻般的美丽情感。

大运河秀美如画，令我感慨万端，抚今追昔，一首歌词陡然涌上心头：

金色的大运河，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波涛冲走昔日的荒凉，河水荡漾着两岸秀色。你是慈爱宽厚的母亲，用乳汁滋润着美好的生活。

金色的大运河，你是我家乡的一首歌。改造工程如孔雀开屏，河岸展现出人间春色。你是穿上盛装的母亲，用笑脸迎接着甜蜜的生活。

歌名定为《金色的大运河》，经我区教师作曲家李葆春谱曲，很快伴随滚滚的运河水在运河两岸传唱开来。

每当我走在运河之滨，一个个美好的镜头在我的眼前闪现，我的心便如花朵般一瓣瓣张开。我想，一条人工开发的河流，绵延穿越千百年的岁月，而今居然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活力，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成为展现武清新貌的一道独特风景，这是时代的光辉，是历史的奇迹！它

默默地流淌，满怀聪颖、灵性与坚韧，催促着人们跨越的步伐，引领着人们在浩荡的东风里，劈波斩浪，向着更加灿烂的明天扬帆起航！……

我爱大运河，它是文化的长河，是历史的长河，更是充满希望和流在我心中的长河！是它带来了活力武清、生态武清、人文武清和天马行空飞速发展的武清！我对家乡对大运河，一直怀着赤子般一片拳拳之心，在我将近 70 年的生命旅途中，从它那里得到的实在太多太多，包括一粒粮食一棵菜一滴水一片绿荫，都是它深情的馈赠。然而，我有什么可以回馈于它的呢？我想，我应该是一个永远充满激情和不畏困难的人，是一个能够感受喜怒哀乐而不被风浪吞没的人，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余热、用自己诚挚的心帮助每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用自己手中的笔继续歌颂家乡描绘大运河的人！事事从我做起，少浪费一粒粮食、一滴水，少打一次车，少闯一次红灯，少来一次牌，少说一句泄气的话……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大事也往往要从小事做起。

运河映日月，新城正扬帆。运河的开发为雍阳古城注入了新魂，生我养我的大运河，如今旧貌换新颜，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我的母亲河！

（责编：朱新民）

岁月二题

李艳华

茉莉香水

香水，这个令许多人为之迷醉的名字充满了朦胧的美感。女人丰沛的想象力赋予了它如真似幻的意象，使两个本来空洞的字眼散发出一种飘逸的诱惑力。其中的每一滴都是经过千万道工序打磨、精心酿制而成的。

第一次用香水是在 23 岁，那年过生日的时候，林送我一大瓶香水，那是茉莉的清香，不设防的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它。后来禁不住问他从哪里买来的，他给我看那个浅蓝色的盒子，上面写着：法国茉莉。法一国一茉一莉一……那四个字在我心上慢慢地滑过，留给了我无限遐想。启开瓶封的一刹那，茉莉花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有一千朵鲜花在一瞬间全部绽放了，那种魅力实在不可阻挡。

成长的岁月里一直与书本为伍，从校园到校园，走的风景线不过是教室、图书馆、宿舍。周末舞会都在露天举行，多雨的春天是舞会的淡季，只有秋天那种微微的凉意，在女孩子们

随风起舞的裙摆里沁人心脾。少女时代赋新词，淡淡的愁绪一直在淡淡的空气中发酵，那是一个适合风花雪月的环境与年纪，但对于我，只是停留在那些流淌着远古的环佩叮当、为伊憔悴的书香里和偶尔男孩子们其意自显的来信中。为什么只有一种情怀而没有实际上的浪漫，我不知道。那时候身上的钱也仅够买一瓶劣质香水，因而也就没有了买的必要。

毕业后，喜欢逛商店的时候在香水柜台前流连，看那些美丽的瓶子，但一直没买。直到林送我那瓶香水。那是一种淡淡的花香，我把香水喷在台灯罩上，晚上一开灯，淡淡的香气便弥漫整个小屋，我在香气中写稿子和日记。那种香气并不浪漫，却有一种伸手可及的实在，像极了送香水的人。我从来不在上班的时候喷洒，我喜欢在睡前涂上一点点，在自己的手腕内侧，随着体温慢慢挥发，闻着那淡淡的清香，睡眠也会格外好。心情不好时洒一点在屋子里，在清凉的香气里，心情会渐渐转变，轻松而自在，带着淡淡的喜悦。在那些快被工作压力埋葬的岁月里，茉莉花香准许着自己有了这样小小的奢侈。后来才知道香水的确有帮助睡眠和舒缓情绪的作用，不禁一再微笑。可那瓶子还没空，我们已成了路人。那已用了一半的香水瓶成了最伤心的痛，放在书橱里再也不肯去碰。多年后我还留着那半瓶香水，那毕竟是平生第一次有人送我如此“奢侈”的东西，又象征了爱情，可惜爱情的本身并不像香水那么浪漫。

一个人时最想陪在身边的香水，香水只是暗香袭人，仔细嗅来，是不能与人意会的甜味，像一段无可告人只能在忧伤里甜蜜的恋情。为赋新词的年纪早已过去，可真正的忧愁却如天凉好个秋，缠绕在心头的老是张爱玲的句子“我将只是萎谢了”，还有那比秋水还凉的“人到多情情转薄，如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然后，在流水时光的腐蚀下逐渐老去，在明日黄花的皱纹里，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清醒片刻，会想起曾经年轻的澎湃过的心情，和女人独有的像香水那样只能意会无法言表的回味。但我却不再用茉莉香水了，用过各种的香水，有的清爽而晴朗，有的带着花果的甜美，有的……唯独没有茉莉的香气。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也许会淡忘他的容颜，但仍然记得他的气息。这是无法被时间代替的，有时在偶尔的场合闻到淡淡的茉莉花香，惊觉地回头张望，似乎看到了自己初恋时代的影子。那样不经意地和熟悉的味道不期而遇，好像回到了那段日子里，那喷洒在手腕上淡淡的茉莉清香……朋友来玩，她说你的屋子里好香啊。我笑笑，女人嘛，总有些化妆品摆放在屋子里。她接着说，是茉莉的香气吧？我也用茉莉香水呢！那一刻，笑容在我脸上开始凝固。可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用香水了啊……她走了以后我开始到处嗅，发现书橱里那瓶茉莉香水仍在不停地往外溢，我以为盖没有拧紧，又把盖紧了紧，后来发现它还是一直在往外固执地溢出，甚至把瓶下的木面都浸出了一个椭圆的印。里面的瓶嘴是喷雾式的，我把外面的银色盖旋紧，可从外面回到屋子里还能闻到香水那欢悦的、浓郁的、让我无法逃避的香气……我觉得它简直像一个人，独自躲在角落里，默默地无休止地流着泪，抗议着，不肯妥协！

有一次，我几乎要愤怒地把它从窗口扔下，瓶口碰到纱窗把手，一时间芳香四溢……我似乎看到了他微笑的眼眸，嘴角两个浅浅的小酒窝，还有那黯然离去的背影……泪水倾落的时候，是带有茉莉的香气吗？作为爱的礼物馈赠后，那颗爱人的心却变了，只留下它在角落里独自寂寞地芬芳着。我看着它一点点地消耗，双方谁也不肯妥协，最终香水消失殆尽，终究我再也闻不到它了……

旧信重读

每当闲暇时，我就会捧出精心保留下来锁在抽屉中的一叠信件，重读一封封旧信，字字入目，句句品味，便从薄薄的纸页上读出了深邃的寓意。如同在海边徜徉拾贝，却在一个很普通的蚌壳内发现了一颗炫目的珍珠。这时心潮中便会泛起层层浪花，诗化了在水一方的离情别绪。特别是那信尾带着重墨感叹号的“保重”，仿佛是唱出了“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视觉与听觉的感应加重了这些文字的含金量，便无论如何也不肯辜负如此的良愿苦心，而去穿凿时空的厚度，让那望穿秋水的远瞩处处落泪，望断云山的透视面面俱到。

我爱在风清月白之时动笔给友人写信，窗外风声如丝竹轻弹慢拨，案头兰香扑鼻沁人肺腑，此刻心如静潭淡泊，只期望与友人共迎八方来风拂面，同承四季阳光沐身，诚挚的话语像深窖溢出的芳醇，让人涌起对人生的热爱与眷恋。然而经过种种，皆幻梦成空，直面一切，许多冲动已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电话普及，拨几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千里之外友人的声音招之即来；用手机发个短信瞬息可达；或者上网键盘一敲，电子邮件发出，回应之信立马现于眼前，且字字工整句句珠玑。然而，那些字体或清晰或狂舞、象征友人个性的来信呢？那些等待青鸟衔鸿飞来的盼望日子呢？那些读信如读一本书的亦喜亦悲的情感起伏呢？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写信的，也喜欢收到信，看老朋友的得意和失意，我也喜欢把我的喜怒哀乐告诉我远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很好，很开心，很得意，很郁闷，等等等等。可除了工作的繁忙和生活的劳累，时间不知不觉地从指缝中溜走，写信的殷勤也就淡了。然而我知道，不管你是否动笔，老朋友还是忘不了的。在急促的生命旅途中，重新展读纸笺已经微微发脆的旧信，旧信能够一个一个细节地提示你，你所经历过的，刻骨铭心的永生不忘的也好，微小如蚁稍纵即逝的也罢，所有均清晰如昨。也许某个夜晚，当我独坐灯下重读旧信时，忽抬眼望见窗外点点星光，心中便不由地会想起他，想起在茫茫尘世的另一角，此刻还有一位朋友正在关心着我，想念着我……，一瞬间，我心中尽是美好情怀。

逝去的岁月不是空心的，逝去的岁月丰满得像一枝秋天的谷穗，而你像一个守望金黄田野的农人，当你重读旧信的时候。

（责编：李蔚兰）

散文诗四章

石泽丰

五月的母亲

手握弯弯的镰刀，锋利的刀刃折射着雨后初晴太阳的光芒，在空中划出一道道耀眼的弧线。金黄的麦子在你收割的“嚓嚓”声中倒下，倒在灿灿的阳光里。麦芒扎上了你古铜色的肌肤，岁月一再催白你头上的华发。母亲，你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在这布谷声声的田野中，构成了乡村里五月的风景。

我静静地站在你的身后，看微风撩起你褴褛的衣衫，凄楚动人。母亲，我从没有这样仔细地解读过你。20年来，我远在他乡，没有像精嚼经典名著那样精嚼过你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你为生活而忘我地劳作，以至于今天千里之外的儿子猛然出现，你毫无察觉，只是在躬身收割中，用长满老茧的左手不住地掙下一把又一把的汗滴……

你用生命与苦难抗衡。母亲，你终年用弓一样的身躯在山旮旯里春播秋收。在这荒凉偏僻的山村，在这崎岖陡峭的弯弯山道，在花开花落酷暑严寒的季节里，你蹒跚着步履，踩着晨露，顶着烈日，踏着渐落的夕阳。在艰苦的岁月里，你披星戴月四处奔波。

母亲啊，我亲爱的母亲！你拥有的品质，在如今这物欲横流的滚滚浪潮中，在你儿女的心田上，成为一盏不耀眼却明亮的灯火！

炊烟

我听见柴禾燃烧的声响，听见水沸之声，闻到千里之外家园的饭香。我看见母亲舀水的背影，她把水舀起来，把目光舀起来。我看见岁月在她脸上浮雕起来，渐渐有了深度。我看见灶膛里她用爰燃烧的火光。

母亲，透过你的脸和表情，我看见诸多飞翔的小鸟，在如诗如画的春天里投下那么多好看的影子。你用温柔的手掏去米中的灰尘，白饭一碗一碗，喂养了最初的艰难。

母亲，你把荆棘塞进土灶，斥退那残酷的寒冬。你把生活的苦涩滤成透明的乳汁，喂养着荒年的孩子。临近年关，你加大了火的力度，让浓浓的炊烟随风飘向陌生的他乡，以便远方的游子举目识得归家的方向。在无尽的忧患里，你将爰也延伸到无尽。母亲，你把溢满饭香的围裙晒在村口，你把染遍千里江山的熟稻运回家中，使这浅薄的人间，从此深邃。

母亲，在你抒写的农事画册里，炊烟丰富和生动着穷乡僻壤的山村。一年四季的耕种和劳作缀补了空洞的岁月，二十四个节气的收获和采集丰盈了生活的空间，年年岁岁，你用酸甜苦辣诠释着一个又一个生活的概念。

母亲，我终于读懂了你为之一生的炊烟了。纵然城里煤气代替了柴禾，炊烟消失，但，母亲，我至深的灶膛里，始终有你不熄的烈焰……

牛

你的征途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天涯，除了犁和我劳作的父亲之外，再也没有伴侣，没有言辞，而在你脚印里点播的希望，已在晨雾的千山万水中点点出现……

适值春耕季节，我在千里之外的异乡想起了你。你还是一如既往地昂起生活的头颅吗？你还是用坚韧的耐力担当种种莫测的风云吗？

“面朝黄土背朝天”。脚踏实地的你，走在父亲的吆喝与鞭答声里，走在美酒千盅的餐桌之上。

为了生活，你与我父亲在风霜雨雪里奔波。一串串的脚印，点播一行行的种子，收获茬茬的庄稼。当你在金秋的日子里回眸，父亲的眼窝也深陷了许多，同时，脚上的年轮也走到枯亡的边缘。这时，父亲一手把累累的硕果递给我，一手扶犁继续吆喝，你，无动于衷却又义无反顾地向前走……

芒种夏至的日子里，我从阡陌中走过，庄稼在风雨中又一次颤动，从跃跃欲试中展望，但我熟悉的那一对相依偎的背影，早已离我远去……

泥 土

时间落下的尘埃，生命的生存之源。千百年前，泥土就不分贵贱，平等地扶起我双膝跪地的祖先。

泥土，内部生长着岁月和秘密，让我在书本之外，看到了缤纷的世界。躬耕于泥土，在那块贫脊的土地上，我的父母双手拢起田埂，与泥土为伍，在泥土之上繁衍和生息。

穿透岁月的长河，泥土不畏风雨袭击。岩石风化了，刀剑锈蚀了，唯有泥土，沉默地坚守着自己。这种坚守，更多的时候，让我谦卑，让我沉默。

当五谷杂粮年复一年地丰收，是泥土让我充分地感受到了沉默所蕴藏的力量。我听到了泥土在教导我：在语言的尽头，请保持安静。

闭上眼睛，在历史与今天，梦幻与现实之间，连结我与祖先脐带的也是泥土。我们在泥土上劳作和歌唱，在桑田中沉思。是泥土让生命有了最初的起源与最后的归宿……

（责编：秦万丽）

随笔三则

韩 芳

长衫与读书人

孔乙己是读书人，读书人也都知道孔乙己的大名。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无情更替的“五四”前夕，他从鲁迅的笔下可怜兮兮地走进咸亨酒店，尴尬地喝着酒。他虽早已作古，却把“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背影定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品文库中，引人发笑令人叹息，也引人深思令人诅咒。凡此等等，“前人之述备矣”，无需在此饶舌。我要多嘴的是，正是这不无喜剧味的背影，使得孔乙己值得人们怀念。

孔乙己穷困潦倒，已不可能和那些阔绰的顾客坐在一起细品香茗，只能将就着和“短衣帮”站在一起，以茴香豆下酒，同时他又不肯脱去长衫，尽管那长衫又脏又破。

在孔乙己看来，长衫是一种光荣，是作为读书人的光荣；长衫是一种骄傲，是拥有知识的骄傲。长衫已成了一种精神支柱，支撑着孔乙己在世态炎凉中挣扎着生活下去，因而他“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就不能简单地视为时代落伍者的迂腐之举了。

现在的读书人也不能简单地对这一笑了之，甚至认为“不值一晒”，在他这一遭后人讥笑的古怪行为里，实在有更为深沉丰厚的意蕴。抖去旧时代的尘埃，掀开长衫的一角，不是隐约现出他对读书的执著吗？不是依稀可见他对读书人身份的眷恋吗？不是分明透露出他对知识的忠诚吗？不是明显地表明了他在求温饱之外依然怀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吗？在“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的调侃走俏的今天，在读书人三心二意的躁动不安里，在不少人专注于当下感性欲求的满足而遗忘了寻求精神归宿的商业文化氛围里，孔乙己矢志不渝地守护着“长衫”，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并因此更值得人们怀念。

毋庸讳言，孔乙己在历史的转变处被甩到了边缘地带，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但这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闭塞的鲁镇无力把孔乙己喂养成新时代的先行者和同行者。但是，现时的读书，倘能在高潮涌动的年头里，即便“站着喝酒”也不脱去“长衫”，即便物质生活贫困也不失读书人的本色和使命，仍能在专心治学中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那么，读书人一定能合着时代的步伐前行，为社会的进步发出更多的光和热。

今朝“短衣”风行，但“长衫”并不过时，时代也需要读书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服务社会。

晴雯的悲哀

有本事的人大多有点坏脾气，正如漂亮姑娘大多不讲道理一样。长得好，工作能力又强，脾气往往更大。《红楼梦》里的晴雯就是这样，因此她注定做不了一个好秘书。

晴雯是做宝玉的生活秘书，论能力那是没挑的，特别是针线活儿，那叫一个棒。一次，贾母送给宝玉一件孔雀金线织的名贵褂子，宝玉刚穿上不久后襟就烧了一个洞。宝玉差丫头

送出去找织补匠人补上，没想到问遍了织补匠人、裁缝、绣匠、女工，谁都没见过这等高级货，不敢接这个活儿。晴雯正好生病，身上烫得火烧似的，卧床不起，但她却挣扎着爬起来，不顾头重身轻、满眼金星，咬着牙撑着来补洞，补上三五针就要伏在枕上歇一会儿，直到自鸣钟敲了四下才补好，哎哟一声就倒了下去。仅此一件事，就可见晴雯不但见多识广，而且专业技术很过硬，敬业精神也是没说的。

不过，单靠这一点她依然做不了大观园里最称职的秘书，因为她脾气大，喜欢独立思考和判断，结果不但闹得人缘不好，招人忌恨，还失去了许多升职加薪的机会。晴雯要坚守的是什么原则呢？

第一，她要的是领导与自己的人格平等，不愿意奴颜婢膝、低眉顺目地去讨领导的欢心。晴雯是个丫环，但在她身上却很少见到奴性，按现在人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摆正自己当奴才的位置。在领导面前，她直抒胸臆想说就说，根本不会像袭人、宝钗那样拐弯抹角想着法儿去讨宝玉欢心。

第二，她要的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做人，不愿意在工作范围之外，靠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下作伎俩向领导献媚争宠。所以她尽管和领导心心相印，却一直坚持原则，绝不用私情蜜意勾引领导，且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碧痕那样服侍宝玉洗一个澡要两三个时辰的勾当。即便领导当面提出“拿了水来咱们两个洗”的要求，她也断然拒绝。在这一点上，袭人就聪明多了、顺从多了，领导要做就依着领导呗。所以即便像宝玉这样的好领导，对袭人的信任和倚重也要高过晴雯。

第三，她要的是有话说在当面，看不起背后使绊子打小报告陷害人的伎俩。晴雯的直率不是单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所有人的，包括经常顶撞她的领导宝玉，对贾府上下人人称好的袭人奚落起来也是毫不顾忌。晴雯和宝玉打嘴仗，袭人出来劝架，说了一句“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哪里就称起‘我们’来了。”

晴雯吃亏就吃亏在太有原则，不会左右逢源，得罪人太多，吃亏在她瞧不起的人的背后陷害人。“狐狸精”、“女儿痍”……一条条诽谤之语加诸其身，使其百口难辩，死不瞑目。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曹雪芹给晴雯下的判词一点都不错：一个追求人格平等的人，或许压根就不适合做生活秘书这种工作。这是晴雯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文化的深刻悲哀——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个现代晴雯能在持守自我和原则的前提下，把本职工作做好呢？仅此一点，晴雯就值得我们格外敬重。

怀念红袖

“人逢喜事精神爽，簇簇黄花正当行。醉倚新楼邀明月，梦中红颜舞霓裳。红袖添香夜读书，卿正欣喜吾欲狂。携手相看徘徊处，知音鸳侣共徜徉。”一直以来对这首诗都非常欣赏，如同一幅优美缱绻的画，怔怔瞧半晌已是沉醉不已。青灯一盏，红袖添香，是古时读书人其乐陶陶的最佳享受，至今惹得千万后生津津乐道，心醉神往。

“红袖添香夜读书”是形容古典文人的一种境界，一种闲情逸致。我想，这暗喻的无非

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当你在夜半苦读中甚感疲惫，若有一颗懂你的心灵与你分担寒夜，有一双清澈的眼睛让心小憩，这种心境自然是美不可言，一如古词中的“红酥手”三个字，我想这种感觉，酥的并不是手，而是心境吧。

“红袖添香夜读书”，短短七个字营造出丽人夜色书卷暗香、惹人遐思撩人欲醉的绝美意象。红袖飘然中将玉臂伸出竹窗，任那方绣帕在微风中飘然飞荡，感受着和煦的春光；或者月华初上时红袖立于梧桐影里，在微凉的秋风中衣袂飘然，直到天色渐晚，屋内已燃起了红烛。

红袖拂去了琴台上的香尘，轻轻地拿过琵琶，纤纤玉指不经意地拨过那几根弦，流水般的叮咚声溢了出来，而后红袖单手支着腮看着你读着你，给本来读书的那种枯燥无味、劳神伤脑的寒窗之苦带来了不尽的韵味和温馨。

这种红袖添香带来的愉悦，纵是用醉生梦死来形容也不为过了。难怪“红袖添香”这个古老而美丽的话题让那些有书缘之人羡慕不已，在静谧的夜里，会一回回梦见书中那些艳丽的女子从历史深处某条胡同里露出一截红袖，会听到从某座幽暗的庭院里弹响的幽怨琵琶。

“有女东来，颜色如玉。”能有资格做红袖添香的女子，定也是有情有义，惠质兰心，精通诗词歌赋，至少也是妙语如珠、善解人意、聪明伶俐的了。“青灯”撩人，“红袖”传神，美丽女性的介入使读书郎与“红袖”的故事变得趣味盎然，隽永流长。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写过这样一个女魂——在沧州佟氏赞园里，看门的老者每到夜里就能听见她唱歌：“花朵儿重重，树叶儿层层，看不分明。中间坐个佳人影，只看见水红的衫子，裙是水红绫。”这嗓音清脆、色艺双全的女子虽是鬼魂，我也愿意见到。

明朝有个书生在京城赶考，他给远在长沙的妻子写了一封家书，托人辗转带回。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书生误把一张白纸封了进去，妻子见到书信没有埋怨，而是写了一首诗托来人带回：“碧纱窗下启缄封，一纸从头彻尾空；想是檀郎怀别恨，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样的妻子，温良恭俭，端庄其外，秀慧其中，有如此佳人为伴，是真正的红袖添香。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恍兮浩歌”，美人与浩歌使屈原的上下求索显得抒情浪漫，风骚流芳；“同窗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梁祝化蝶的故事美丽哀婉，千古流传；“一缄情泪红犹在，满纸春心墨未干”，张君与莺莺情爱西厢，奇文共赏，笃情同享，情切切意真真……

宋朝著名词人姜夔（字白石）为顺国公谱了几首优雅的词曲，在园中教导歌姬们演唱，“公度其意，择姬中最优者赠之，白石乃归”，回家的路上白石喜不自禁：“自酌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二桥。”后来，为了让小红满意，姜夔从西湖搬家到金陵，从他的诗中就可以体会到他的满足：“我家住在赤栏桥，邻里相逢路不遥。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

清人蒋坦的《秋灯琐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秋芙所种芭蕉，已叶大成荫，隐蔽帘幕。秋来风雨滴沥，枕上闻之，心与之碎。一日，余戏题断句叶上曰：‘是谁无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明日见叶上续书数行云：‘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字

画柔媚，此秋芙戏笔也。”虽没添香，可一叶芭蕉夫妻唱和也是算得上一段红袖相伴夜读书的佳话。

一方小小的院落，院落中有一间向阳的书房，书房前还要植几竿修竹。夜深人静时坐在那窗前竹下读些自己喜欢的书，或信马游缰地写些怀旧感慨的文字。如果仅是如此便难免寂寞，一定要有一位相知相契的女子为伴，这境界才能算得绝佳了。

想象中红袖添香的女子必定穿着一件中式睡衣，颜色在月白与浅黄之间，丝绸的面料，隐隐的暗花；还要有一头长发，或松散地挽起，或垂垂地披下，长度若能及腰刚好。

读书写字的时候，这女子最好也在夜读。我在电脑前指舞飞扬，她在台灯下厚卷飘香。写到酣畅淋漓处，自认为很精彩便会读给她听，问她是不是很好。如果说好就会有些心虚，担心她爱屋及乌，还会再三求证；如果说不好就从头修改。读到别人的好文章也要与她分享，她看着书，我看着她，期待她泪光盈盈的感动。

“红袖添香夜读书”是古人眼中理想的读书意境，宛如一幅工笔重彩画，向每一个观者展示着和谐与默契，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读书的美丽。然而在今天，“红袖添香夜读书”似乎已成羚羊挂角，仙踪少见。“红袖添香”正被现代人淡忘，淡忘成一幅古画，淡忘成一句古诗。善于自我调节的人们会用一句“太浪漫了”拉开它与现实的距离，将其置于高处不胜寒的境地。于是，现实中的人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过着现实的生活。

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期望已经一去不复还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文人的清雅自然也难得一遇，男人与女人间的经典爱情童话也便很少见了。有那真情真意的夫妻，却也为了名利生存的奔波而染上了太多柴米油盐生活的底色，失去了那古色古香、淡泊清静的高雅。

寂寞的黑夜，或许还能看到几盏不合时宜的孤灯，或许还能嗅到几缕书香，但这些读书人大多不会有“红袖添香”的艳福，因为“红袖”早已不添香了。在现代语汇里，“红袖”与读书已经很难再有联系了。

“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和馨香，已如子期、伯牙的琴音，成为绝响！

（责编：孙玉茹）

桃花依旧笑春风

李广芹

喜欢花的颜色，花的芬芳，而桃花以它的淡雅、柔美则是我的最爱。

早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徐徐的微风轻轻地抚摸着脸，我步入了一片桃花园里。这一望无际的粉色啊，随着微风的舞动而颤抖，散发着诱人的馨香。我不禁屏住呼吸，一股恬淡自然涌上心头，就像初恋的少女，平心静气，从容闭目，吸吮这灵魂深处的渴望与期盼，渴望着粉色的初吻，期盼它的气息透过我的心扉——融入我的心海。

眼前的桃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骨朵的。绽开的粉色既不张扬又不失其灿烂，既有少女的柔美、娇嫩也不失其活力与坚强。把掌心温存在一朵桃花的面孔上，我听到桃蕊心跳的律动，听到这个季节最动人的声音。

蜂飞蝶舞花丛中，柔情蜜意别样浓。蜜蜂们忙碌地弹奏着花蕊的心弦，蝶儿们在花瓣上翩翩起舞，把柔美的她送入了爱人的怀抱，成就了一对对美好的姻缘，孕育出一个个绿色的生命。

此时，我突然想起了自然界的疾风骤雨。这些桃花是如此的娇嫩，柔弱的让人不忍触摸。我开始担心那些花儿会不会在风雨中坠落，好想撑起一把巨伞为这些娇粉遮风挡雨，我不忍看着这些柔小的生命因为一场风雨而陨落。可我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妄想呀！大自然中有很多植物和动物都要在自然的风雨中经过百般历练。我无法替这些花儿承受风雨，只有默默地用心守护着这些精灵。

花儿们并不知道未来有多少风雨，然而她们坚定的信念和灿烂的笑容向世人展示出自己的自信与坚强。是呀，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们和大自然是一样的，都要经历各种挑战，在挫折中磨练，在困境中成长。关键是我们要保持着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笑对人生。这些美丽的花儿在这时候给了我关于生命的启迪。我开始景仰这弱小而坚强的生命。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文人墨客，借桃花的淡雅、柔美写景抒情，喻人喻物。唐朝崔护的一首《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描绘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宋朝王安石在《甘露歌》中写道：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间应未有；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书写了一个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清朝袁枚的《题桃树》：二月春归风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残红尚有三千树，不及初开一朵鲜。描绘了一幅雨中桃花初开的美丽景色。

一朵粉色的桃花，一枚暗红的果子，开始孕育一个记忆，一种声音，一段心事，一则传说……

（责编：杨振关）

邂逅湘西

木子

湘西是一个既美丽又梦幻的地方，就如同是许多年前，不知是初夏还是早春的一天，从湿漉漉的小巷中走向河边的那位梳着又黑又粗长辫子的清纯少女。所以，我心灵深处的湘西，永远是那个穿着碎花布上衣晃动着长辫子渐渐远去的鲜活背影。那个名叫翠翠的美丽的湘西女孩儿，坐在竹筏上那伤感的回眸一笑，是我记忆中永远的定格。

醉，在凤凰

九月里的一天，我和我的同伴一行三人终于来到了这个神往已久的小城。没有大城市的浮华奢靡，凤凰的早晨是沉静的。

在凤凰城中，所有的小巷都是由青石板铺就，这一块块从山里背来的青石板，纵横交错成小城的血脉，无疑是小城岁月的见证。踏上被脚板打磨得光滑发亮的青石板路，走进比戴望舒《雨巷》还长的小巷，满眼是坚定的白色墙壁和古朴的木板门槛。此刻，早起的孩童正背着书包沿着石板街奔向学校，在楼板吱吱哑哑的声音里，吊脚楼上的人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游人不是很多，土家姑娘看到我们，围拢过来，热情地打着招呼，帮我们指引着。我们被热情感染着，也开始用灿烂的笑靥回应着可爱的凤凰人。没有了迟到的担心，没有了堵车的烦恼，在这个小城中，我们做为局外人，带着轻松的心情，踱着四方步，非常随意地用观赏的心态体味着当地人的生活。

小城里面的巷子越走越窄，现代的交通工具不能代步。也许有人会抱怨这些不便，我却不以为然，现代社会过快的节奏让我们没有机会静静地体味生活。许多人是敏感的，却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无法停下来细细品味每一个感动背后的真实。当你穿过窄窄的石板小巷，与相识不相识的人擦肩而过，你可以一直低着头，不去理会掠过的身影，把心底的真实反反复复地体会。直到你终于可以抒出久藏的无奈，抬起头遥望远处的時候，小巷已在你的身后，轻轻地挥着手，冲你露出安静而又神秘的微笑。

在巷子的深处我们找到了沈从文先生曾住过的地方。那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四合院，看上去很古老。院中有用石板铺成的小天井，天井四周为瓦木结构的古屋，有正屋、前屋各三间，厢房四间。屋子不大，却幽雅怡神，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那端坐的木椅、书桌，老式的唱机，仿佛都在追忆着这位文学巨匠勤奋笔耕的往事。在从文先生的书房，临窗的一张大书桌上，从文先生完成了他名闻中外的《边城》。恍然依稀，我仿佛回复到从文先生笔下的岁月。我似乎听到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朦胧中看《边城》里的爷爷、翠翠、大佬……向这边走来。

凤凰古城，虽有季风永远不能更改的风情，但不会拒绝现代风带来的繁荣。城里的街市，热闹非凡，一件件带着浓郁地方风情的服装、饰品、特产、民族乐器等常常吸引我们的视线。不用说，我和同伴不会错过机会，挑选自己得意的东西，载着春风般的笑脸，欢喜着。

我们迟归的脚步伴着夜幕，一同落入流淌中的沱江。“远远的街灯亮了，好像是天上的

星星，天上的星星现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街灯。”郭老先生的《天上的街市》不正是此刻凤凰的写照吗？除了我们，还有小城里的“的士”此刻也徜徉在这条天街上，不同的是，他们在为生计奔波，我们在享受快乐。这个小城在10点中，已经进入了它的深夜。只有我们，仍贪恋小城的静谧和温馨，不想用睡眠来错过都市少有的恬淡。沱江两岸的灯火亮了，酒吧的喧闹声也随着夜色沉入江中。

走进沱江边的一家茶楼，临窗而坐，沏壶好茶，置身茶香中欣赏月色，这月色笼罩下的古城，水的柔性穿梭于时空，游走于大地。因为水，凤凰才有这般的生机和灵性，因为水，凤凰的微笑才如此动人。在水毫不矫柔造作的温柔下，茶楼绕身沁入肌肤的茶香间，我醉了，醉在凤凰美丽的夜色中，不愿回到是与非禁锢的牢笼里。

或许，人在异乡容易醒来，或许，生怕再错过更美的风景。当清脆的鸟鸣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抬腕看了一下表，刚刚5点半，记不起昨夜何时入睡，心中记挂着晨曦中的凤凰。跃出房间，满眼的青翠，沁人的清凉赶走了最后的睡意。我敲醒了隔壁酣睡的同伴，“快，我们去看沱江的晨光去。”随着声音，我已经飞奔下楼，像一只欢快的小鸟，飞翔于凤凰的早晨。

沱江是绕过小城边廊的一条河，河水清莹澄澈，河底的水草清晰可见。河上渔舟荡漾，河畔，有阿妹在淘米、洗菜、捣衣、照身影，阵阵杵声与姑娘的欢声笑语相应和。那些由木柱作架，以纵横横的杉木板作壁，支撑起湘西富有民族特色的吊脚楼，壁连着壁，檐接着檐，悬挂在高高的江壁上。连同木楼后面的青山倒映在沱江清澈的波光里，那和谐、淡雅的意境，只有从唐诗宋词或水墨画中才寻得见。

来到沱江边不乘船游江是很可惜的，因为那是感受两岸风光的最佳通道。让我们乘着小舟顺江而下吧。又窄又长的扁舟，正好可以容下我们，江水不疾不徐静静地流淌着。一叶小舟，搅动一池的清水，翩然间，我们滑翔在沱江之上。船工晃动着橹，拨开江面的轻雾，搅碎了沱江的梦，迎着连绵山峰的翠绿，向下游荡去。望一望两岸，慢慢后退的吊脚楼，渐行渐远，可是吊脚楼里的生活仍在继续。水波一条条散开，又一条条聚拢，把你包围着，簇拥着，让你透不过气来。透不过气是因为我的心中堆积了太多的感动，土家族民居特有的房檐屋角美丽地伸展在蓝天底下，与远山绿树相映成辉，水波流转，激起每个人心中对美好的渴望。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这种渴望早已变成了奢望。我害怕我自己无法再回归自然，无法再找回那一颗平常的心。江面上只有我们这一只船，恍然间，我们成了画中人，点缀着沱江的早晨，我们在画中游，同时画中的我们又是如此的美丽。不知是我们给了沱江灵魂，还是沱江给了我们灵气。在这早晨的沱江，我们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弃舟登岸，我的同伴相中了一片收获已久的稻田拍照。背景是稻草堆积成的一个个草人。看着镜头里他天真的笑脸，眼前的场景，让我突然心中一动：同伴脸上的笑容，和水边孩子的笑容同样的纯真和灿烂，我不知此刻的他是不是回到了他的童年，因为这种笑容在都市的套子里早就泯灭了。在都市，这种笑容只有在婴儿的笑靥里才能看到。

远处，苗家姑娘们略带羞涩的唱起了她们的山歌，优美的调子盘旋在空中。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刻的场景，只是在静静地享受着。我猜想，她们一定是讲着自己的梦想和憧憬，述说着爱情的忧伤与无奈……

醒，在德夯

当得知我们对苗寨感兴趣时，热情的“的士”司机小张开始向我们推荐起来，一个深藏在武陵山脉之中，距凤凰 25 公里处的德夯。去德夯的目的是为了要看一看真正的山村苗寨。德夯在苗语的意思是“美丽的峡谷”，那里除了山水秀丽，方圆百里布满了古老的苗族村寨，正是我们寻访民俗的好去处。一路上，美丽的峡谷绵延不断，散着薄雾静静地展示着它特有的庄严与壮观，不由得让我想起一首经典的名曲《大峡谷》……

临近德夯，现代文明的痕迹已经退到了山后，古老的村寨开始一段段隐现出来，依居于山林河湾之间，陈旧、朴素、落满岁月的风尘。不时有炊烟从寨楼的屋顶丝丝渗透出来，萦绕在村落之间，蔓延出一种生活的简单与安宁。临街的多数房屋敞开着门扉和窗子，很坦然地任你观览，偶尔有挑着山货挎着背篓的人匆匆掠过，门边，不时就有老妪脚蹬织布机发出的细碎声响，老人老了，她不会说普通话，她看着我笑，沧桑的脸满是记录春秋与冬夏的皱纹。寨子幽深而神秘地向深处和高处伸展着。

我走进一家小院，乱石和木栏围成的院子里，四处堆满干枯的树枝与竹竿，石板与泥土修筑的屋墙两边，是破烂的猪圈和鸡棚，黑沉沉的房间里简陋不堪，空气中弥散着阵阵干柴炊烟的气息……没有太多游客的到访，整个寨子里安静而清冷，我们也因此有更足够的时间深入到每一条巷落，去触摸那每一块古老的墙石。“你们走错了路了！”一个童音叫住了我们，唤起了我对一个久远年代纯朴民风的回忆。这里，青石板与黄土块垒砌而成的屋舍，斑驳、破旧，虽历经漫长岁月的侵蚀，却仍然保留着它坚实的结构。偶尔，也可以看到几处废弃的房舍，屋梁石块坍塌一地，只剩下几面残缺的墙顽强而孤单地伫立着。在石块圈起的栅栏里，我们还看到散养的小猪和觅食的鸡群，面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它们居然毫不惊乱，真是有趣极了！

与凤凰城相比，这里的生活要安宁很多，虽然没有参加他们盛情的篝火晚会，未免有些遗憾，不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苗家生活的另一面。站在寨子一角，观望着远处的山林水田，再回头看看炊烟袅袅，那悠闲的赶牛人、打水的村民、以及正在聊天的苗家老人，这一切突然间褪色成了一幅朴素单纯的黑白画面，不由得让我感叹着：生活在这里可以被还原到如此的简单……

因为日程的关系，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探访更深的苗家山寨，去体验古老的民风民俗，收集更多的民间工艺，这是我觉得最遗憾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的收获还是远远地大过了初衷，美丽的湘西像一片富饶神秘的土地，深深地吸引着我，牵动我无限的眷恋与梦想……

湘西之行，我无法忘怀，不能忘怀它的山水，它的小巷，它的古朴，它的风情。平和、宁静，是此行中我最大的感受。也许，这才是人生的真谛？也许，这才是一切的必然。

别了，虹桥；别了，晨曦中的沱江；别了，让我牵肠挂肚的苗寨德夯！我用贪婪的眼睛，把眼前的美景镌刻在我的心中，永远的封存起来，当美丽的湘西不再古朴时，我记忆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像沈先生的文笔一样，永远散发着清香。

（责编：孙玉茹）

这城也在水一方

王雪松

当岁月之河从远古流来，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又一条河流来，唤醒了一座城市。因此这河流更像河流，这城市也更像城市。这河叫运河，这城叫武清新城。

因为人类逐水草而居的智慧，黄河与长江、恒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孕育了人类的最初文明。并且智慧的人类也借水塑造着繁华。从塞纳河、多瑙河、泰晤士河、汉江，到黄浦江、湘江、府南河、海河，河流繁荣着城市，城市点缀着河流。

而武清新城，虽然只是这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沿岸众多城市中并不起眼的小城。但是她不甘寂寞。她随着时间之流不停地蠕动、翻身，是在张扬自己，也是在准备着一个华丽的转身。于是有风拂过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她的真颜！

不只因了这河上源自霸气财气雄气秀气的北京，下流向妩媚自古繁华的江南，还因了她携了京津的臂腕，因她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她做了种种的翻转与伸展，其中就有这水的文章。

她做这运河水的文章，因为水是城的魂魄，是城的脉搏，因为水既是城的娇媚的外衣，也是城隍永的内涵。当我随着岁月的河流一遍又一遍的探寻这运河中雍阳一段，她一遍又一遍的改变着我的印象。今天，当我再次走近她，我看到她扮靓了河之洲水之湄，她澄澈了河之骨水之容。汉白玉栏杆、亲水平台典雅美观，夜景灯光、主题公园美轮美奂，雕塑小品、彩色情侣小路温馨浪漫，框格护坡与草皮花砖交相辉映。大运河的自然和谐、庄严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武清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在这里得到完美体现。还有那橡胶坝的修建，丰盈了河道，也丰盈了新城，更丰盈了新城百姓愉悦的心。

也许你陶醉过康河上波光艳影，聆听过动人的多瑙河之波，也许你曾站在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你曾漫步府南河畔读万里码头杜甫薛涛的足音，你曾亲吻夜中海河品百年岁月近代中国的变迁，于之后你不会为此景惊艳。但我的新城，我的运河水啊，不懂她的人，不谙她的过去，不读她的现在，不知她的将来，也就无法体会她的心我的心。

布达佩斯装点着多瑙河，伦敦装点着泰晤士河，成都装点着府南河，天津卫装点着海河。就让武清新城来装点运河！

（责编：李蔚兰）

春雨江南

陈晶晶

春风又绿江南岸。还在“草色遥看近却无”之时，春雨就像一位喋喋不休的老者，把一些纷纷扬扬的语言洒进乡村的每个角落。古人不见今时雨，今雨曾经洒古人？灞桥折柳催人别的烟雨，清明时节纷纷下的断魂雨，不管是淋在古人身上，还是洒在今人脸上，都饱含着无尽的诗意和故事。于是，我独自一人在纤尘不染的细雨里漫步，令思绪遐想翩翩，去感受或探求古人的诗情画意。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杜牧的名诗。本来，它那自然洒脱、清丽淡雅的风格就足以使人得到美的享受，如今在绵绵春雨中吟来，怎能不令人陶醉？

许仙和白娘子因雨而结缘。一曲《千年等一回》让多少人荡气回肠，“雨心碎，风流泪，西湖的水，我的泪”，“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闪着微笑的江南雨，多么像白娘子那肝肠寸断的泪水！相会断桥中，清明佳节雨蒙蒙，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怎能成就一段千古奇缘。

细雨飘着，路旁的花枝在雨中簌簌抖动，不时有一阵雨珠和花瓣掉落，如同一曲缥缈伤感的弦乐。要是林黛玉看到了，她一定会唱着《葬花词》，把这些花扫起来哭哭啼啼地葬了。花浓雨密，香雾迷离，我更多地想起了李清照。她晚年避难江南，丈夫既死，孤身一人，听着江南的春雨，触景伤怀，哪有半点林黛玉般的无病呻吟。“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丧夫之痛与国破家残、故土难回的深切哀愁交织一起，然后寄托于春雨身上，难怪李清照看着闪着微光的江南春雨，会发出“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无限感慨。江南雨是为李清照下的，弱不禁风的林黛玉毕竟没有那份沧桑与坎坷，最多只能“为赋新诗强作愁”罢了。

“春雨贵如油，下得满地流”，阡陌间，农人披蓑戴笠正忙着农活。“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在雨中吟着张志和的《渔歌子》，眼前却无法重现古人垂钓图，更没有古人那份恬淡安适的情趣。如今这纷扰浮躁的尘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谁还继承或保留古人的那份闲情逸致？山上雨雾如烟如梦，给人一种溟蒙苍茫之感。也难怪，晚唐诗人杜牧虽才情横溢，可面对江南春色却感叹起历史的烟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或许在杜牧心中，春雨才是江南的精魂。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青池塘处处蛙”。漫步池塘边，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可爱的梨花挂满了晶莹的雨滴，颗颗如玉。丛丛梨花在雨中依偎，绽放着少女般清纯的笑脸。“梨花一枝春带雨”，柔弱的梨花能经得住几番风吹雨打？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杜鹃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这样的花与诗，浇上这样的缠绵春雨，营造出一片忧伤的美丽。“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因为雨，曾发生了多少趣事轶事，也因为雨，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少不朽诗篇。

细雨霏霏，如诗似梦。如果能和知己共撑一把油纸伞，紧紧地靠在一起，漫步于乡间古道，伞外春雨迷蒙，伞内谈古论今，不亦乐乎？于是，我“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雨巷》）在江南听雨，一定要找一个多愁善感而富有浪漫情趣的人同行，可是，人生得一知己难啊！春雨还在淅淅沥沥，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春雨江南，谁与我归？

（责编：孙玉茹）

海峡之歌

苟红梅

1

我是波涛，对和平的向往，一路蔚蓝。

每天，我如期推出清晨，舒展晌午，牵引黄昏，前行没有休止符。日夜兼程的一股股澎湃，是我的脚步匆匆，追索促促。

欲往何方？

向着日月潭，向着阿里山，向着《乡愁》的港湾。

浅浅的海峡，汹涌深深的眷念。这湿漉漉的眷念里，掺和有十分挂念、百尺呢喃，掺和有千里眺望、万吨祈祷，以及那一汐汐漫上堤坝的呼唤。我的全部身心，提炼出来便是一波波眷念的质量与数量。

一路奔波一路情，携带和平发展的言题泅渡，必将终结所有的距离。

2

我是征帆，对和平的倾注，不相信搁浅。

我的船舱里装载有满满当当的“国宝”，包括万里长城的飘逸、喜马拉雅的挺拔，包括西安秦兵马俑的传奇、西昌卫星基地的神秘，还有北京奥运会那为世界点燃的惊喜……

许是超载了，每走一步都挥汗如雨，溅起朵朵浪花。

有暗礁阻挡，绕过了；有漩涡纠缠，避开了；有狂风撕扯，顶住了；一两回橹折，两三次缆断，更算不了什么。

弄潮儿如我，最熟悉的是刘邦的《大风歌》，最爱唱的是李白的《将进酒》。极目浩瀚波澜，航程牢牢攥在手上。

舵柄似笔，为“一个中国”的编年体纪事。

桨声如歌，历数两岸福祉的流程。

潮涨时，在水一方有我卸货的新码头。

我是海燕，对和平的祈祷，自有翅膀剪影。

为爱巡守，我的注目礼一次次抚慰岸边的望夫石，抚慰她们历经淘洗的痴情。我不知道新版的《天问》、《离骚》是否漂泊到了海峡，但海峡再版后，它是望夫石撰写的更是两岸同胞的合著。

灯塔烁烁，听我解语红与黑的辩证。

潮声款款，与我研讨建造海峡大桥的课题。

鱼儿匆匆，陪我选择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佳期。

诗人说，瘦瘦的海峡是长长的古筝，供我拍翅弹拨你栉风沐雨的心绪。我们同台演奏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该擦拭擦拭了吧？该谱谱新曲了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伴随《牵手》柔美的音乐且翔且歌，是最惬意最幸福的事。但愿一个团团圆圆的大家，一个完完整整的时空，正迈步跨进崭新的日历。

（责编：秦万丽）

老 屋

周淑艳

青砖 青瓦 黛绿的苔藓

纸窗 土炕 蒸腾的炊烟

老屋一袭长衫

在岁月的深巷手捋长髯

梁上嬉戏的老鼠

一不小心从破棚板上掉下

摔疼了腰胯

老屋用宽厚的笑把它扶起

目送它仓皇逃窜

月亮爬上烟囱
老屋卸下一天的疲惫
与他经年的红颜
就着月光聊天
青梅 花轿 黄狗 红苕
遥远的从前

风吹开檐下的丝瓜花儿
悠闲了忧郁的日子
在一幕幕红白喜事里
咀嚼着岁月的苦辣酸甜

如今
老屋的项项落满霜发
岁月的风雨蚀断了他的筋骨
老屋步入风烛残年
晨光中 慈祥的目光
掠过儿孙们健壮威武的身躯
它咧开无齿的口唇
把布满沧桑的脸庞簇成一团菊花

有一天
雄鸡的啼鸣再也唤不醒屋顶的炊烟
儿孙们的欢歌声里
老屋含笑躺下 一脸安然

回忆（外一首）

郑小琼

押送着阳光，它的低啁
在豌豆花的馥香我记得甜味的村庄，开花的乡间
安详，蜿蜒的小径，野兔奔跑
去年的雪涌上你的窗前
我记得你站在镜子前，满脸雾气
我记得的，满头明亮的幻想
我记得的，那个冬天的黎明
压低枝条的松树，你脸上的红晕
我记得回忆与希望在雪中
——这回忆充满了老年的忧伤
你小小的微笑，我也是记得的
我记得浮动的鸟鸣，乡间路上的油菜花
半坡的喜悦，我记得那些嫩黄的爱
——生涩，透明，浮在明朗的黄昏
啊，时光把那些平原推向了更远的地方
我只剩下玫瑰样的幻觉在回忆中
我记得，记得
有些人，有些爱，有些永远流逝的
友好的形象，在记忆的拐弯处
站着，那路，正向着远方

村庄中午
一株妄想的牵牛花，在中午

村庄午休，世界安详，慢慢沉入
深井中的吊桶，弯曲着

绕在食指上的穿堂风
它的曲线与大地平行

知了叫着，树枝轻微的颤动着
它细小的响动，加深了村庄的
安静

——“此刻宁静的树影中，那个健壮的汉子
多么温柔，在中午的小憩间，
他的命运多么寂静”

呼兰河，故乡的河

胡俊臣

呼兰河，故乡的河
高挂日月
从我梦的河道流过
记忆如鱼
令撒网的日子
从指缝间滑落
童年像船
却载不动岁月的烟波
横跨时空的桥
被漂泊的日子
遥望成垂钓的一弯新月
那不是康桥
让诗人挥手作别
那是我如虹的希冀

铺满故乡的原野
岸边的树独立斜阳
蝉的翅膀震颤落寞
河岸的庄稼
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是什么把灵魂
涂上怀旧的颜色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河
艾青的大堰河
一位善良河一样的农妇
让诗人有了
永远唱不完的歌
泰戈尔的河 恒河
古老而优美的旋律
让泰斗的灵魂如旗帜
猎猎飘扬于诗的王国
萧红的河 呼兰河
那是用文字和呐喊汇成的河
《呼兰河传》
我的灵魂在你的书脊上矗立
狂奔的语言
分行成诗的脉络
我不是诗人
但我也有河
它是我如瀑的血液
将生命流淌成一条故乡的河
一切河都是风景
每滴水都是命运的漩涡
所有爱都是风景

每分情感都是那风吹皱的光波
远游的云朵
踏平天空的坎坷
一片湛蓝的汪洋
起伏成一首思念的歌
呼兰河，故乡的河
高挂日月
从我梦的河道流过

云 水 情

张 炎

云飘过湖水
白点印刻在湖心
坐在被地心误读的凹塘里
翻腾的不只是皮肤下的神经
血液 还有微漾的表情

云停步看湖水的眼睛
明亮纯净隔空投来
无语的憧憬
跟着风走 行程太赶
丢失的阳光、诗情
在对视中苏醒
接受湖水发出的邀请
放弃曾经的轻盈
不理睬风的怀疑

湿透身体凝成水珠
融入湖心

云与水疯狂地缠绵
笑皱一池光阴

岁月里的小诗
谢紫妮

埋葬
岁月埋下
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友情 梦想
一阵阵冷风
覆盖了记忆

最后的葡萄
紫红的色泽
诱人的眼欲
惊讶于它最后
守着孤独一枝

再次幻梦的
却都是血

偶然
偶然写一首诗
偶然发现你读着
一串串童年的梦

诉说着成长

再也不任性了

让诗散去往事的霉味

每一行都透露出真情

对每天的描绘

更有耐读的韵味

心灵的泉眼里

清澈的思绪

如瀑布般涌动

对岸

河对岸

跳动的诗行

被搓成细细的绳

甩过来

浪迹的心

喝了一大杯酒

轻轻一拽

那头的绳

双脚悬空

踩动水波

寓言

孩子们听着听着

长大了

很怕寓言中的人和事

与自己有关

远离寓言时代

去看头顶的月亮

那么天真

思考少一点

有时凭感觉

心里流淌着爱

走出寓言时代

雨中运河情

赵建敏

细雨淡烟笼运河

斜风拂柳影婆娑

柔风轻吻绿苔岸

飞桥隐约车似梭

三两花伞岸边移

欲与紫花争艳丽

夏虫隐居轻梦呓

雅客悠步赏莲鱼

垂者笠下甩金钩

锦鲤如霞水下游

雨燕翩然掠水过

氤氲碧水荡清波

雨中运河百媚娇

清风丽影消焦躁

万千失意化飞烟

运河水湄任逍遥

“世博”从春天出发

柳喜峰

相约春天

春天是从一片绿叶开始

拥抱世博

世博从春天出发

世博是绿色的 芳香流溢

绿色的世博

有了春的味道

充满了和谐

让我们有了更多的环保主题

世博从春天出发

牵引着人们期待的视线

春天的世博

散发着温馨和热情

向世界描述一个全新的表情

世博从春天出发
呈现了一个多彩的世界
生动了来自各地的一双双明亮的眼睛
那眼睛里的世界
是我们对未来的歌唱

世博 一个绿色的名字
以春天的形式
抒写着美好的明天

母亲的目光

张宏宇

从小到大
可以温暖我的
在我无数次摔倒后
能够给我勇气的
并且让我飘泊的身影
不再孤独的
是母亲的目光

母亲的目光
渗着一生的心血
给我注入了成长的营养
我常常不由自主的
在人群中
寻找母亲的视线

甚至养成了一种习惯

在白发的暮色里
母亲老了
但母亲的眼神
依然年轻
儿子能够感受到的
是不变的温暖

母亲的目光
还像儿时一样
会牵着我走多远多远
以致我每次离家
唯一可以带走的
便是那长长的视线
割不断的 母爱

(责编：朱新民)

游庐山秀峰

刘绍青

瀑流涌峡奔腾急，
水泻龙潭泱玉宫。
双剑虹飞穿日出，
香炉烟吐绕云中。
书台留迹千秋业，

墨宝摩崖万代风。

世事沧桑无净地，

河山不与一般同。

清长大捷

周文章

半岛风云卷怒涛，风腥血冷水潇潇。

清川捷报红旗舞，歼敌长津胆气豪。

壮志凌云甘赴死，忠魂一缕上银霄。

捐躯换得和平日，酌酒青山祭尔曹。

诉衷情

游大黄堡燕王湖

李善成

燕湖风景醉王侯，

兰桨荡轻舟。

白杨暗柳盈岸，

萑苇唱凫鸥。

鳞波闪，

荷碧透，

榭台幽。

曲悠泉舞，

魂锁长廊，
梦笑琼楼。

秋 钓

程宏明

一湾湾荷塘岸边，
托起一把把钓竿，
一亭亭莲蓬在水中，
举着金杯静静陪伴。

甩竿——溅起浪花朵朵，
起竿——钓出笑声串串……
一顶顶遮阳帽，
辉映着火红的晚霞，
一排排鱼篓哟，
装满康乐的年华。

（责编：李善成）

烟火的季节

刘国华

夜晚走在寒冷的街道，看见远处一朵朵烟花升空，然后绽放，眩目而迷人。城市的夜空被灿烂的烟火渲染得格外醒目和艳丽。顷刻间，我的心情仿佛也被涂抹了一丝喜气和亮色。

又是一个烟花的季节来临了，冬季的风已渐渐沉寂，街头的霓虹依然闪烁。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思念浮起，而周围的人群，好像都在静静而好奇地张望着。其实人群并不安静，安静孤独的只是我的内心。

一直这样默默地行走着，在寻找也在等待。而时光就这样从容地从身边流过，有点冷清，有点寂寞。当我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后，偶然停留，才发现，虽然我在人海中，却一直在想着怎样逃离。

记得，听到一个朋友曾这样说，我们是无法刻下时光的，我们只是不断地被时光雕刻着。听完他的话，我好像突然被惊醒。很多年了，习惯于低着头默默而又孤独地行走，突然抬起头来，便看到了漫天的烟火，看到了烟火背后深邃的蓝天，这是多么美丽多么遥远而又多么空旷的世界啊！

我的双手依然空空，在烟花的照耀下，似乎感觉到了生活深处的一丝苦涩。其实，我不愿意放手的还有很多，树叶的记忆，泥土的芬芳，小河的歌唱，还有那一次又一次和亲情有关的微笑，我记得，他们都曾经离我很近。我至今依然还会在梦里见到旧时的烟花，他们快乐地燃放着，照耀着我长长的童年影子。燃了，再放，放了再燃，好像永远也放不完，永远也燃不尽，那是我记忆里长长的美丽。

少年的烟花依然在路上燃着，但那不是我的，也许属于我的烟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燃尽。在城市的巷道里徜徉的我，常常会有片刻的忧伤，有时候烟花就燃放在我的头顶，但孤独的我却不再注视。烟花开始和我的生活有了距离，甚至会在烟花熄灭的那个时刻，我会有一种落泪的感觉。美丽何其短暂，生命何其短暂。我突然害怕这种感觉，害怕这种短暂的绚丽，害怕这种燃放，我害怕生命或者亲情与爱，也会和这焰火一样，燃放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地相信，慢慢地放手会让生命变得更长久，平淡的拥有会让爱变得更有生命。我变得喜欢随着平静的时间，不紧不慢地消逝，我以为这也是一种永恒。

在走进 40 年的日子里，今天，我偶然抬起头又见到了漫天的烟花，如同久违的梦一样闪亮在我眼前，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触摸的冲动。我回过头去才发现在我平静逝去的长长的岁月里，有悲有喜，有沧桑有风尘，有人来人往，却唯独缺少这样一种绚丽和光亮。

每一朵烟花的背后也许不都是沉寂，每一朵烟花后面或许都是一个故事。

在经过长长的奔走后，我开始忘记我的很多选择。漫长的人生，也不过是烟花一瞬罢了，生活的点滴在时空的浩渺中，又该是怎样的微不足道？在这样短暂的生命里，我何尝不想像烟花一样灿烂一些，更灿烂一些！

（责编：秦万丽）

荞皮枕上的人生

李作均

一日烦闷，卧读亦不能静心，释卷欲睡，头挨到枕头的一瞬，不知怎地就想起了那句“走出门外望野田，月白荞麦花如雪”的诗来，心间如有一溪清流淌过，将那烦闷彻底荡去，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于是，对头下那一枕荞皮，不由得生出一种感激来。

故乡的新生儿都要枕豌豆枕，据说这样睡出的娃娃天庭饱满，特显气派。可我那时一挨豌豆枕就哭闹不止，无奈，父母只好给我换成荞皮枕。人是睡安适了，但我却因此落下一个大大的后脑勺和脸窄腮尖的模样。长大后每看到自己这副尊容，砸了镜子的心都有，不过一到晚上，我还是喜欢把脑袋搭到荞皮枕头上做梦。

后来当兵了，军营的一切都是按战时准备的，包括枕头。为战备方便，我们枕的都是统一的战略包，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服装。战略包放在床头柜上齐整好看，可枕上去却硬梆梆地像块石头，真有一种枕戈待旦的感觉。作为战士，别无选择。军校毕业后，我分了单身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性地买了当时最兴的七孔棉枕头，柔软乡里沉醉了没两天，就嫌它闷了，尤其是夏天，它不如战备包清爽，比起荞皮枕来，差得就更远了。

我爱荞皮枕，不只是因为干燥透气、柔软舒适，更因为荞皮能以轻薄之躯高居麦穗之上，极端忠诚于荞麦收精聚气的职责。这是爷爷曾经对我说过的。薄薄的荞皮曾经无比光彩地捧过荞麦的一生，像襁褓，像卫士，昼夜护着荞麦，把汇聚来的养分如数地给了麦粒。从结穗、开花、灌浆，直到变成宝石样晶莹的麦粒，它那薄如蝉翼的身子总是透着麦粒的翠意。当麦子在石碾下破壳，它便真正成了一介草民，或被当作牲口草料，或被焚成灰烬，极少一部分成了农人们的枕头。但不论做什么，它都极其称职，在草料里它是上品，当燃料也很优秀，做枕头更是无可挑剔。

把头颅安放在这些高居肥穗之上又曾置身石碾之下、享受过阳光雨露和田野自由的呼吸、也经历了凄风苦雨的荞皮中间，那种浸染了粮食清香和淡淡泥土气息的味道在静夜里慢慢袭来，不由得让人产生与高士相处的那种身居旷野神通长空的情怀，心头会猛然浮起虫蝉稠密的低鸣以及凉风清水般的月色。在寂寂的深夜，给人以无法言传的畅亮和拈花一笑的欣喜。

浸香而栖，它成了农夫的喜爱之物，他们可以由此回味收获的快乐，延续另一个五谷丰登的美梦，单纯而真诚。比起那些枕着整个江山也不能安睡的帝王，荞皮却让一介农夫拥有了睡眠的皇权，它逐渐在城市推广，且拥有了广泛的市场。

但毕竟它不能让所有失眠者安然入睡。是啊，一切修养都需要身心共随，就像一句禅联上写的：“前世应是明月，几身修到梅花。”脉脉月色夜夜涵养万物，唯那腊梅枝头绽放疏影清浅、淡雅幽韵的月之魂。倘若心不相慕、情不相期，能得如此水月绝色吗？农夫能安然栖息在一枕荞皮之上，因为他是枕在自己荞皮一样淡定的心境之上的，自然清静。左攀右比，权力或得失的煎熬，又怎么是这样一个“草包”可以解脱得了的呢。

我是个种过地放过羊、扛过枪也弄过笔墨的山里汉子，不曾去想自己的前尘后世，更不奢求明月梅花入梦，今生今世，只希望踏实地做完一天的事情之后，能让一枕荞皮承接疲惫的头颅，让我夜夜安然栖息在一枕风月之上，一梦到天亮。

（责编：秦万丽）

心之徜徉

钟金胜

水的诱惑

1975年的夏天，瓢泼大雨夹着闪电和惊雷倾斜而下，撕扯着榆树的枝杈，在院子里激起一个个水泡，又都打着滚，顺着大门冲向路上。路上滂沱的雨水涨到膝盖，如汇入大江的小河，齐刷刷向南流。

这是京津之间的一个普通村庄，八岁的我站在窗台上，隔着玻璃看着外面的“小河”，一个闪电过后，忙又捂住耳朵，湿冷的水汽随着雷声从窗缝中钻进来，我打了一个喷嚏，马上又听到母亲在叫我“快下来吧，别着凉。”

等雨停下，彩虹挂在天的一角，映在积水上，外面的河还继续流淌，我光着脚趟入“河中”，徜徉其中，也就有了人在河中的感觉。

我是个旱鸭子，却始终经不住水的诱惑。曾做了不少在河中漂流的梦，有时竟成了一条游动的鱼，摇着尾巴穿流于溪水间，但更多时，是在外婆家的后院划出小木船，轻盈穿过碧绿玉米秸秆掩映的小河，在朝霞刚出来的片刻来到村口，踏上木板铺成的小路，向家走。

外婆家本没木船，家门口的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的，窄得如青蛇滑过。我最先看到的船来源于电影《闪闪红星》，梦中的小船也如潘冬子划的竹排，只是梦中的没被水浸湿了。

年轻时，曾坐过本溪水洞的小船，船从洞口进去，蜿蜒10里，两侧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水深过两米，清可见鱼，只是船上人太过拥挤，没了那种闲情；女儿长成我多梦的年龄时，我们一家曾在北京西南部的十渡划过竹排，只是竹篙可直插入底，水也不如梦中清澈，又缺少了那种轻盈灵动的感觉了。

虽如此，心中对水的诱惑却从未矜持过，每每从水入流，似乎总在找寻河之舟，望对岸的伊人。

做事也如水般，不硬顶风头，而是在慢慢浸润中流入缝隙，在恰当的地方寻找解决的办法；交友更如水般清澈，如水般淡然，在涓涓细流般的交往中诠释友谊的真谛。

水的诱惑，是我永远禁不住的。

越剧的吸引

最初接触越剧，是在爷爷的屋门上。屋门上棕色的油漆大半脱落，玻璃没了，用一张年画遮住。年画上画的，正是《梁祝》的越剧剧照，当时吸引我的只是旁边的两只蝴蝶。母亲说，那蝴蝶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变的。几岁的我心想，哪天自己要变成蝴蝶飞该多好。

第一次真正看的越剧，是夜晚挂在墙上的电影《五女拜寿》，那清悠婉丽的唱腔和真切

动人的表演立即吸引了我，后来又看了《红楼梦》，“哭灵”一场中，宝玉不顾一切地冲到潇湘馆门前，看到黛玉的灵位，倏忽止步，知道黛玉真死了，不由心如刀绞，那一大段唱腔虽然侯宝林大师曾在相声里“唱”过，可再次听来，仍不禁落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宝玉演得最好的是尹桂芳，她的表演朴实而不呆板，聪颖但不轻佻，潇洒而不漂浮，吐字清晰，缠绵柔和。她的命运也如她的越剧一样曲曲折折。在越剧发展的高峰时期，她远走福建，“文革”期间，又被迫害致残。但在1979年她重新登台之时，容纳一万多人的文化广场座无虚席，有些观众乘飞机从香港、国外专程赶来观看。

如今，我和爱人最爱看的越剧演员，是她的第五位嫡传弟子王君安。“清风明月般的扮相，行云流水般的唱腔”是对她舞台艺术的恰当描述，更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她表演的《红楼梦》《玉蜻蜓》《盘妻索妻》《陆游与唐婉》等剧目，我们都是百看不厌的。

越剧起源于江浙，道白也是当地的方言，大都温软柔和，我有个江苏的女友，说话也是这样的。但她骨子里似乎也都如大多越剧中的女角，有着一一种敢向命运抗争的倔强。不同的是，越剧中的女子多悲惋，她的脸上却总带着笑。

越剧已过了百年，但对我来说，却永远年轻。

泥玩具情结

第一件泥玩具是自己做的。

儿时的电影常是战斗片，战壕中的解放军将手榴弹投向敌群，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

为了打围墙，父亲在前院挖个方坑，中午大人休息时，便成了我的战壕。我将泥巴揉成圆柱形，再套上小木棍，就成了一个个手榴弹。但这手榴弹未能显出威力，就在小伙伴的争抢中成了烂泥。

村里的路都是土路，下雨后几天，积水还这一块、那一块地残留着，泥巴就成了现成的玩耍材料。当年玩的最多的是“铜锅补锅”，就是两人各拿一块泥，做成泥锅。然后甩开膀子向地上狠狠摔，谁摔破了锅，就拿对方的泥来补。一时间，泥花四溅，汗水随着骂声流到了泥巴上。

当然，最吸引我的泥玩具还是圆圆的泥模子。泥模子大多是花几分钱从街上买来，也有卖破烂换的，都烧成土砖的颜色，一只手能握过来，也有大一点的，记得我买了一套四枚的《宝莲灯》模子，就大了近一半，它们成了我泥模子中的上品，珍藏起来，轻易不拿出来。泥模子的图案题材广泛，造型既有花鸟鱼虫，也有将军、战士、女子、儿童。记得当年，我收藏的泥模子是最多的，常常是刻了整整两排，等小伙伴们拿秸秆来换，记得有一次，换来的秸秆，竟能烧整整一顿饭。

刻完的一批批泥模子常放在窗外的灶台旁等待着晒干，但却很难能保存长久的。每当大雨倾盆落下时，刻好的泥模子又都被打回原形，随着雨水落在地上，即使雨小了，也被冲得残缺不全，而这样的泥硬梆梆的，已不适合再刻模子了。

那时用钱买的泥玩具，是泥公鸡。这“公鸡”被刷成白底色，有的画着大红的鸡冠和花

花的翅膀，显得既粗犷又大方，再加上泥公鸡的屁股处还安了个哨子，一吹就发出“咕咕”的响声，更吸引了我，但也许是我太毛躁了，泥公鸡曾买了几个，但哪个的“命”都不长，有时没过一天，就被我摔得粉碎。

前年去泰山旅游，偶然发现有卖泥娃娃的，一向节俭的我，赶紧掏钱买了一个，如获至宝。现在的玩具市场，是塑料的天下，泥土离我们也远了。可心中的泥土情结，似一棵老树，即使被伐了树干，根还留着。

（责编：秦万丽）

有一种爱情无关风月

纳兰泽芸

许久以来，她以为父母之间，没有爱情。

父亲是一名本科大学生。在父亲那个年代，不说大学生，就是高中生也稀罕。

母亲一字不识。在母亲那个年代，孩子多，肚子都填不饱，遑论女孩，就是男孩上学都寥寥可数。

然而，他们却令人不可思议地结婚了，并生了三个孩子。从二十岁出头一直走到将近花甲之年的今天。这当然不是因为母亲年轻时美丽无比或温柔至极，让父亲不顾一切，而是爷爷的右派身份连累了他。因此接受这桩婚姻，最初父亲多少感到有点委屈和无奈的。

记忆里，他们经常吵架。母亲是急性子，田地里农活没干完，地里庄稼长势不旺，小猪仔生病不吃食了……

母亲就会愁急得整夜睡不着觉。父亲是慢性子，老家土话叫“憨性子”，遇事不急不慌，镇静自若，爸说这叫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母亲说老虎撵来了还要看看是公是母。

小时候几乎一到大年三十都得吵一架，起因其实不值一提。大年三十白天都得贴春联、贴门庆、贴年画，据说贴得越早越能给来年带来好运。急性子的母亲总嫌慢性子的父亲贴得太晚，过年事情本来就多，拔起萝卜带起泥，事情套事情，越数落越来气，越来越气越数落，结果往往是鞭炮的硝烟味和吵架的火药味，当了年夜饭的佐餐。

父亲在离家十多里的另一个乡中学任教，去学校的路都是山路，一到下雨，泥泞难行，深一脚浅一脚的黄泥巴。父亲虽然是工作的人，但农活也是样样好把式，犁田打耙，车水待苗，样样能来。他对工作和学生很负责，又常带毕业班，因此工作农活经常兼顾不了。但犁田打耙这种大农活，再能干的女人都做不了，因此到了春耕季节父亲常常是天不亮就下田去犁田。

一次，天不亮，父亲肩上扛着犁，牵着老水牛就准备下田了，母亲在后面扛着耙，带着起早做的简单早饭。

一个田犁好耙好，太阳也升起丈把高了，因为今天要进行毕业班摸底考试，所以父亲吆喝好老水牛，脚也没洗饭也没吃就带着两脚泥匆匆往学校赶，母亲追在后面喊：“把早饭吃了再走啊”，“来不及了！”父亲边跑边答。

父亲转了一个山坳就不见影子了，母亲继续在耙好的田里做些平整工作。看着田埂上父亲没来得及吃的一搪瓷缸饭菜，想父亲到了学校就要工作，再说食堂过了早饭时间，那就要饿一上午啊，可别把身体饿坏了。

想到这里，母亲再也无心干活，让附近干活的乡亲照应一下田里，就揣着搪瓷缸往父亲学校赶。

母亲年轻时身体非常壮实，再加上要强的性格，干活吃苦耐劳，人称“铁人”。后来年岁大了，终归岁月不饶人，渐渐也生病了。母亲做姑娘的时候就有胆道蛔虫这个病，痛起来恨不能钻天入地，然而那时医疗条件实在太差，一直治不了。奇怪的是结婚之后许多年没有犯病。后来年纪大了，旧病复发，并且连累到了肝，导致肝脏部分硬化。

一直采取保守治疗，都想肝那么重要的部位能不动手术最好不动，2003年母亲突然病重，在老家的医院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下了病危通知书，她接到这个消息时简直吓傻了。父亲火速把母亲送进上海最好的专科肝胆医院，医生说要立即进行手术，否则性命不保。

立即手术。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母亲被切掉了大半边已经硬化的肝。当医生说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但也不能排除有严重术后并发症的可能，并给我们看那白盘子里切出的硬化肝时，她印象中坚强从未流过泪水的父亲突然泪如泉涌，他跌跌撞撞跑进隔离病室，在脸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的母亲床前跪下，用手颤抖地久地抚着母亲的额头和头发，轻轻喊着母亲的名字，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贴在脸上。

许是上苍被父亲感动了，母亲术后状况良好。母亲住院期间，父亲赶着我们去工作，说有他照顾母亲就行了。父亲买了个小酒精炉，买了乌鱼、小仔鸡、小排骨等东西在走廊里炖给母亲吃，他说光在饭店买太贵，自己动手经济又营养。父亲细心地用小勺喂母亲喝鸡汤，看着平时有点马大哈的父亲，一勺一勺耐心地喂着母亲，还用小毛巾擦拭母亲嘴角漏下的汤水，母亲一脸幸福的表情，她的眼眶温热而潮湿。

父亲退休后去她的城市工作几个月后，天就渐凉了，她刚想给爸买几件秋衣，在老家的母亲就托人把父亲的秋冬衣服寄来了。

她与父亲虽然是父女，但他们也常像知心朋友一样的谈心。她曾问父亲，这一生跟母亲过一辈子，有没有觉得遗憾。父亲笑笑说，要说一点遗憾没有，那是假的，文化和思想上的差距客观地存在在那里。但是也没有后悔过，母亲这个人脾气虽然急躁点，但是个好人，心地也善良。年轻到年老，也跟着我吃了大半辈子苦，虽谈不上志同道合，但一辈子在一起，就像身体的一部分了，分不开的。

人说生命是一场苦役，因为每个人生来是一张“苦”字脸。是的，仔细摸摸我们自己的脸，一横一竖，凑成一个多么方正的“苦”字。我们的一生，有太多的艰辛、太多的泪水、太多的苦涩所伴随，幸好，还有一种叫做“情”的东西相伴。

就像她的父母，他们之间，没有玫瑰花、没有巧克力、没有蜜语甜言，更没有情书缠绵、

山盟海誓，然而他们之间有个“情”字。

这个情字，无关风月，却血肉相连。这个“情”字，让辛酸、多舛的人生成为一场甜蜜的苦役。

（责编：秦万丽）

在黑色中飞翔

——记学清公社总经理崔学清

侯成成

中国人偏爱红色，认为红色能带给人吉祥和好运，而学清公社的总经理崔学清却偏爱黑色。这黑色给了他收获，更给了他成功的甘甜。

四月，风轻云淡的日子，笔者随同圈内友人去位于武清区汉沽港镇学清公社采访崔总。提起他的黑薯黑花生等等系列产品时，这个自称农民的企业家脸上多了一层郑重。其实，这是我和崔总的第二次见面。头一次是在朋友的聚会上，席间，他的机智和幽默风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静下心来想，也许正是因着这份乐观让他在播种黑色的果实中一路走来吧。

一、播种“黑色”的希望

说起甘薯，人们都知道有红瓢和白瓢两种。可在2000年的一天，崔学清去北京农科院办事时，无意中见到了紫黑色瓢的甘薯。如今说来，有的朋友见过，甚至有的朋友还品尝过，算不得很稀奇，可是十年前的国内市场，这黑瓢的甘薯绝对还是个稀罕物。“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市场意识，让他觉得这颜色奇特的黑薯说不定能成为甘薯中一枝独秀呢。

经过调研，他得知这黑薯也叫紫薯，营养价值极高。不仅含有普通甘薯所具备的锌、锰、碘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普通甘薯不含有的稀缺的硒元素和花青素，具有特殊保健和医药功能。长期食用，改善人体循环系统、增进皮肤光滑度、清除人体内自由基、提高人体免疫力，还有抗氧化和降血压等功效。当时黑薯在国外已经流行起来，而在国内的市场却是一片空白。他想，在人们由吃饱变成吃好吃出健康的当今来说，这黑薯在国内绝对有着很广阔的市场前景。如果能够试种出来，一定能卖个好价钱。想到这，崔学清兴奋不已，他决心把这个品种引进来。

可这国外的种子，能否在家乡的黄土地生根发芽，乃至结出黑色的种子，崔学清心里还真没有底。为了稳妥起见，他先是谨慎地种了2千棵做实验，没想到黄土地还真收获了

沉甸甸的黑薯来。

捧着丰收的果实，崔学清高兴极了，也感觉有了底气。转年，他就大胆地播下了四十亩地，信心十足地等待黑薯的成熟。看着地里的秧子一个劲儿地猛长，崔学清心里那个乐啊，他甚至在美滋滋地盘算着，这次能发大财了。

终于盼走了一个春夏，迎来了秋。哪知这黑薯一刨，让他傻了眼。根部净是毛须，即使有结出的甘薯，块头也很小，想要卖出去太难了，更别说卖出好价钱。最终，这倾其全力投进去的钱打了水漂，崔学清感觉犹如冷水浇头。

小面积试种没有问题，为什么大面积种植就成了这样？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万般无奈之下，崔学清恳请天津市农科院的专家前来诊断。

原来在插苗子时，一些手法存在问题。苗子在扦插的时候，入土5厘米左右，地下部分得横着摆放。这样秧子离地面比较浅，土壤温度高，通透性好，氧气供应充足，比较容易发根。而当初在插苗的时候，因为地多，人手不够，那些没有种植甘薯经验的人就直接就把苗子插到地里了，导致了薯苗不容易发根，还容易烂。

再者重要的是甘薯对于扦插时节要求非常严格。提前一天扦插和错后一天的产量差就是1%到1.5%。崔学清种的黑薯当时并没能按时种下去，晚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产量当然就差多了。知道了这些，崔学清感觉心里豁然开朗，他决心转年继续试种，一定要种出成色好产量高的黑薯来。

这一次，崔学清不仅吸取了前面的经验教训，还听取专家的建议，把烟叶的下脚料和秸秆混在一起，加水浸湿，放在苗的根部。既起到了保水的作用，还能杀死甘薯上常发生的线虫，避免了使用农药。这为达到黑薯的绿色和有机产品的认证，体现更高的营养价值奠定了基础。

在市农科院专家几年不懈指导下，经过打尖和提秧等等一系列技术的改进，2004年的秋天，收获的黑薯无论从产量还是从薯形、颜色以及口感都达到了标准。看着累累硕果，崔学清喜极而泣。

二、好酒也怕巷子深

黑薯终于喜获丰收，崔学清悬了几年的心终于落下了。望着堆如小山的黑薯，崔学清心花怒放，他甚至在盘算这样的好收成该卖到什么样的好价钱。然而事实并没如他想象得那样，当他拉着黑薯去市区销售的时候，围观的人不少，真正敢买的却不多。即使有人大胆买了，吃起来连嘴边都染上黑乎乎的时，心里也犯嘀咕，这黑薯不会是玩噱头，染的吧。人们既惊奇这薯心的稀有颜色，又害怕一旦是染色对身体有害，纷纷呈观望状，任凭崔学清说破了嘴皮子，还是打不开黑薯的销路。常常是满满的一车黑薯进津，又满满的一车黑薯回乡。这让崔学清愁得吃不下饭。辗转多少个不眠夜后，崔学清决定到北京去碰碰运气。他认为北京是高精人才聚集地，见多识广的人多，说不定会打开市场呢，可是这黑薯依然是整车地去整车地回。

天一天比一天冷，这冷不仅侵蚀着他的身体，更侵蚀着他的心。丰收的喜悦不仅没能换

来预期的财富，连十几万的投资都随着烂掉的黑薯付诸东流。崔学清沮丧极了，他欲哭无泪。可黑薯好不容易试验成功的，难道就这样放弃？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啊。

在思考了很多之后，崔学清不仅又种起了黑薯，还大胆引进了黑花生进行试种。这一次，他提早在销售上动起了心思。经过多方联系沟通，崔学清在农委的安排下，争取到了农产品交易会一块很不起眼的小摊位。正是因这一方小摊位，才使他走进了会场，从而结识了一个打开他黑薯销售的贵人。

这下产品终于有了销路，崔学清跟工人们在一起，数九寒天没黑没白地对黑薯进行包装和运输。虽然身体累得不行，但看着一大车一大车的黑薯被运了出去，心里有说不出的美。腊月廿六那天，黑薯终于全部销了出去，夫妻俩激动得在一起掉眼泪。是啊，经过一次次的试种，到五年的丰收，从黑薯全部烂掉，到现在全部销了出去，没有真实地经过是很难完全体会这其中滋味的。如黑夜撩开了一线曙光，让崔学清更坚定了继续种下去的决心。

与此同时，肯德基开发的紫薯蛋挞隆重上市，让人们开始认识并接纳了黑薯。像一股春风吹绿了田野，给崔学清黑薯的销售无疑也注入了鲜活的生机。2007年，当崔学清带着他的黑色系列产品来到了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时，他抓住人们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的心理，还玩起了销售策略。不急着出售产品，着力介绍推广，就是俗称的“捂盘”。到展销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仅作为展品陈列的一桶4公斤重的黑花生油，居然被买主强行塞给了300元钱，一个仅重三四百克的黑薯，也被卖到了人民币5元钱的价格。这在2007年的中国农产品市场绝对是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价格。

三、在黑色中飞翔

2008年的中国第六届国际农展会上，崔学清的“黑色系列”产品不仅受到国内各省市客商青睐，现场签订订单100余吨，合同金额近200万元，而且还通过了坐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专为航天员提供餐饮服务的问天阁酒楼营养师的严格检测，成功将武清特产摆上了航天英雄们的餐桌。2009年，他的学清公社黑花生还被评为第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农产品。

自2007年以来，天津电视台、天津日报、今晚报、每日新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国门时报等国内数家媒体对其进行了专题报道。2009年12月4日，央视7台科技苑节目还以《种出不一样的甘薯》为题对他进行了专题采访。

在勤奋和坚持中崔学清的学清公社不仅相继开发出了黑薯、黑花生、黑土豆、黑糯玉米、黑小米等一系列黑色食品，还形成了黑色系列食品深加工的一条龙服务体系。目前，公社已拥有千余户社员，种植面积达到8000多亩。品种、规模和产量都称得上是全国黑色食品的“黑老大”。他的学清公社还在天津、厦门、山东等建立了14个办事处，产品已在全国市场迅速走红，成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说起黑色食品的前景，崔总成竹在胸地说，黑色系列产品不但迎合了现代人对健康和营养饮食的要求，而且还满足了很多追求新奇的心理。加之，它的深加工和多用途开发，势必有着极为广阔的未来。

提及今后的发展，崔总首先肯定了继续开发黑辣椒、黑胡萝卜、黑西红柿等新产品的种

植思路和延伸产品的开发。销售上，崔总也是继续打好高端农产品这张牌。不仅在产品包装上改用做工考究的各式藤篮来提升档次，还考虑在藤篮中放置一本黑色系列产品的多种食用方法的宣传手册。还说要將天津和武清历史文化以及食品保健等诸多因素融入进去，采用中英文、韩语和日语等多种语言，使其作为国内外食客有珍藏价值的印刷精美的枕边书。在管理上，崔总计划向社会招收营销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加入到公社来，推行一套标准化科学化的现代化管理体系。

守得云开见月明，崔学清经过艰难地跋涉终于成功了。但提及他的成功，崔总却总是多次提到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这样一个致富不忘本的企业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今后的黑色果实之路定会越走越长，越走越宽。

在此，祝愿崔学清和他的学清公社一路展翅飞翔，飞得更高，更远。

（责编：李蔚兰）

明代铜像修复成果通过国家级验收

近日，在区文物部门的努力下，武清出土的两尊明朝铜像修复成果通过国家级验收，修复后的铜像恢复了原来的风采，效果良好，达到了预期目标。

据了解，这两尊铜像是2002年在一次施工中发现的，铜像系明朝万历年间的，与真人比例相同，材质为黄铜质。其中一尊铜像高177—178厘米，形象生动传神，工艺精细，身披重铠，头顶和背部残缺。另一尊出土铜人则头戴乌纱、鬓发上扬，颌下多须、面目不怒自威，着袍著甲，左手下伸抵膝，拳似握物，右手上曲，两脚呈“八”字型站立，左脚和裙带残缺。据专家鉴定，这两尊铜像为玄帝庙的两尊护法神。修复工作采用X荧光能谱、激光拉曼、X射线衍射、离子色谱、X探伤等分析检测技术，查明铜像的基体合金成分、腐蚀产物、附着物的成分和结构、铜像的铜壁的铸造痕迹等信息。择优选定除锈、深洗、缓蚀、封护等成熟可靠的保护修复工艺和材料。修复后的铜像恢复了以前的风采，现被保存在区文化馆，今后将被安放在武清即将修建的博物馆内。

（郭全利）

一座笑着行走的城镇

欣 菲

初闻小淀，脑中立时影像出一个画面：一个不大的湖泊，浅水里几株芦苇随风摇曳，一束夕阳的碎影惊扰了两只准备休息的水鸟，扑棱棱飞进暮色里。宁静、安逸又掺三分寂寥。这似乎是一个容易被时间忘记的地方。

当我的脚步踏进小淀，才知道自己的想象是多么天真。走进小淀，就走进了一个笑容里。是的，这是一座笑着行走的城镇。

小淀镇位于环渤海经济圈高新技术产业带的中心轴线上，距天津港 40 公里，距天津机场 20 公里，天津市新外环线环绕全镇地域，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和京津高科技产业带的形成成为小淀的发展带来得天独厚的条件。各级干部瞄准机遇推波助澜乐成其事，小淀借地缘之便奋勇争先，一路探索前行。

小淀的借势与发力丝丝入扣，步步到位。短短几年，镇内形成了以精品虾、观赏鱼、肉鸡、奶牛等水产和畜禽养殖为特色的农业产业群。小淀的决策者们为小淀的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断创新市场观念、财富观念、科学观念，以海纳百川的大气概，延揽八方来客。他们积极招商引资，筑巢引凤，镇域内 300 余家企业的旗帜迎风招展，其中天锻压力机、中隧通风机、桦成木业、鑫天成食品等知名企业的产品，一路高歌，远销海外。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喜人，全国名牌企业浙江“老板娘”集团在此建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水产食品物流基地。这是一家集宾馆、餐饮、物流、食品生产加工为一体的集团型企业。“一级批发，应有尽有，一车拉走”先进务实的科学理念扛鼎中国菜篮子工程。全国百强企业海尔集团物流配送中心、奥联钢品物流中心，人来车往，繁忙有序。

天时、地利、人和，大变革时代给予小淀腾飞的机遇，小淀革故鼎新，顺理成章成为各路英豪的演武场。自信豪迈的笑容里，是对明天的憧憬和执著。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淀荷园、秀荷园、秀水馨苑一座座现代化小区成全了民众自古以来安居乐业的梦想。正在建设中的景瑞阳光尚城恰似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年轻女子，被风撩开了一角。温润灵动的喷泉广场，广袤葱郁的景观坡地，镜映宜人的中央湖景，看则无意，处处精心。海派的建筑风格，阳光与清新溢满每个房间，高雅沉稳，秀而不娇，媚而不俗，以云卷云舒的心情和清纯美丽的笑脸迎接着每一位来宾。

几十年前，小淀是一片土匪出没的芦苇荡，是稼穡柴扉，镰刀锄头的偏远村落，今天古镇的沧痕已被现代化的浪潮淹没，传统与现代、突破与崛起、创新与和谐在这里交相辉映。走进秀荷园小区，就走进了一座都市里的村庄，或是说村庄里的都市。这里高楼林立，草木生姿，现代化的配套设施齐全，找不到半点村庄的影子。我暗暗担心历史的车轮在飞速前进的过程中，会将一些珍贵的东西遗失，但当我看到居住在这充满时尚感的社区里的居民时，内心有了安慰，有了欣然。那一张张笑脸里清晰地显现着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承的勤劳忠厚的性情，淳朴豁达的品质。质朴淳厚的民风民情让城市的概念在小淀多了温馨与怡然。

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的子民，告别了传统耕作方式，告别了延续千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他们何去何从呢？机制变革给农民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村里实行土地流转机制，村民的土地入股，农民承包的土地由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使得收入有了充分的

保障和大幅度提升。农民在获得股权后，纷纷开拓新的事业。全镇五个村都为村民缴纳了养老保险，低保户、特困户等救济标准不断增长，弱势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各种机构完善健全。新时代的小淀农民以他们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告慰祖先。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和名片。小淀人深知，文化是软实力，也是竞争力。他们把加快文化建设作为增强综合竞争力的一项重点工作，挖掘传统文化，繁荣群众文化。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文化阵地建设。连续四年举办“小淀镇邻里文化节”成立小淀镇书法协会，农民用手中的笔书写今天，描绘明天。刘安庄的舞龙队舞出时代激情，温家房子的秧歌队扭出盛世欢歌。丰富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折射出小淀人对新生活的热爱对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期待。

时代是如此厚爱小淀，小淀也为这个时代奉献出一曲恢弘的华彩乐章。当年康熙帝微服私访路经小淀，曾感慨这是一个“日出斗金，日落斗金”之地。历史的传说成为现实，2010年，全镇预计完成生产总值24.4亿元，同比增长25.1%；固定资产投资17.4亿元，同比增长28.6%；财政收入完成2.4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4400元。历史的一个个契机与挑战，交织在时代经纬线上，小淀傲然而立。

这是个激情澎湃、众声喧哗的岁月。在小淀宽广的笑靥里，她的儿女舞动大情怀、踏歌大潮汐，感恩大时代，用汗水托起了这座焕发青春与激情的美丽城镇，用心血书写了一个乡村的传奇。

（责编：李蔚兰）

小淀镇的故事……

房卫国

我们都是很仓促地，在那个夏日不热的时刻，齐聚北辰小淀镇，与“老板娘”欣然相会。

初见她，大家都是从容不迫“旧友重逢”的样子，也说不清我们与谁更成熟。面对“老板娘”，认知“老板娘”，想谈的事情自然有很多。“老板娘”非常豪爽，因为她是“实力人物”，能“坐”在小淀镇，“脚踩”外环线，牵手京津，俯视华北大地。“老板娘”，她很客气地对来小淀镇作客的天津区县文联众多作家表示欢迎。大家也朋友一般，在“老板娘”公司办公楼的沙盘前亲切友好地对话：经济要与文化联姻……

“老板娘”，雄踞中国北方的国际农副水产食品之城，昨天还只是一个梦境，今天已成为投资达8亿元人民币之巨的商贾奇人。在天津建设高水平、集约化的水产品物流中心，引入第三方物流，采用信息带和电子商务运作方式，建成我国北方最大的水产品物流园区，是老板娘集团在天津的拓展方向。将依托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服务范围立足京津冀，成为我国南北方、国内外水产品的商品流通平台。从而起到调剂全国水产品余缺，整合天津市水产品

资源、提升天津市水产品加工行业整体竞争力，促进天津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由于选址在天津北辰的小淀镇，靠着外环线，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她已经是目前华北地区最大菜篮子集散中心。“老板娘”凭借成功的商业品牌，从南国来到北方，开拓商业的更大疆域，带给天津人民实力、热情和希望。

小淀镇真是一块福地。这里距天津港、滨海国际机场都很近，公路交通发达，两条地铁线路很快将通达镇域，这里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立体式的交通网路，所以“老板娘”会选中小淀投下巨资。区县作家们在认识“老板娘”之后，或多或少对“老板娘”今后的发展，都有了一些思考。

目前这里，气魄和规模都已经有了，但似乎进展上还有卡壳的一点东西。是什么？商户进驻的速度不快，许多出租店铺并未被人相中。市场就是有这样的规律，商家在引领市场的同时，总是要回身“偷看客户的脸色”，如果看不到连续的众多客户大方热情的光顾，他们是很难在这里扎营。问题出在哪里？北辰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话语有音，他说：要加强媒体的宣传力度。

媒体宣传就是做广告。广告分硬广告和软广告，区县作家们到“老板娘”这里来，这也算是软广告意义的一次交流。软广告比硬广告确实高明，一位汉沽来的作家这样说，最好的自身宣传还是讲故事。故事？故事广告？严格地说，营销里面也有文化，如果将营销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掘，其广告的意义和作用力定会非凡。商业的灵感也是在一瞬间，“老板娘”的主人马上要了作家的手机号，表示要在过后与其进一步探讨。大家都很清楚，硬广告是强灌式会引起对方逆反心理的简单广告形式，但金钱“炮弹”给得足，还是能够“打中”人靶的，也有许多成功经验。现在“老板娘”面临的问题是：告诉天南海北的商户：地理位置优越的北辰小淀镇真诚地服务商家，这里建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水产食品物流基地！这若是用金钱炮弹砸人，那就是很悬的事情。可我们，要撰写一个故事，通过故事告诉大家，都来小淀“老板娘”的家中看一看，串一串门儿，尝尝海鲜……

换一个位置说，浙江老板娘集团巨大的投资还不算小淀镇的成功。小淀美丽世人公认，小淀招来了“老板娘”这只金凤已成为事实，但，在小淀“老板娘”能否取得预期商业效益，并给小淀镇政府与老百姓带来实惠，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检验。小淀镇与“老板娘”真的太需要联合起来讲一个故事了，讲述一个经济腾飞和商业成功的故事。可目前在北辰，有好几家大型的商业形态。这里面蓝海商贸城、老板娘食品城算是佼佼者。他们现有的故事，都是在写自身成长的过程，简单梳理一下这是在记录故事。为什么不能有意识地编撰和造就一个让别人来相信的故事呢？现在可不是义乌小商品城发展和成名的年代了，时间、地域不同，变数快且多，义乌模式不能套用。真的，也许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不断升值了的地还在，商业梦想却可能会灭，大家的热情变伤情。什么都可能发生啊，因为市场不相信眼泪，古往今来就是这样！

说起来，这次北辰小淀之行，作家们与“老板娘”的接触真是很仓促，仓促到我们就是过客。实实在在“老板娘”自然会得到文化人的祈福，可我们接触到的只是一个简单故事的一点点线索，究竟将来在小淀镇展开的情节会是怎样，这可不应是祈福能承载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市场决不相信悲情的眼泪。实实在在经商，实实在在创作和讲述一个故事，这故事要与未来的市场关联，与合作的商家相融，与万千客户共鸣，那才是真真的希望。

“老板娘”，美丽的小淀镇因有了这样一位“老板娘”而多了风采，小淀镇，你更是“老板娘”的寄托，但商业的成功故事不是这样讲的。商业故事要先回答几个简单问话：你为什

么这样，我凭什么要这样，我的角色和利益你还没有直接告诉我，为什么？

美丽小淀镇的“老板娘”，你的故事是这样开讲的吗？

(责编:李蔚兰)

如画美景入目来

——小淀镇走笔

郁秀

在一个烟雨朦胧的黄昏，撑着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古老的青石小巷……，这样的风情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江南小镇”。著名作家余秋雨《江南小镇》中有这样的描述：……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它体现的只是江南气候和地理位置所赋予的水乡灵秀。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但是，在中国的“小镇家族”中，除了江南小镇、湘西小镇之外，北方小镇也有着它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此时此刻，我就带你一起到小淀镇走一走。

小淀镇位于天津市北辰区中部，以政府驻地小淀村而得名。自古即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远古的小淀原是一片汪洋大海，千年前陆进海退，形成了今天的退海地。在这块退海地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七十二淀，其中小淀即为其一。由于地势低洼，沟渠纵横，坑塘隐没，每到雨季这里一片汪洋，举目一览，“云烟氤氲，水天一色，水肥草长，鱼类繁多，虾胖蟹壮。引来燕雁群聚，鸥鹭翔集，野鸭及各种水鸟争鳧嬉戏。荷莲、浮萍、芦苇、灌木、垂柳层林叠翠，绿光透明，自然风光旖旎”。

如今这里是美丽的津北新城，是北辰区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片开发经济、生长财富的沃土，京津塘高速、京蓟高速、津围公路、205国道纵横贯全镇，铁路、机场、物流、人流畅通世界各地，地铁3号、5号、8号线把天津所有的繁华拉近眼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立体式的交通网络构筑了这座小镇与世界同步的开发、开放新格局。这里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新城，经过改革开放的大潮，昔日鱼米水乡的小淀镇，2006年被市政府规划为中心城区，进入了天津市现代化新城建设的行列。小淀人在建设自己家园的同时，更在创造着经济腾飞的奇迹。

初夏时节，笔者随市作家协会采风团来到小淀镇。车行第一站是地处外环线与北仓交口处的“老板娘国际水产食品城”。建筑面积达22万平方米的“老板娘国际水产食品城”，气势磅礴，规模宏大，各种水产品及农副产品一应俱全。引得车来人往，一派生机。据介绍，市场可供应京津两市及河北、山东、辽宁、山西、内蒙等各省，辐射日本、韩国、朝鲜和俄

罗斯等国,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菜篮子工程和东北亚水产食品的物流集散中心。浙江老板娘(集团)公司可谓独具慧眼,在小淀镇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风徐徐拂绿柳,碧水悠悠映红桃。农家惹得游人醉,直把新村作新城。宽敞的道路两旁,葱郁的树木,蓝天绿树掩映下的小淀村民聚居点特别抢眼。淀荷园、秀荷园、云顶花园、王朝庄园、以及秀水新苑等各具特色的花园式住宅小区,处处充溢着城市居民小区的“味道”。新建的广场、篮球场、乒乓球台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应有尽有,便民店抬腿就到。

“我们的村庄很生态,在这里生活很舒坦,很开心。”置身新家园,小淀村民说得最多的是“做梦也没想到”。“做梦都没想到,能住进环境这么好的村庄,这么漂亮的新房,和大家住在一起很热闹,互相也有个照应,吃水、用电啥都方便了。”老人们聚在树阴下下棋聊天,孩子们在文化广场快乐地嬉戏,年轻人在球场欢腾跳跃……此情此景,同行的诗人不禁感叹:

蓝天绿水小洋楼,
天然氧吧人长寿。
生态文明现代化,
乡村胜似城里头。

由小淀镇的镇长带队,大巴车载着仍沉浸在新农村美丽画卷中的我们驶上了津榆公路,西行至景瑞阳光尚城,绿树衬着蓝蓝的天空,蓝蓝的湖水,让人心旷神怡。

走进景瑞阳光尚城,人在其中,如入画境。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养心、养身、养肾的地方。小区景观以水为轴,辅以植栽,将传统的人文隐涵于现代的居家之中,师从于苏州园林造景技法,通过对景、敞景、分景、框景、夹景,将景物与视线巧妙地结合起来,显现出空间的层次变化,让苏州园林似的景观在这个北方小镇同样熠熠生辉。在这里置业毫无疑问将是避暑的最佳选择。因为每幢别墅都在绿树丛中,每幢房屋都有自己的风采,每幢房屋都是幸福的港湾。一楼的独立小院正是绿意浓浓,累了可在花丛中小坐片刻,尽享清雅生活。

小镇处处是景致。让人目不暇接,一天的时间实在不够瞧。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来到小镇,在品尝丰富名吃特产的同时,还享受了超然逍遥的美妙!

水岸环岛美食城,掩映于苍翠的树木与繁花之间,嵌于森林之中,演绎出曲径通幽的意境。这是小镇上有名的饭店,她的出名,不是岁月所成,是因为她的幽静,她的美丽。当我身临其中时,唯一能做的是频频按动相机,尽可能多给她留下靓影,当我离开后,让我欣慰的是这美丽的回忆,可伴我度过寂寞时光。我知道自己此行不虚,更高兴是,武清与北辰是近邻,区文联主席水荻常邀请我们来这里,到时我想带着同样热爱北方小镇的朋友,一起把小淀镇的美景欣赏!

(责编:孙玉茹)

地球，我们的家园

门 昕

书籍告诉我，我们的地球是五彩缤纷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

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大水球”，因为全球海洋总面积约 3.6 亿平方公里。

地球上的海洋是美丽的：珊瑚是一朵朵异常美丽的花朵，绽开在海洋妈妈的怀抱里。海草是海洋妈妈的手臂，海洋妈妈用她的手臂呵护着她的儿女们。鱼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就像在无忧无虑的散步。海星是海洋里的“星星”，每时每刻都绽放着它的光彩。仙女般的美人鱼是海洋妈妈的女儿。啊！美丽的海洋，绿色的家园！

地球上的花草树木跟海洋不分上下。你看，那苍翠欲滴的树木，那落英缤纷的花朵，还有那绿茸茸的小草，给大地增添了一道优美的风景线。那初开的迎春花，就像一个害羞的少女，那争奇斗艳的荷花，如千手观音的手臂，花瓣向四面八方展开，在碧绿的荷叶衬托下显得更加艳丽；那鲜艳的玫瑰花，贪婪的吮吸着大地妈妈的甘甜乳汁；那羞涩的美人蕉，像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孩子，伸着懒腰。

地球上的建筑、城市和园林更是美丽极了。施里达斯·拉尔夫在《地球—我们的家园》一书中所述，建筑、城市和园林的规划设计，不仅要考虑环境在创造景观方面的作用，更要重视环境在保持地区生态平衡方面的作用。有意识的在人工环境中增加自然因素，如进行绿色建筑，绿色城市的试验和实践，追求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齐头并进。不仅要改善人工环境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污染，还要对未来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

现在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无情的损坏、污染和摧残了地球，致使人类自己的生存也开始面临极大的威胁。对资源的掠夺开发，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同时也威胁到我们今后的生存和发展。

过去、现在、未来，地球都是我们生存的家园。拯救地球，保护家园，使她永远美丽、年轻、安全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家园充满绿色和美好。（作者系杨村第十小学三年级学生）

（责编：李蔚兰）

我心中的大黄堡湿地

张正伊

上个月，学校组织区级三好生参观了大黄堡湿地、天狮集团、地税局等武清有影响力的单位。让我最难以忘怀的是大黄堡湿地，那美丽的风景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那天，阳光明媚，万里晴空。大约在上午十点多钟到达了期盼已久的大黄堡湿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清澈的湖面上欢快地游动着黑色和白色的小水鸭，可爱的小水鸭还不停的叫着，好像在说：“欢迎你们的到来！”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的欢唱，有的还在空中互相追逐打闹，飞进郁郁葱葱的树林看不见了踪影。

这就是传说中的燕王湖。听介绍说，这里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有植物 400 种左右，其中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大豆 1000 多亩。还有鸟类 230 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品种 34 种，如灰鹭、白鹭、黑鹤、灰鹤、大雁、海鸥、黄鹈、灰燕、大天鹅等。我不禁惊呼：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植物的王国，鸟类的天堂！

白色大理石的 36 孔桥在湖的中央显得特别宏伟，绿色的荷叶在桥下的成片成片连接，好像要把整座桥给包围起来。我突然想起宋朝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向远处望去，我还陶醉在大黄堡湿地的美景中，老师已经开始催促我们返程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潮澎湃，感觉家乡是这样的美丽，我骄傲我是一名武清人！（作者系杨村第八小学二年级学生）

（责编：李蔚兰）

仙人掌和大树

张正瑄

在 10 岁的时候爸爸问了我一个问题：仙人掌和大树哪一个生命力更顽强？于是一个不惧风热与严寒、浑身长满刺的绿色小植物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脱口而出：仙人掌！

爸爸微笑摇头。不置可否，我的答案错误。之后，百思不得其解。

在一节偶然的英语课上，听老师讲了一篇短文后，终于把我的疑团打开。故事里一头大象和一只猴子两个人比强壮，谁可以摘到远处树上的苹果谁就是赢家。

比赛开始后，两个人争先恐后的向前奔去。猴子身体轻盈，又练习过短跑冲刺，速度简

直可以和刘翔媲美，但却有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挡住了前进的方向。因为不会游泳，所以不敢下水。正抓耳挠腮着急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一个浑厚慈祥的声音响起：到我的背上来吧，我带你过河。原来是大象赶到，猴子十分感动的跳上大象的宽大的背，两个人一起走过了小河。

终于到了树下，却因为树太高，大象根本就够不着树上的苹果。猴子说：我可以爬树，我去摘吧。猴子迅速地爬到树上，摘下苹果，扔给大象，大象用鼻子轻轻的接住。最后两个人一块得到了胜利。

听完老师课程，我豁然开朗。原来生长方式与习惯不同，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仙人掌生长在沙漠中，虽然耐寒抗旱，但生命力却远不如大树长久，也坚强也有毅力，但它只为自己活着。而大树为人类工作，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把有害气体吸收，而释放出的却是新鲜空气。正像鲁迅先生所说：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大树具有无私奉献、默默无闻的品质，为他人活着、为社会活着，所以生命力非常顽强。

下学后去找爸爸说：我想出来了，在生活中只有积极奉献、互相帮助的人才会受人尊敬，帮助人是一种美德，这才是长久的生命力。（作者系杨村第八小学六年级学生）

（责编：李蔚兰）